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 宋學淵源記序

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卽宋儒極力推崇連篇累牘，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蓋天之生物，氣具則命立，性賦則理存，而人秉天地之中以生，故爲萬物之靈，有斯世則有斯人，有斯人則有斯性，自開闢以至今日，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此理無一息之間斷，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反其同而變其異，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修道之教也。粵稽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稷契伊周之爲臣，其所謂繼天立極者，亦不過君君臣臣父子各全其天性而已。周衰，孔子生於東魯，出類拔萃，繼往開來，然使當日得行其道，亦不過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別有神奇也。無如天厭周德，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不得已訂詩書，正禮



樂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於萬世，而大經大法，奧義微言，具載六經。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則可悟前聖之心傳；以之治世，則可返唐虞之盛軌。內聖外王，體用兼盡，原非爲託之空言已也。至於七十二子之徒，皆親炙門牆，身遭六藝，其中惟顏曾獨得心傳，諸子則各具一體，其問答之間，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非厚於顏曾而薄於諸子也。聖人之言，廣大精微，因人設教，使諸子各尊所聞，而深造之，其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孔子沒，楊墨興，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暴秦焚書坑儒，典籍蕩然，然斯人斯性，未嘗絕滅也。漢興，尊崇經術，諸大儒於灰燼之餘，或師學淵源，專門稽古，或殫心竭慮，皓首窮經，而各守一說，不相攻擊，意至厚也。昌黎崛起數百年後，推崇聖道，力排佛老，而於荀楊則曰：「大純而小疵。」亦何嘗於儒術之中，自相牴牾哉？蓋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聖功，理無二致，故大學始言「格致誠正以修身」，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節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爲事功，卽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

二程心傳，直接鄒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爲二道，儒林道學，判爲兩途，而漢儒之傳經，唐儒之衛道，均不啻糟粕視之矣。殊不知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承，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詳言誠正，略視治平，其何以詆排二氏之學乎？南渡後江西陸氏，永嘉陳氏，或尊德性，或講事功，議論與朱子不合，門下依草附木者，互相攻訐，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業，稍徵實學，而推尊古本大學，不遵朱註；於是黨同伐異者，又羣起而攻陽明矣。本朝列聖相承，本建中立極之學，爲化民成物之政。四子書仍遵朱子，十三經特重漢儒，名賢輩出，或登廊廟，黼黻皇猷，或守蓬茅，躬行實踐，府縣置學官，無聚徒私議之士，文武歸科第，無懷才不售之人，重熙累洽，一道同風，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今世之人，幸值休明之運，果能下學上達，服古入官，言行一以孔聖爲依歸，則將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矻矻孜孜，寸陰是惜，又何暇分唐分漢，關陸闢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甘泉江子鄭堂，博學多識，有志斯文，經術湛深，淵源有自，既編漢學師承記，芸臺官保爲跋於前，既又纂宋學淵源記，

問序於予，予才疎學淺，曷能妄測高深，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唯錄本朝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其餘廟堂諸公，以有國史可考，不敢僭議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忘其譴陋，本諸師傳，驗諸心得，爲弁數語於簡端，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請還質諸世之善法孔子者。時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樞署。

# 宋學淵源記目錄

## 卷上

孫奇逢

刁包

李中孚

李因篤

孫若羣

張沐

寶克勤

劉原淥

姜國霖

孫景烈

## 卷下

劉洵

韓孔當

邵曾可

張履祥

朱用純

沈昫

謝文游

應攝謙

吳慎

施璜

張夏

彭權

高愈

顧培

錢民

勞史

朱澤溥

向璿

黃商衡

任德成

鄧元昌

附記

沈國模

史孝咸

王朝式

薛香聞師

羅有高

程在仁

# 宋學淵源記卷上

甘肅周  
潘輯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短長之策行，薄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暴秦燔書，棄仁義，峻刑法，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興，儒生播，摭羣籍於火燼之餘，傳遺經於既絕之後，厥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其大成，肄故訓，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爲教化之本，而修齊平治之道自成矣。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餘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惟朱子則不然，其言曰：「鄭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生豎儒，妄肆詆訶，果何謂哉？然而爲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爲朱子之學者，攻陸子；

爲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興，尊陸卑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爲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后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爲慈湖楊氏，其言頗雜禪理；於是學者乘隙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詎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虛而無涯浹，斯乃「賢者過之」之病，中庸之所以爲難能也。儒生讀聖人書，期於明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徒以口舌爭哉？有明儒生，斷斷辯論朱陸三家異同，甚無謂也。我朝聖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僞，勉實行，於是樸樸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壯遊四方，好搜輯遺聞逸事，詞章家往往笑以爲迂。近今漢學昌明，遍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

哉。潘爲是記，實本師說。嗟乎！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恥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爲善矣。至於孰異孰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祀之典，國史自必有傳矣。潘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蒿菴，見於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曆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喪盡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啓時，魏奄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時善繼在榆關，贊孫承



宗軍事，奇逢遣弟彥逢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腹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朝，面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時三君子誣賊以萬計，許顯純嚴行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首捐助，輸者齎至，繳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禎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畫交章

論薦。朝命敦促，固辭弗應。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睢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也。其學於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何補？」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淦，康熙壬戌進士。

### 刁包

刁包字蒙古，祁州人。明天啓中舉人，再試不第，遂謝公車，立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鄉黨，恂恂如也。然見義必爲，勇過孟賁。崇禎末，流賊至祁，散家財結聚千餘人，守且戰，賊卻走。時有二瑞督兵，探

卒報賊勢張甚，璫怒，謂卒誑語惑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請先殺刀包！」二璫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爲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痍者，予以藥，存活數百人。山東婦女被難者，不能歸，遣健僕六人護之歸，於其行，敦屬六人保護，八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諸其家，無一人失所也。甲申聞變，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僞官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其人將行戕害，會闖敗得免。初聞百泉講學，嚮慕其言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卽跪主前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三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喪禮。及母歿，大哭，嘔血數升，以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逝，門弟子私謚爲文孝。

李中孚

李中孚，盤屋人，家在二曲之間，人稱爲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崇禎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軍，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闖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與可

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家貧，常借人書，遂博覽經史，考其誤謬，著書數十卷，及長盡棄之，爲窮理之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已而母歿，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可從立祠。常州知府路鍾麟師事中孚，聞在襄城，迎至道南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於江陰。靖江宜興，興起甚衆，還襄城以竣祠事。初，可從從軍，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賊氛甚熾，此行恐不能生還，見齒如見我也。」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名曰齒家。崑山顧炎武作襄城記，異詩以褒美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眞儒薦，大吏至其家敦迫之，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以疾辭，遂居土室，反扃其戶，不與人通。後聖祖西巡，召赴行在，辭以老病，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賜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使作表謝，詞甚拙，大吏笑置之。晚遷富平，率弟子王心敬傳其學，心敬字爾緝，鄆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

以禮，脫帽而出，平居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并利說，并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夔先後上章薦於朝，兩徵不起。夔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間關至燕中，兩謁愍帝。

攢宮。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連塵薦牘，獲奉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臣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

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迺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遠其親，溫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蚡疊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闕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謫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敬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

也明矣。况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諄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鑠骨，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旨放歸。吳江鈕琇謂：「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



關中人士皆從之游，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尙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抗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忿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嘆。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 孫若羣

孫若羣，淄川人，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一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若羣寡言語，然有問難者，則指畫談議，滔滔不絕。評騭人文，務愜其隱，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知縣，遣其子歸淄就昏，去後，

見其近作制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 張沐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事，注六諭數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憬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內黃，一載告歸，從百泉遊。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大悅，寄書百泉，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後主遊梁書院，晚關白龜圃以教學者，時人咸稱爲「上蔡夫子」云。

### 寶克勤

寶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恆至夜半。比長，治五經，聞耿介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

泉之高弟子也。克勤應京兆試，獲雋，謁湯文正公，日夕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克勤立五社學，置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讀書，雖饘粥不繼，晏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於柘城東門外建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著有孝親闡義，事親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 劉原淥

劉原淥，字崑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淥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爲堡以禦賊，賊至，守堡者多被創死，仲兄出鬪，身中九矢，力戰，原淥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原淥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舉刀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旣而推膏腴於仲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於是謝人事，閱

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寢食俱廢，得咯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爲鄉人置義倉，儉歲煮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 姜國霖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感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斂，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爲捐金以葬。母善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嬉戲狀，長跪膝前，持母手披其面，母大笑，自是不復怒。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川，遂移家昌樂，死而葬焉。國霖築室墓側，安貧。

守素不求於人，值歉歲，三旬九食，苦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卻也。昌樂閻循觀問國霖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予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擾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其自述如此。循觀字懷庭，年十八，舉於鄉，初喜讀西方書，後覽朱子大全集，乃專志洛閩之學。少孤，及長春秋家祭，哀慕泣下。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持大體，不阿附上官，衙中會食，必四五簋，循觀獨懷餅食之，同僚哂其儉，曰：「性能粗糲，非矯強也。」一同年友爲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此職，不敢受，且不可以貧累君也。」未幾引疾歸，卒於家。循觀之友有韓夢周者，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爲入德之資，躬行士也。後爲萊安縣，有政聲，長洲彭進士紹升稱其治萊如元魯山。

### 孫景烈

孫景烈，字□□，號酉峯，武功人。早歲舉於鄉，爲商州教官，勤於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蒲坂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奉

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入告，先是二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膚淺，固辭主講關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嘗與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記者曰：「自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夸，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於自得，無一語墮入禪窟，即二曲雖提唱良知，然不專於心學，所以不爲禪言，不爲禪行也。乃王諸子，亦皆敬守洛閩之教者，豈非篤行志道之士哉！」

宋學淵源記 卷上

一八

宋學淵源記卷上終

002-024

# 宋學淵源記卷下

甘泉江 藩輯

## 劉 洵

劉洵，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洵，答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旣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鏹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倂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洵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篇，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以正朝廷之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



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問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威憚仲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之祁氏者，強而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門弟子私諡曰：「貞孝先生。」憚仲升，號遜庵，壽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爲蕺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詳。或曰：「魯王監國時，授職爲監司，兵敗後，薙髮於靈隱寺，久之攜子歸毘陵，反初服。」云。

### 韓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

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棧山家居制用，一縑示學徒。與人講學，反復開導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也。疾亟，謂弟子曰：「吾於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所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 邵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與韓孔同時，皆餘姚人也。爲人以孝弟爲本，少愛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遂往聽講，主講者爲史孝咸，曾可師事之。其初以主敬爲宗，自見孝咸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己，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習貿者矣。」孝咸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行之士焉。

###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游。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敘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道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於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戴山見姚江末學流於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祥傳其學，故所著之書，切於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騁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抗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貢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痛其親之死，取王良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枋屢以書問學，答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盛德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卽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然後可到簡易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一惟卽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分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用純居平晨起，謁家祠，誦孝經，置義田，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間。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卻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其教生徒，先授以近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講書一章，以誠意啟沃人心，又恐學者空言無實，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爲文公所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設先人位拜於中堂，起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訥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徐枋字昭法，明史有傳。

沈 昫

沈昫初名蘭先，更名昫，字朗思，仁和人。前明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明亡，教授里中，嘗絕糧，采階前馬藍草爲食。客有餽米者，不受。客固請，昫固辭，推讓良久。昫饑且憊，遂仆於地。客乃駭走，旣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非先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陸寅。疾亟，人問曰：「此時何似？」曰：「知誠敬而已！」沒後，貧無以歛，友人應搆謙經紀其喪，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以辱先生。」搆謙之徒姚敬恆趨而前曰：「如敬恆者，可以歛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恆乃歛而葬焉。

### 謝文游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爲浮屠氏之學，好大慧和尚書，學佛益力。後得餘姚龍溪書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爲之心。

動；又讀羅整庵困知記，遂專力程朱，闢程山學舍，顏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憩。」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游，見其學行醇粹，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程山，咸推文游爲恭行，讖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爲墓志卒。

應搗謙

應搗謙，守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尙氣節，與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諸子結社講學。因東林之後，幾復二社，以詩文制藝號召南北知名之士，非顧高二君之志也。於是絕聲色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爲「猿社」。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

徵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輿牀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請主書院，兩造其廬，不見，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遂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騰口說者，客氣耳！」令默然旣出，卽行，弟子曰：「令君必來，去何急也？」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所贈，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遂解維疾去。同里姜圖南爲巡巖御史歸，贈搗謙金，弗受，一日，遇諸涂，方盛暑，搗謙衣木棉衫，圖南歸，遺以葛二端，且曰：「此非盜蹠物也。」搗謙卻之曰：「吾昨偶中寒，絺衣故在篋也。」其治經以實踐爲主，坐臥小樓中，几一榻，書籍之外，別無長物，終日端坐，無疾言遽色，遠近從學者甚衆，里中一惡少年，使酒好鬪，忽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沮，忽見搗謙來，遽失色，刀墮於地，搗謙以好語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年俯首謝過去，自後與人爭，旁觀者不能勸解，給之曰：「應先生來矣！」卽遁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爲宗，陽明之說，亦不致辯也。



## 吳 慎

吳慎，字徽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爲宗，故自號敬菴。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世泰，字彙旃，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歛容欽聽。慎與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行於世。

## 施 璜

施璜，字虹玉，休寧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志於道，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講，首推璜。璜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座，以誠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翕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

復相天下士矣！一言未終，而璜擊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書。

### 張夏

張夏，字秋紹，隱於菰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修齊。高世泰歿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爲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聽其說，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滄注；又考先儒書，著洛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 彭瓏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宋質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汔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節<sub>某</sub>，偕百

姓以長寧。』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扑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瓏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顯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寧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於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尙何敢曠逸之耽，馳驚之役乎？」於是悉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瓏學，嘗稱之聖祖前，文正卒，瓏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諡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整肅，至

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仕祿之家，鮮克由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 高愈

高愈，字紫芝，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日誦經史，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每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遣僮往候，已立道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婚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錢穀，隨手輒盡。晚年坐是大困，嘗啜粥七日，尙挈子登城遠眺，可謂「貧而樂」矣！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瘍疾辭，有司饋以楸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異語道子弟，不加訶斥。終日靜坐，不欠伸，當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慚愧而去。時縣中講學者，好以道學相攻擊，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

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 顧培

顧培，字昀滋，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棄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改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之錡，有弟子金敞傳其學，培築共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坐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善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實體倫物，七日後，釋奠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公詣東林講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 錢民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祭，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

去漢以後書，其可矣。一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一反觀克己，日有啟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一卽物窮理，一其病在於無本。一六經注我，一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能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卽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

「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旨。」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辯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 勞 史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塾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以道自任，又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分所當爲，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即是賢人，勿自棄也！」聞者莫不懍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賈不鬻僞物，有爭鬪者，多攜酒登堂，求辯曲直，史異語解紛，無不帖服。即芻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弄。一鄉之中，有洙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語弟子汪鑒曰：「今月某日，吾其逝乎？」遂編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

人治木飭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具湯沐，至期而歿。著有餘山遺書，調元所刻也。鑿，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鑿護喪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尙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以問學融化之！」史之歿也，鑿實左右焉。

### 朱澤灑

朱湘陶，名澤灑，寶應人。早年力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徧；更涉獵天文地理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志於道，讀朱子語錄有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睹」「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於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澤灑同邑之劉師



恕爲直隸總督，知澤澤之學行，欲薦於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爲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卒。

向璿

向璿，字荆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喪，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已悔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文成之裔也，開講良知之學，璿往請業，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遂致力於王氏之學，爲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爲癡。璿作癡人傳，其文以遊戲出之，非居敬之道，茲不錄。璿爲王學有年，後讀程朱書，心竊疑之，偶於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謹守雒閩諸書，與其徒辯析異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

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爲，夜必告天。其弟子有黃良輔，程登泰，良輔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歸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勞瘁得咯血症，人稱爲孝子，疾劇，尚讀書不輟，人止之曰：「死，命也；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 黃商衡

黃商衡，字景淑，改名商衡，長洲人。黃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衡夜讀，常至雞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勸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賈，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於學，夜寢刻香繫鐵錘，上承銅盤，香盡錘墮，擊盤鏗然作聲，卽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戴山人極圖說，推行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

命爲「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詔訪窮簷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歿於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請旌。時沈公德潛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聞。得邀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人入忠孝祠，遽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 任德成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爲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有司以聞，賜八品服。年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於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德成，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吾與子米。」量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於人，於是同里津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語人也。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德成，固辭，乃已。乾

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誠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詔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四庫館。

### 鄧元昌

鄧元昌，字慕濂，贛人也。少爲諸生，有文名。後得宋五子書讀之，曰：「今而後始知爲人之道矣！出入禽門而不知省，哀哉！」遂棄舉子業，致力於學。嘗都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鄧昌圖於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核。有兄瞽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母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跽請罪，必釋乃已。後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於元昌曰：「感伯之德，誓不他適，願苦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處，攜其子寢於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元昌有田在城南，秋成視穫，見貧人子拾粟穗者，招之曰：「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穀！」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諷章句，

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卒穫時，羣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視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一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鄧先生客也！」不敢慢市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座，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洵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關書院以講學，於是白鹿鵝湖相繼而起，逮及明時，講席徧天下，而東南尤甚！至本朝其風衰矣。爰考厥初，其講學皆切於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還，但辯論朱陸王之異同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卽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主靜」，及論尊德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辯難不置，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章，聽者泣下，朱子深爲嘆服，謂「一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象山云：「青

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一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爲王學者，遂視朱子爲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爲異端，而攻擊者，並文成之事功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藩詮次諸君子，於曉曉辯論三家之異同者，概無取焉。」

宋學淵源記 卷下

二四

宋學淵源記卷下終

# 附記

甘泉江 藩輯

## 沈國模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爲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公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復講明良知之說。與山陰祁忠敏公友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憨數人，適國模至，欣然述杖殺人事，國模瞳目，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敏嘗語人曰：「吾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禎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爲位痛哭。順治十三年，死於石浪。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崇禎十四年卒。

## 史孝咸

史孝咸，字子虛，餘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



「空談易，對鏡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爲宗。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孝咸，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旣於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藕絲一縷，亦能絆人也。」卒於順治十六年。

### 王朝式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模之弟子。嘗與證人社，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良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爲禪學。忠介嘗致書朝式，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於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惘然，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忖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遽問其爲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儒行，律禪律，何以道

學爲？」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永拒人於流俗，不得一聞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誠畏天命，憫人窮，有薄濟一世之願，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闡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旣已自信矣，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忠介所稱陶先生，陶爽齡也。——朝式得書，亦不辯，亦不愠。崇禎十年，浙中大饑，朝式入賑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尋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初也。

### 薛香聞師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孤，依舅氏廣嚴福公。公本滕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磬山宗，住揚州法雲寺。寺有謝太傅祠，謝姓子孫欲占爲己產，倚勢鳴官，福公見逐。居吳下，隱於卜，得錢資先生從師讀。——福公卽吳人所稱不二和尚也。——問與

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學出入儒佛，所由來矣。先生少爲長洲縣學生，與余古農師汪孝廉元亮同學，爲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損一目。高宗南幸紫陽書院，山長以先生名聞於大吏，強先生應召試。呈獻詩中有「范甯中年眼暗侵」之句，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於鄉，文名益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從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污矣；須知此心染污不得，能識「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一語盡之矣。」潘從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卽諭以涵養工夫。一日，潘怒叱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女如此氣質，尙能讀書乎？况彼亦人子也，爲女役者，迫於飢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訶責耶？」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筮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純厚，雖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責百金，未卒前數日，

出金代償之，人以爲尤難也。

### 羅有高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生而奇偉，年十六，補諸生。明年，寓零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心慕古昔豪傑之士，習技勇，讀兵書，視同舍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零都宋道原爲宋五子之學，君子也。」有高聞而心動，遂往見之，自述其所學。道原不以爲然，有高負氣爭辯，道原曰：「子少安，毋躁，吾語子！昔張子見范文正公言兵法，公勿善也，授以中庸。足下兵法，自問如張子否？卽便如張子，亦非儒者所尙；况未必如張子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聽恭從容，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闔門順敍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暢，無湮塞天札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致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攘，常若有營，以此入世，得免刑戮，不累父母兄弟幸矣！尙求有濟於天下乎？」有高聞言，汗流浹背，舌縮肢聳，無地自容。久之，請曰：「何以教我？」曰：「子歸而讀先儒

書有餘師。」又出所作持敬主一二銘示之，曰：「力爲之！」於是棄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後謁雷寧化，受業門下，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潑地，吾懼其流也。」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遂入京師。三十年應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屢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業，閉關七旬，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旦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性喜出游，常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太史於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爲訓故之學，有釋蠶一篇，文煩不錄。三十七年，會試報罷，後游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甃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貞公照月，門風甚峻，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鋒，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衆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遂辭去。偕同參僧度錢塘，又之寧波，主同年友邵海圖家，度海上落伽山，禮大士。已而至吳下，與

尺木居士遊太湖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居之。未幾，又至寧波。有高自謂解脫，然名心不死，又與海圖入京應試，不獲薦，得末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踉蹌歸，甫抵家而死。汪愛廬師讀其與法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奮乎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可謂豪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融，奏刀砉然。」傾倒至矣。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訓詁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光反照，卽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梁矣。當鐘鳴漏盡之時，尙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屢上公車，求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躐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驟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三人，餘皆逃去。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

不應詰其姓名，不答。羈之告成寺邵海圖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羅舉人，非盜也。』卽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海圖以爲證，其事卽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圖在耳！設海圖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好勇鬪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尙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 汪愛廬師

先生諱縉，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母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擲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

實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噓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漓。」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英，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佛與儒爭，膠葛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閡，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揭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藩曰：「吾於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儒佛，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間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生，緣歲饑，輟講歸。又嘗應浙江寶學使聘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先生



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獯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掛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曰：「好好」而逝。

###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躡於戶闕，損一目。早歲舉於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聖書，遂一志於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遊，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鰥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閒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

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於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學「格物」一訓「格」爲一度量，一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詰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裨於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無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其物，物

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一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殺於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於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於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何以誠之？反之於獨而已矣；反之於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正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

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於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於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於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沈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sub>明</sub>。」作參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 程在仁

在仁，常熟人。困童子試，每試必更名，無定名，以字行。深於史學，尤精二漢書。嘗謂：

「魏收有史才，陳壽沈約皆不及也。」良庭江先生亟稱之。喜談匡濟之學，以爲如有用我者，可以立致太平。豪氣勃勃，不可一世。從吳門老儒陸佩鳴爲師。一日，謂在仁曰：「我不足爲子師！爲子擇師，莫如汪君愛廬。」在仁聞之，卽執贄門下，盛稱其學。汪先生曰：「昔朱子謂呂子伯恭喜讀史書，所以心蠱，不能體認經書。子之學，去呂子十萬八千里，而子之心已蠱，氣亦浮矣。豈有心蠱氣浮之人，能讀書乎？而能成功業乎？」在仁瞿然下拜曰：「願受教。」乃取近思錄授之。十日後，問之曰：「省否？」曰：「不省。」又授以王陸之書。久之，又問之曰：「省未？」曰：「省。」曰：「前此何以不省也？」曰：「心不在腔子裏。」從此砥厲廉隅，雖三旬九食，不妄受人惠。性孤冷，不樂見熱客，坐是益困矣。假僧舍讀書，徧閱大藏。又得李卓吾紫柏書讀之，感其遇，爲之泣下。嘗曰：「一僧一俗，皆從悲憤海中來。」蓋引以自喻也。後下楊子家，樂與先君子談論，自悲身世不偶，多憤激之言。先君子曰：「傳有之：『富貴在天，』雖一衿亦有定數。子學儒學佛，十有餘年，胸中尙不能消『秀才』二字，學道何爲？」退

而告藩曰：「聞丈言，醍醐灌我頂矣！」未幾，歸海虞，以貧病死。

記者曰：「儒生關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關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既關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知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間，若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澆，其理至微，學者貴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興，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尙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始以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聞師諸先生是已。閉嘗考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先君子學佛有年，明於去來，嘗曰：「儒自爲儒，佛自爲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視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略其跡而存其真，斯可矣。必曰佛儒一本，亦高明之蔽也。」藩謹守庭訓，少讀

宋學淵源記 附記

儒書，不敢關佛，亦不敢佞佛，識者諒之。

一六

宋學淵源記附記終

右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國朝江藩撰。百餘年來，學者以訓詁小學相尚，許鄭之說，尊於周孔，雋材秀民，欲以是別異，矯枉過直，集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槿埴，捫籥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一蔽也。蓋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詣力之所專，殊塗同歸，與道大適，無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牆之見，亦持平之論耳。湯文正魏果敏諸鉅公，以史成當有傳，故未及載；若陸清獻從祀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矜慎。至孫百泉道光間從祀孔庭，則鄭堂書成久矣。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援儒入墨之論，殊可不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隙之意。至羅臺山孝廉傳痛詆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爲之立傳，甚矣鄭堂之褊也。鄭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河檢討，故留粵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違言，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閻潛邱年譜稱：『是書載一李天生於甲申乙酉間，冒鋒刃，聞關至燕中，兩謁愍帝。』



攢宮。一 是並先生詩文集未之見也。一 云云，今李天生傳無此語，或石州所見，爲鄜  
堂未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望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國朝學案小識

002-067

002-068

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又曰宋之真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爲功於天下萬世卽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亙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爲之羽翼者相與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尙矣江都昌黎間世相望至宋而呂張黃真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庵以逮

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啓迪人心昌明世運燭重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爲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爲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真而惑溺高明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

益巧彌近理而大亂真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唱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簧鼓一世未派直指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燄至

國初未熄太冲黃氏以各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瞠力障狂瀾而乃袒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爲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乎我

### 朝道統中天

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爲十二哲二百年來各儒輩出庠序修明爲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凌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註脚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爲怒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真僞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

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桴亭清恪爲正宗

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爲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爲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爲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爲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鏞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爲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爲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卽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書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節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則是書又安可

以不急爲刊布也維鑄禱昧荒落懼終身爲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  
其大凡書以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橋李沈維鑄拜譔

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即博即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即文即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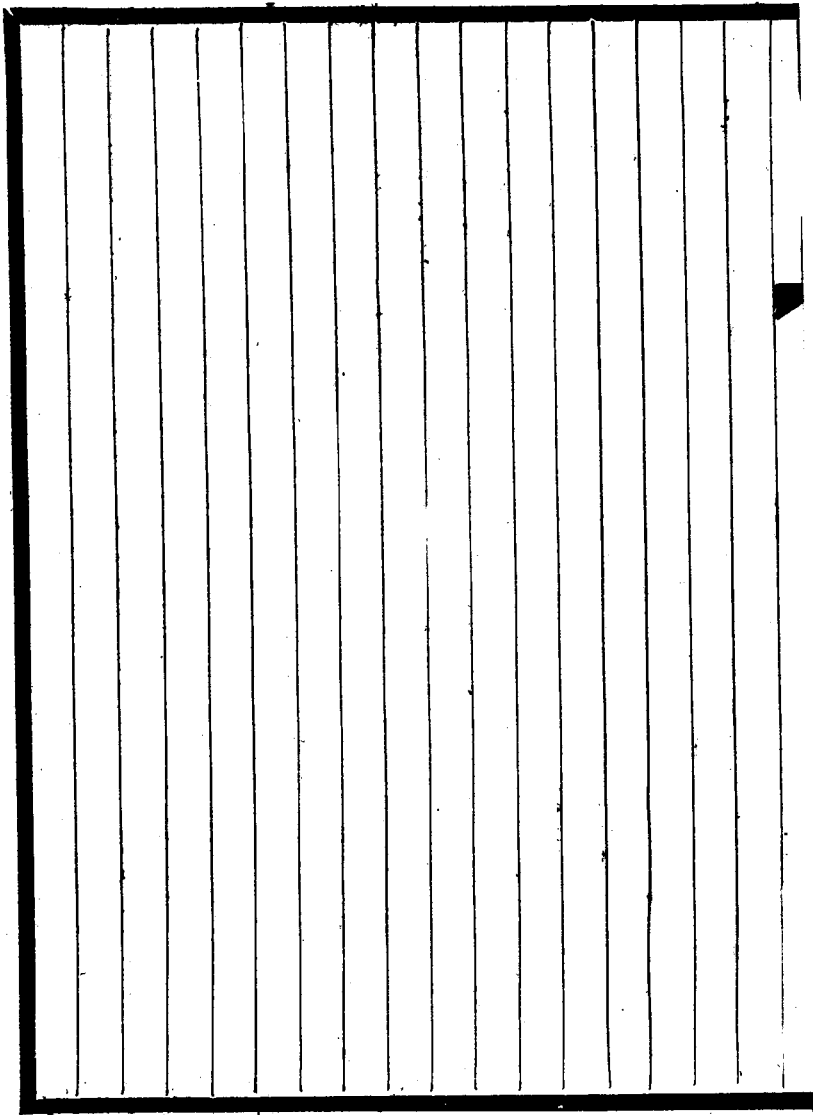
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鬪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有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

爲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  
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裊程朱矣生其後者  
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  
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  
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

聖朝昌明正學崇獎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  
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真儒躍起辨是非  
埽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輒卽還吾顏曾  
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  
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爲真以此  
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  
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  
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  
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  
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  
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  
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

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  
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  
爲己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  
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  
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  
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  
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  
知天明善誠身真本原真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  
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  
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  
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  
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  
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傳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  
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  
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  
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  
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

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  
得己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  
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  
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  
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勛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  
岱山人唐鑑



002-078

學案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曰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

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

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尙矣曾子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

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概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  
繩破廉隅而趨巽便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媵媵以爲敬揣  
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  
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惡赫赫陵人而  
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居者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賢賢  
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  
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  
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  
之而闕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  
則尙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  
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  
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  
可以綜繁蹟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  
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  
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



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傳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

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君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慄慄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卽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

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流蕩無所底極而入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

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

迷心宗

學案小識卷首

敘

目錄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梁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闇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李恆齋先生

方靈皋先生

耿逸庵先生

蔡葛山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趙玉峯先生

王任庵先生

閻懷庭先生

范彪西先生

陳定齋先生

彭一庵先生

朱湘陶先生

嚴佩之先生

陸朗夫先生

劉宣人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陶視庵先生

王懷三先生

卷九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錢南園先生

童寒泉先生

孟瓶庵先生

向荆山先生

郭春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李復齋先生

謝退谷先生

夏用九先生

戚仲蘭先生

卷十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簣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尙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晝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簡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彙旃先生	顧庸庵先生
彭□□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梅鷗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卷十一

待訪錄

沈□□先生	劉伯繩先生
盛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凌淪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岵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蟬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園先生

李申耆先生

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

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

第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

子仲儒孫定字附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卷十三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南先生

薛青州先生

邵□□先生

徐□□先生

張宏蘧先生

嚴□□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先生

牛真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隨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先生

吳宥涵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蘅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鈞臺先生

徐□□先生

徐健庵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坡星先生

卷十四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邵□□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曇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堇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敦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

張皋文先生

金藥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翠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卷末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趙寬夫先生

待訪錄

邵念魯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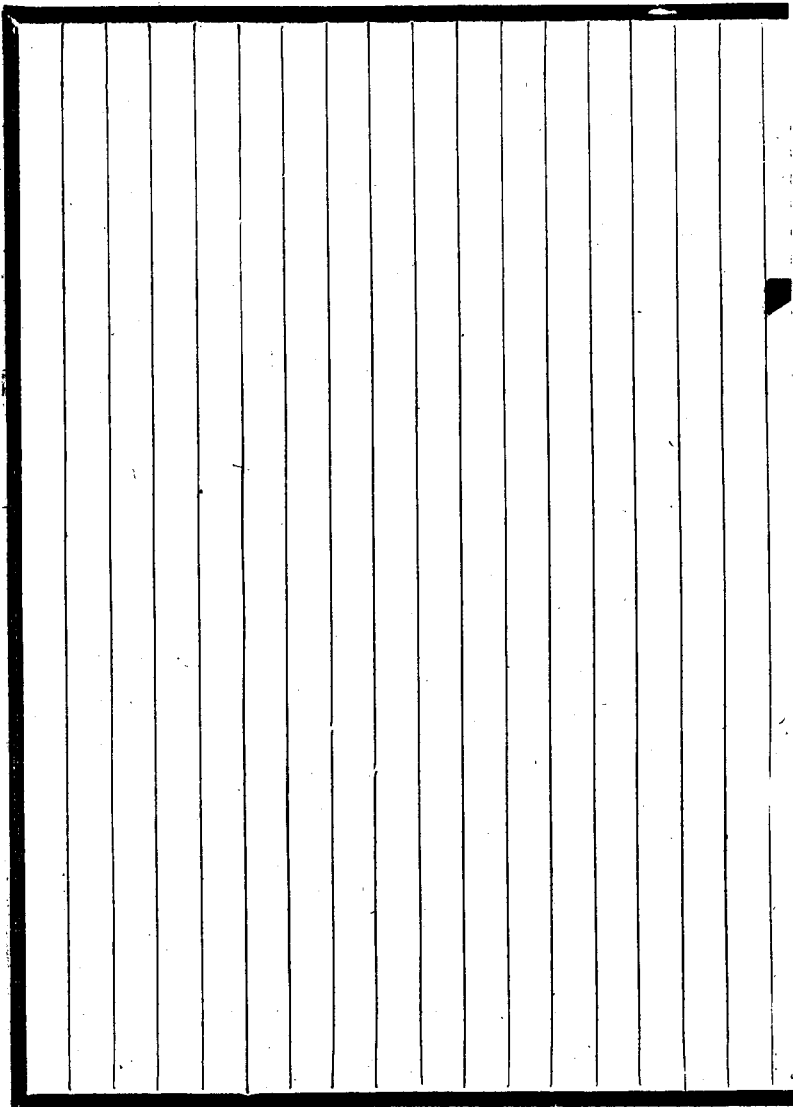
學案後序

卷一目錄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002-096

學案小識卷一

傳道學案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隴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陞而上追沂兗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恣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慎而辨之明得之深而言之切其太極論



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闕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

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

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

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

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涖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已卽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尙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

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章言先生寃並疏舉廉吏得

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磽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工部尙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巖兵部侍郎李公厚庵禮部侍郎王公昊廬交章論薦奉

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篤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蠲納保舉爲遲誤軍需擬革職得

恩原有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旣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

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至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溘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既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冀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播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清備極肫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殮爲恨服闋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慤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哺粟不繼不顧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懽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

見之接淅而行卽魏公環極屢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履蹈不苟如此所著有靈壽縣志先正一隅集四書講義問學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堂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擬輯困勉錄未成而松陽講義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感憤生向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益者雍正二年得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

賜諡清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門人

王前席

席永恂

趙裳旂

侯開國

桐鄉張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粗無精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



何所往而不爲欺矣又謂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涇涇小人也又謂人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饑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於身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日則念平日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

之所爲不至枯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  
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  
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慎  
獨卽物窮理勿欺勿怠者是亦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淑世  
簞瓢陋巷之中卽寓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人心或敦風教  
而挽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不困也嘗曰昔之異端在  
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  
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  
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  
傅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途  
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口未發之中  
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  
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  
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江  
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  
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  
曰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概以爲外而不知

檢點此禪學院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又曰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子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詖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說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

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尙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闡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汨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尙不能不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曰無欲故靜

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勳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威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

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脩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

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脩其疆畔時其耕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



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概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雖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粹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其與沈尹同書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

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

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

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限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日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卽格物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冰之釋而求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第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

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

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工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論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小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第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

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瞽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己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傳會否第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卽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

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己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略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王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乾隆年間濮川布衣陳古民梓爲之傳曰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論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取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東



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  
真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隱先  
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  
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  
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  
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  
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  
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  
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  
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若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嗟  
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對  
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夏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  
少歇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己欲清恆入於濁求道欲勇恆  
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  
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  
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  
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

業童蒙訓魯齋集俱有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於盜雖  
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衾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  
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諸孺人長子維恭  
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  
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  
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論曰有明  
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  
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  
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  
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  
愿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真  
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贖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  
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蓋先生遭時艱難立身高潔  
以主敬爲行己之本以反經爲興民之原華門蓬戶具有天下萬世  
世道人心之憂謂爲朱子後之一人不亦信哉大也姚氏輯其年譜  
古民陳氏訂之閱後子春方氏又考正而加詳焉此補讀書齋所藏  
本也其全集目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

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  
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祝氏淦修補本勤宣堂  
所藏者也

同學

顏士鳳 凌渝安 沈石長 何商隱

從遊諸子

張嘉玲 姚瑚 姚璉

學案小識卷一

卷二目錄

傳道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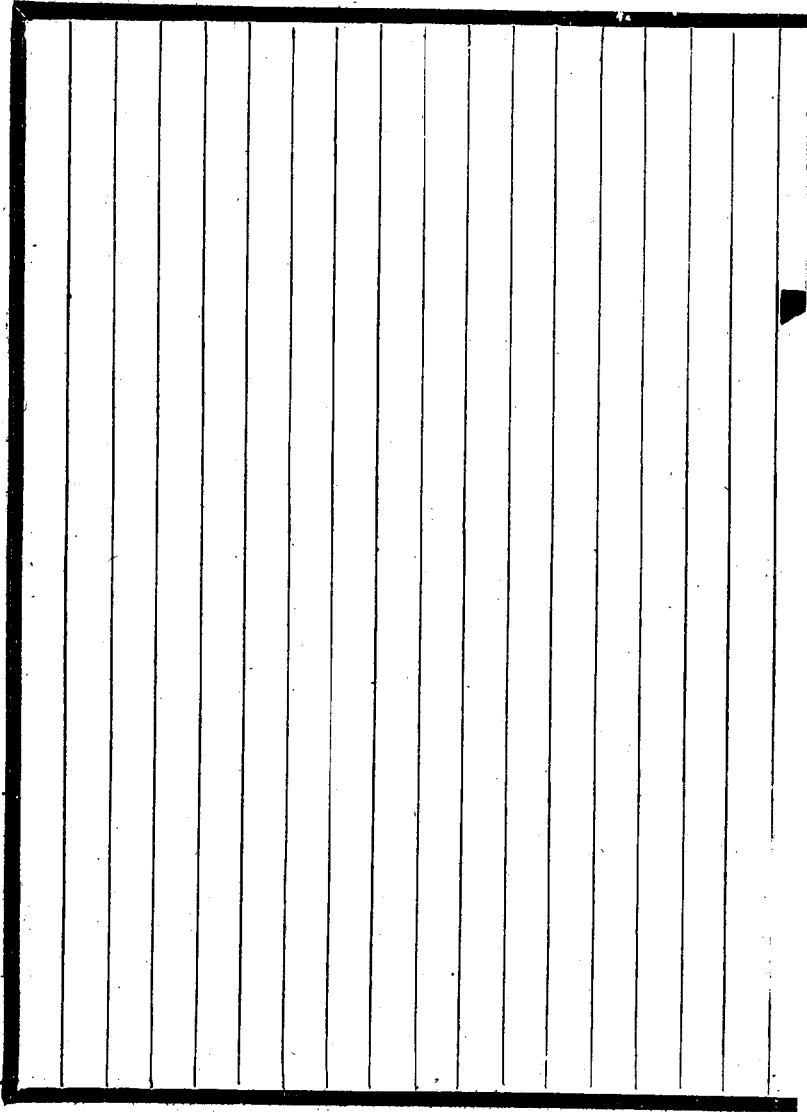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學案小識

卷二 目錄

一一



002-126

學案小識卷二

傳道學案

太倉陸先生

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桴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工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撥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又謂致知工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精察卽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尙空知空論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其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一臥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存之又存養之又養其功可謂深矣是以用

力之久窺見天人之微發周子太極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又曰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又曰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

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曰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觀



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己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井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

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尙未見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概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曰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卽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千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又自敘得理一分殊四

字曰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庵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是真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轔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

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  
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  
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  
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  
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闡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  
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  
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  
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  
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  
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  
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  
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  
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繹清獻之言蓋有高山仰止之思矣  
清獻因未明學術之害深以陽儒陰釋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  
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  
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  
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處

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只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卽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卽乳臭狂童兔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箇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卽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光燦燦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

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汨是亦實學之士矣又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曆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閑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曆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又謂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撒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尙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耶此數條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清獻乎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議八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同學

盛聖傳 陳確庵 江藥園

從遊諸子

許舜光 周淑文 王異公 袁幼白 龔無競 郁東堂

黃殿嘉 荆豫章 許南村 方武箴 毛亦史 孔蓼園

黃頊傳 王男偉 沈孝恭 沙介臣 曹雲社 夏玉汝

江位初 周異微 吳白耳

儀封張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學以程朱為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以聖人之道為必可學以聖人之功為必不可一蹴而致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自足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始至終不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

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腳不得之意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



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  
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  
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  
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  
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  
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修以禮義廉恥爲防  
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  
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  
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  
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  
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  
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  
所適從今曰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  
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  
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  
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  
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又曰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旣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清瀾學部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墨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曰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

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又曰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聖學要訣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又曰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污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又曰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子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

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  
部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  
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  
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  
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  
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  
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  
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  
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  
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  
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  
守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  
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  
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取  
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  
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  
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

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又曰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沉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又曰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既真則行愈力行之既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只有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不可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

耳又曰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功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

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曰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旣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又曰君子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汚則所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凌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

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  
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  
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污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  
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  
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  
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  
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概矣又曰人  
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  
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  
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真儒難得而大道  
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  
有真人品真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  
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  
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真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  
須嚴以防之存其真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  
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  
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旣往亦獨也須有挽



回之法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己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十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腳根止是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學者志不立每曰世趨曰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旣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

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清瀾之學鄙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概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腳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

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曰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闊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真 hands 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之平生踐履歷官品節真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聞之蔡先生爲之序曰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杖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

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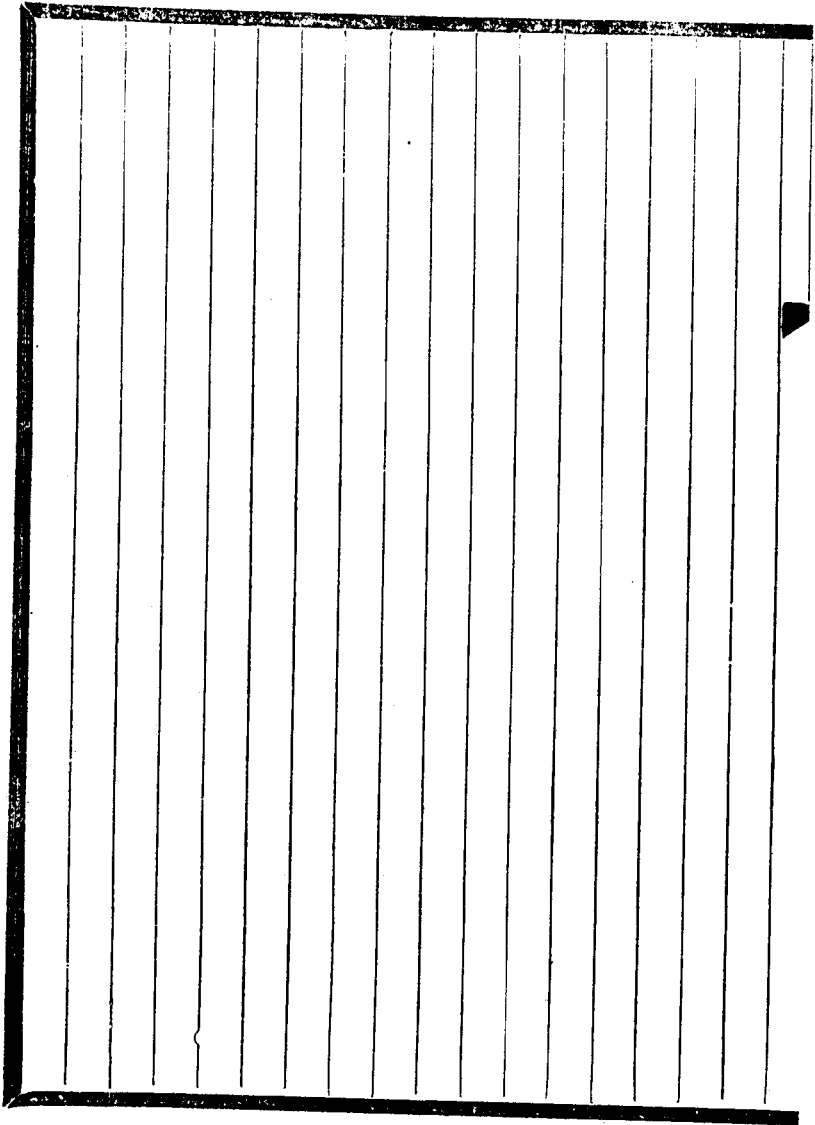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寧道時值歲飢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

爲中書泮歷內外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勛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既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風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

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沉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於先生猶勉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道可謂有傳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天下之誤入姚江者稍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間斷斷焉競而不爲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感溺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爲法守則今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雜而不歸一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其有關於學術人心何如哉

學案小識卷二



002-152

卷二目錄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張蒿庵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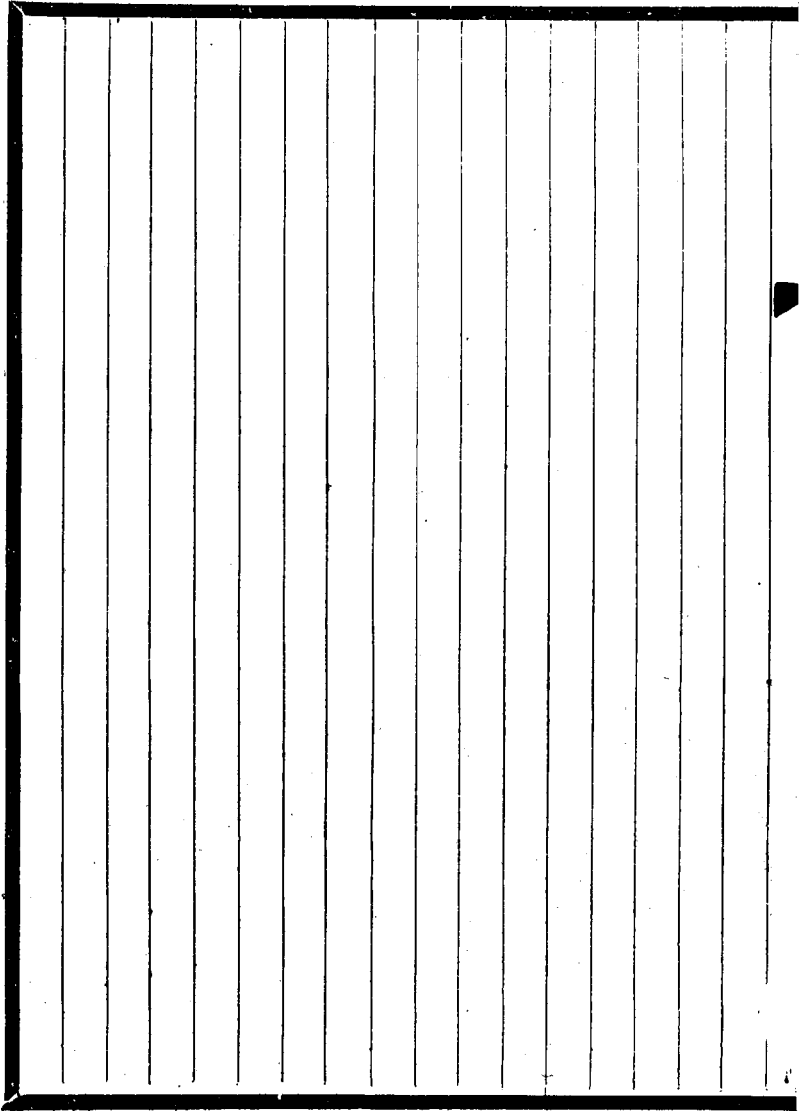
胡石莊先生

顧亭林先生

王而農先生

張武承先生





002-154

學案小識卷三

翼道學案

睢州湯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歷官工部尙書少不好弄稍長益勵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嘗謂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僞孔子辨爲己爲人於訥言敏行三致意焉真救世良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爲後學津梁謂於此精思而力行之雖爲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矣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有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威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

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

有曰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朱無疑也或謂其上孫徵君書及答褚懷葛張仲誠顧亭林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聖學真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答陸清獻書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

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  
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  
惟願默自體勤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  
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  
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  
陽明可知矣而後之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  
脚陽明頓悟何根脚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稿而妄加指議先生有  
知未必受其誣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爲主未嘗立有宗  
旨爲人指授晚在

經筵志存啓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兩宮聽聞  
齋戒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爲潼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  
軍方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民多避匿先生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  
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移嶺北道  
參政治所在贛州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值海寇  
犯江寧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諜者  
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同謀者又一人而賞其餘黨贛人以靖乞假  
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田侍講浚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江南故習豪侈婦女嬉游以爲常無籍子率用鬪毆恐喝民財先生  
悉禁止不少貸又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者嚴寒劇暑鼓吹牲  
帛賽禱不絕奸巫淫尼競相煽惑先生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  
偶投諸湖中衆始駭久而大悅服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  
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  
幼穉悉得列坐以聽吳俗自是大變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  
積逋爲分年帶徵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  
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  
從或否而先生初未嘗憚煩也擢禮部尙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守轅  
門叩留不得則塞城闔阻其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踰千里不  
絕忌者銜之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不撓忌者益恨  
力謀中傷摘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屢劾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留忌者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其罪適先生病  
革乃已方禍急時或勸先生委曲請諸公居間冀得稍解者哂曰吾  
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尙何求哉先生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

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尙力行不尙講論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  
之所得者深且粹也正無事於言語文字也卒謚文正從祀兩廡著  
有潛庵先生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子溥字元博能  
繼其學弗替

從學諸子

姚岳生 竇克勤 沈昭嗣 孫繹武 高菖生 田蘭芳

張 夏

崑山顧先生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  
祖受資治通鑑閱二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  
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  
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  
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  
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  
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  
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  
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

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大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



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毋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白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筮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汭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鵝湖之論至

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  
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  
分朱陸異同爲二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  
則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  
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  
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註  
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  
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  
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  
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  
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  
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  
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  
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如此豈不適  
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  
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  
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

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州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

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

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下學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要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日知錄上編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

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各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稟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二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又撰金石文字記求

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  
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  
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  
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  
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  
聞不合即發書對勘康熙年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史並辭未赴  
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交遊

王錫闡

楊雪臣

張爾岐

傅山

李中孚

路安鄉

吳任臣

朱彝尊

王宏撰

張

紹

濟陽張先生

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  
孟闇修一室惇惇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  
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曰異者  
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  
善適惡之輟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  
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

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眈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瞽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



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尙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

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答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顧從虛儀亦欲商略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干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各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

當不易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真偽  
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性亦  
非寃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  
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第  
老矣於博學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  
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  
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取真實踐履自當因標見  
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滕  
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  
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  
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  
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  
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  
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旣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  
不敢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  
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良晤何  
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

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玄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持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

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歧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

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旣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焉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成不逮故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敗名檢清靜之說可息鬻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月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真切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

知不學禮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  
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  
不僅謝監獄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議四卷蒿庵集  
三卷蒿庵閒話三卷先生教授鄉里學者化之至今不忘朗夫陸先  
生作蒿庵書院碑曰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  
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  
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生於明  
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  
講學於蘇門黃梨洲標宗於姚江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  
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  
倉陸道威各以章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縉紵不通而風期合轍  
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每以康成泰山  
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  
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  
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  
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  
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馨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祠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解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感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偕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嘆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衡陽王先生



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恆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撓渠逆莫之能懾嶽崎莫之能躓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爲之衍曰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

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泅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頽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後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脩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

故雖叛卽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

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郭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士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名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尙書

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  
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  
二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詁各  
物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者扶其  
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  
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繇邈曠遠之詞  
寫沈菀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胸中  
之蘊蓄深而腕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  
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  
購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先生爲謨傳  
略其門人李樸大謨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  
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

天門胡先生

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舉人入

國朝謁選吏部以老丐歸閉戶不出臥天門中柘間窮年誦讀於書  
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  
身至峻論事至平著繹志六十一篇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

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各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蹤正學博稽經史彙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杼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己見纖微悉當人心令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之不可不慎惶然知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憬然知盛衰隆替之大有倚伏吁備矣至矣如是書豈可多觀哉其自敘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仁昉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

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淵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苟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

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苟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鷲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脩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



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愆動而思躡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

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

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  
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  
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  
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俶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  
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  
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  
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  
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道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  
有行施衿結縢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  
受告老而歸陳箴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  
乃進子褒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  
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  
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  
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  
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  
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  
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脩諸身而

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子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佻達絕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衣溫立德絕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迎介僕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脩潔勵清真遺榮及未艾脫縱絕風塵首宿留官舍絢簫撰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慎再覩太邱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峯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孚所勵排名慕貞隱脩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嵒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霽鐘鼓旣不饗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僂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璫祠一事天啓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增立祠興都之祠鳴吻與泰禋殿絜其飛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

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燄遏諸方熾舉世蒙矓一方鱗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堪胸伏鑽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覲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桐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

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鉞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賁五際洽  
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温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  
庶幾焉然不背於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  
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旣成名曰繹志繹志者繹  
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  
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冕下逮凡  
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陽侯莫禦憎  
彼盍曰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囂遠譽繹志學  
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  
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其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  
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軫辯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繹明道第  
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闡然內拭終  
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温象其隅直廣廈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  
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微纏俗情蝟起善端茅塞繹立德第三  
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謚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  
繼起先後共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豢其臂脛迷方失歸  
臨歧志徑繹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

身之脩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  
間道體故純學衰俗做鮮克聽真崩若墮坻崇猶累塵行汗共棄忘  
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繹脩身第五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宜  
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畸行絕俗辨言驚坐獄獄尋折  
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珂白圭常復深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功  
矯情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繹言行第六道待人  
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  
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  
濟繹成務第七義路高閔利門厓隰仁如岐穆驚甚舐談理欲在躬  
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冲繩檢宵王孔艱偏側  
銳剡大惑有三冥昧黷珉玉溜灑率多倏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  
繹辨惑第八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  
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  
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  
事以諫敢告司展繹聖王第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  
三善降若後代經筵更闡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  
師傳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繹睿

學第十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簣成  
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  
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繹至治  
第十一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  
舉宣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  
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  
圖前席而語繹治本第十二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  
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朗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  
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任賢  
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  
雅實諸蒼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宏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捨明  
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邪第十四在天成象帝  
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耆德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  
昌一代之初師濟賡颺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賢與物抑揚志  
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駿民叡后自  
古有作采矚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簪囊隆彼勝塗受茲好  
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簠簋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



戒坐宥常思治躍從如升堂違比赴壑繹各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  
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譴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  
慙不避險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  
引七爭參聞三重心儀繩木義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勳盛典載  
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八  
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斧降爲皂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  
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匹休民之攸暨繹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  
賢則良慈諒多愛悃悞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  
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譽弗康盈  
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繹吏治第十九澤宮既盛髦  
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覲閔承敝易變制科惟  
允比年受業重以敦敏經術甲冑治政干楯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  
於俊造終焉師尹繹選舉第二十邪佞鸞斯正直虎啣物性旣區發  
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各流并云歲孽元黃之戰起於萌  
蘖藺芷先摧步玉改轍凡此讎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  
在前車劉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  
實繁有徒豈繫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福上陵膏澤

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祗席危甚轆轤紀綱先潰奸佞後趨  
辨之於微不見是圖繹辨姦第二十二三德瑚璉五典梁榘祀始  
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澡漸性啓滯昔在西郊論  
道講藝免胄執經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  
詣名存實亡是謂陵替繹教化第二十三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  
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  
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智井進旅  
狃榛暴齒齧骨山砧水濱誰噓朽壤功歸大鈞繹愛養第二十四什  
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融融計臣似  
智培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燼龐鴻井里蕭條不盈麩糶富溢左藏怨  
起大東民貧誨盜盜政酷興戎繹稅租第二十五九府圜法子母相權  
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畚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廛征商  
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筦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嗷然取彼計臣  
投昇鷹鷂繹雜賦第二十六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旣盈必潰於  
虛毀齧不已分醜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減三派瀾徐防  
厥兩涯事逸人紆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遽壞疏咫尺不  
戒民復作魚繹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衆

共睹昔在皋蘇敬慎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黼  
酷吏弄法莫子敢侮笏格盈前韉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填牢戶繹勅  
法第二十八列戟爲牆坐甲當閣高墉濬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  
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締錦墓不瓊璠中無可欲外戶決  
藩哀此瘠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暝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悸魂隨  
會爲政晉偷自奔繹治盜第二十九籍氏司禮容官戒日以茲精裡  
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晷緯股肱  
爻象神歆人雍禮衷義粲石檢晝封竹宮夜燿心馳杳冥謬積河漢  
淫祀無福煩黷斯亂繹三禮第三十方伯連帥卒乘邱甸升中嶽宗  
覲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吐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  
壇墀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圖緯秦漢封禪  
疏犇矯誣比諸誕諺繹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  
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狃城郢浚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  
猛驅逆匪事從禽烝嘗薦腊苑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  
驛聖王弛禁兼聞罷役繹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  
名儒倦倦服膺匪瞰倒影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事業  
聖王與能眡履千里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

弗勝繹祿祥第三十二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固  
壘舞干血不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齒陵岑積礮三世爲  
將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釁偃革建囊苞  
藥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繹兵略第三十四國之大事是曰參伐  
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掉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  
天威如火斯發凌劉必克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繹軍政第  
三十五井甸旣邈府衛最精繩倣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旅  
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乃衷厥成干  
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餉饁糗糒充盈飛輓無  
艱驚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繹武備第三十六維師尙父繆權  
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  
其他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筮  
從漢釋位謀周草昧啓疆邊陲扞擷錄其膚功以勗壯猷繹名將第  
三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橈慶增祚永澤逮裔  
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  
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膂腰班識皇運翊融達蠶繹興亡  
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

陞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榘散爲片錦聚成匹幣  
百爾君子有勤勿愒習熟乃心優游是戾繹凡事第三十九民生在  
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末季崇  
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馭率冶師鑄金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  
尤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教第四十麗澤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  
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披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閒曠夷險可嘉苑  
枯無妄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  
鄉五交三疊俗薄道喪繹論交第四十一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  
具盡清濁咸迄不虛幼賤不畏彊倔聲其廉恥矜其闇吻好我者褒  
威我者艱順事恕施有鞠無荆相如拒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莢疾  
是袂狎虎放麕禍福燦繹人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  
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跡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嶢嶢者  
缺隆隆者汗名流佞諛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矚舌喏乃谷乃葭乃  
舍其車栖真處璞杳冥蔽遮繹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也亦曰倚刀  
鷓雛芳潔鴛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  
葭莩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太牢文錦旣厭  
等諸緼袍踰憲超顏其樂陶陶繹取與第四十四爲盈爲實倚伏多

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謔含垢譬彼輕敏何懼留  
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倒戈賢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  
圖筭磨代斗咄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爲母百年已分保  
茲黃者繹慎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閭閻  
二簋有時二爵溫克仰正冠綏俯端履總世惜不貲俗耽大感悅彼  
華津陋茲悃幅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文明  
庸行自飭繹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  
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頽齡情  
存駒犢望絕壘餅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裳棣羽翼鶴鳴淮南之  
歌君子弗聽繹父兄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  
雍穆施恩有序迄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癯共育  
慊吝卽遣榮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塾取庇纍葛無私舐犢周道  
敦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  
在纓笄召南屬包歸妹羊刲耽若紫葢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  
妻女德無極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僣數踰闕門不戒晨雞班  
母作訓以儆中閨繹夫婦第四十九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愨薦芬  
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壤壟霜露悽愴榱檜拱思慕著存儀容

笑奉自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恣恣舍我水木徼福懷寵  
苦懸蔥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繹祀先第五十子文逃死  
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具治生非累既飽則飢鱸鮓橫江井谷  
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  
繹奉身第五十一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  
鏞共射一朔勿使衆瓢共酌一罌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  
問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毋不欽  
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往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  
家國覺悟人禽併蒙夏屋仰止高岑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  
焉用蹄涔龍門虎觀衍衍悵悵敦崇六藝翼彼儒林繹經學第五十  
三聖經有五述史者二遷直而覈固詳而瞻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  
觀以後記繫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  
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灑宣舉南董遠追佚僖居巢之編是  
謂箴砭繹史學第五十四脩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  
政衰文敝樹敵揚徽析辯詭說途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  
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真直堪累欵繹著述第  
五十五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實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

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惱心虛車共喟繹文章第五十六道惟一是並立則諄博采衆義詠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繹雜說第五十七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爲武庫亦云補衮失類亡羊得均飲颺繹兼採第五十八孔稱焉廋孟曰尙論匪鑿於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妄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影旣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繹尙論第五十九旣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間間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塵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容指揮順彼長道度以良規繹廣徵第六十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真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清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胃美從王嘉禦寇正班爵帥長幼裹好會平怨構篤親懿周邈迓理性情參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隆基任崇構療調飢峙脯糗持盈滿觀坐有稽雅故訪耆舊探理窟塞情竇偕斯人躋仁



壽繹自敘第六十一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想見矣先生以勝國遺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始傳傳亦未嘗徧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廣大精微乎先生蓋深自韜晦矣然後世有真儒出必有奉先生之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李君念慈原序稱先生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亦必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今皆無傳

大興張先生

先生諱烈字武承進士博學宏詞歷官贊善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於陽明傳習錄中條而析之辨而難之辭而闢之詰而質之以求釋其疑一歸於學之正而已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致知格物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敲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又讀史質疑五通其總論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卽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

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卽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尙淳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堯舜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卽此人言此人卽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卽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慎勿疎敢於逞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憚公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宏正以前所以稱治

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各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清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耳而苟且佻薄簡略戲慢之行衆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粗也甚至蹤跡詭祕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未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曆啓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顛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豎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異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

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寧曰過論乎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直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誠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礪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爲脫卸真所

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鍛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旣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旣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講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遊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其讀史質疑之四曰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猶得先聖不傳之祕爾何知而妄誹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

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一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弟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脚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于事物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以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弘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

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馘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脩身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于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弘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弘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于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也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于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

惡爲秘旨知善惡爲權教詫爲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  
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  
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  
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  
死根本者恐其見嗤于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  
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  
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  
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十老  
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  
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  
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于  
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  
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咒禮經讖求西方修比丘之行而  
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  
者脫略職業以歇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真  
率當是時几案有楞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  
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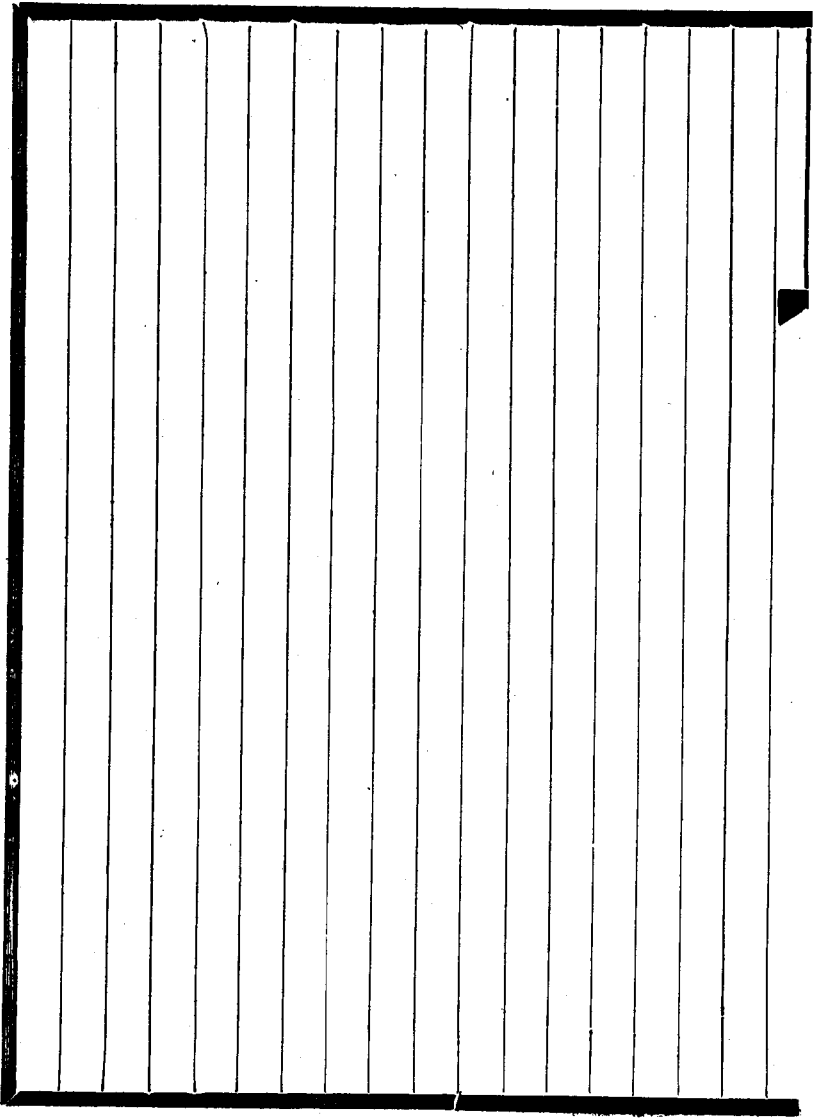
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天下庠序之事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闖獻之形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朱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

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瞻徇之態非所語于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祀何道學傳之有讀先生是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詖淫邪遁虛無怪誕之說昔沈錮於人心者一砭而可以去其害矣何也昏者醒肆者惕誤者得所以自返也然而書初未之行也當湖陸子刊而序之曰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尙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乎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

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是言也其思深其意切其憂若有不可已者也而欣逢

堯舜在上正學昌明一時同人如楊園桴亭蒿菴潛齋船山亭林諸先生皆破橫流而趨大道新建之燄從茲遂熄今日之洛閩一堂歧途永塞者大有賴於此也然而功利雜之詞章豔之學者粗卽於理而未能真得其是嘗試其功而未能實踐其程時出時入若存若亡見異而遷鑿空而遁者亦正不少也雖非姚江之的傳而影響描摹所在皆有則質疑一書與陸子學術辨三章正宜刊布天下以警人心而留學脈焉可忽哉所著尙有讀易日鈔六卷

學案小識卷三



002-212

卷四目錄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竇靜庵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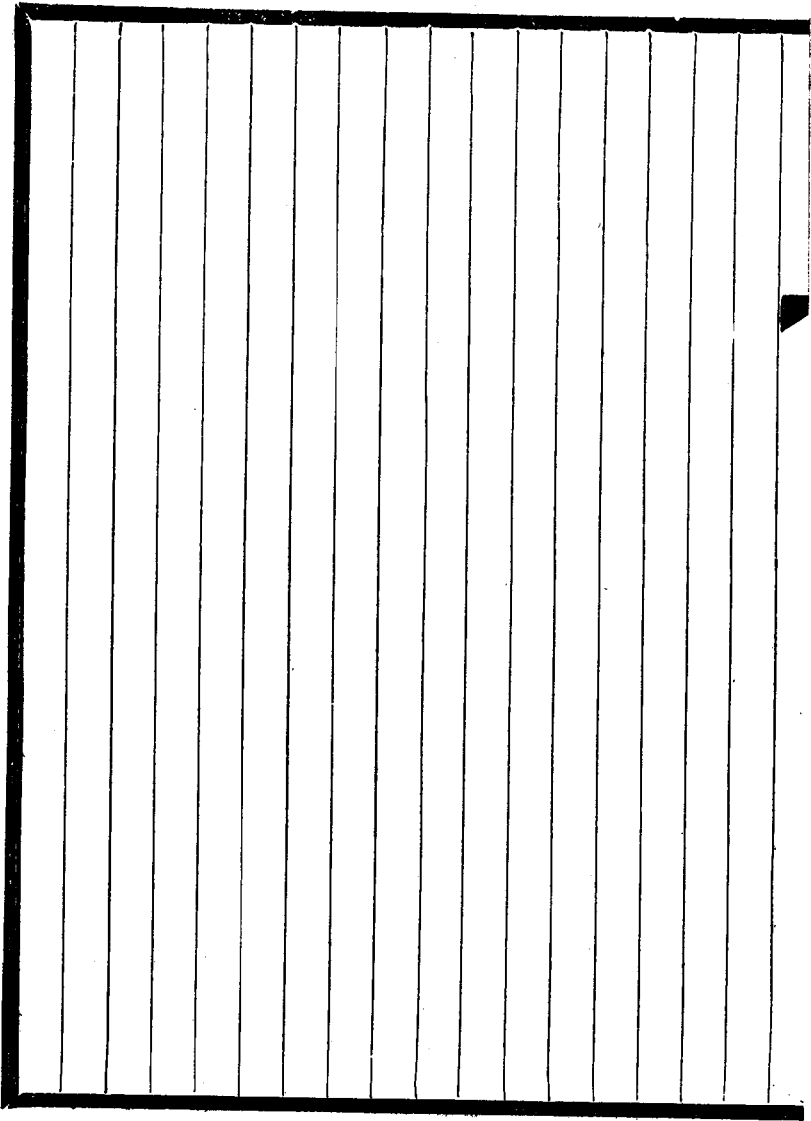
汪雙池先生

王白田先生

李二曲先生

張秋紹先生

朱可亭先生



002-214

學案小識卷四

翼道學案

蔚州魏先生

先生諱象樞字環極號庸齋官至刑部尚書以道自任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洎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覈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爲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曰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寧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子一言以蔽之曰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千百事中有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其講吾曰三省一章讀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爲堯謀禹皋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

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二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啓予足啓予手時候方卸下弘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會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便是會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真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

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  
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  
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救水承歡的  
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  
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  
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責  
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  
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  
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  
多少功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真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  
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  
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  
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  
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尙各節重道義而當  
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爲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  
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

嘉言錄



問答諸子

刁蒙吉

孫鍾元

左翼宸

白東谷

魏貞庵

裴晉卿

張伯珩

馬玉筍

黃大音

王敬哉

徐子星

宮宗袞

浦潛夫

于北溟

郝雪海

湯荆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整崖李先生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千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某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委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歿終身聖室作聖室錄感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祇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永棲聖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櫓弋屢及儻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

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  
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  
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脩時祀是可知先生  
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  
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  
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  
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脩齊治平否則誇多鬥富  
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弘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各玩物  
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  
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既畜矣推己  
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  
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  
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  
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  
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  
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  
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

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真脩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脚爲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白煥彩	吳發祥	陸士楷	吳發育	張光復	尤霞
朱士蛟	鄒隆祚	羊球	徐超	張濬生	左輔
張珥	李士瑄	趙之俊	王心敬	駱鍾麟	李脩
王天如	李鍾麟	樊嶷	岳宏譽	吳光	高世泰
唐獻恂					

柘城竇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良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與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不知所宗開關啓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繹且會衆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旣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子和女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

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啓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感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

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遍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  
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  
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  
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  
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  
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  
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  
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哉先生爲泌陽教諭做朱子白鹿洞規而  
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  
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  
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等書

無錫張先生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維閩源流錄序曰  
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  
孟繇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  
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卽正  
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卽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

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維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援濂洛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旣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澠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啓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述詖邪生心一時講壇遍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旣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薛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祔竟如晉楚分敵蔡衛爭長非閔位之奪正乎旣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

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  
乃爲謫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回回互尋懼墮禍身隕節完而恩  
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渝謗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生不逢  
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祐從祀之典亦不  
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  
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  
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  
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其爲足  
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  
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雒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  
禪學者流不難掃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  
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卽  
詆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  
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  
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  
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  
進庶位所宜詳慎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旣折衷高子遺書餘皆



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  
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  
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  
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  
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  
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  
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丘氏張桂概不  
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  
馬六君子贊及錄伊維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  
六子於文庶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  
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  
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  
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  
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會窺語錄著述一班知其所學各正而朱  
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  
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  
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論儒宗毫釐剖晰

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卽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婺源汪先生

先生諱烜其爲諸生名曰絳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鎮書塾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閒父卒慟幾絕扶匱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理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芾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戍筴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

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曰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并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曰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

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為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為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為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面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佔他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

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既惑而不能不信卻  
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  
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  
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  
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  
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  
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非夫子不  
言但不輕爲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  
悟爲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  
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  
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  
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  
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  
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  
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  
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  
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

涵泳咀嚼出滋味紬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箇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詰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詰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尚且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經則衆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爲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

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河津薛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閒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

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爲典要  
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曰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  
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邦一章爲作春秋大旨大略看則可若謂書  
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  
夏之時一語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安也然大義數十  
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  
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  
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  
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  
嶮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嶮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嶮  
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與曰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  
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  
且不免也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  
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  
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  
養一卷實於致知克治之閒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  
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



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尙留一毫私意不盡非聖學也曰周子言一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曰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卽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強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當事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值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象者材也程子密言之爻也惟其時位耳曰良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人極焉良止之道也曰心是活的物必不肯靜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妄念之一法所謂實之以

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再無事時則儼若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強曰秋氣激清水波不動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是一曰心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曰人閒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便油鹽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循分罷勉可也辦不來出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耳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關己分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胸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得存靜時之敬如是而已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寧氣象手足自覺安閑舉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又哲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應付天下之事則禮樂刑政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

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饗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蓋人心皆萬理備具一提攝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曰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嚮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嚮自己身上體當曰閑邪則誠自存似亦說忒快了蓋天下固自有只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日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卽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卽內之所以提攝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寧矣動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

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曰同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或言一何也曰敬是提攝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理實而不妄謂之誠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靈明敬如剔起此心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炷能障光明此非燈火之本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炷自落矣曰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而偏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覆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曰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靜

無可求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說箇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英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花天地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真未有半點夾雜然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善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溼腐蟲蠹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曰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工夫豈全靠靜坐況夫人又有外靜而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曰仁者心之德也卽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倘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賓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曾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

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焉之謂寡咸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曰己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旣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惟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卽克己之事孔子之答門人或曰其言也訥或曰先難後

獲或曰善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變化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吝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曰未下工夫百事見易實下工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工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曰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工夫自不能已然偶一閃斷依舊已私乘之便又視克己爲難忍痛矣曰湛一氣之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惟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擾渾濁日滋而性中之理不可見矣屬饜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性真亦日著矣曰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曰張子嘗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受人也是可知先生工夫體勘精密徹內徹外徹始徹終毫釐必析中邊皆該偶設一喻能令盲者察聾者聽自來滋味不得其說者皆躍然呈露於紙上隱無不顯祕無不宣也余因竊斷之曰先生之學由不欺以至於誠者也誠則明其有以與先生歿其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後董編修桂敷尊其學以其書公諸同好而其書得稍稍行於世然先生之書如讀近思錄理學逢源諸編皆能發

先儒所未發洵大有功於程朱者也卽與程朱之書並行可也

高安朱先生

先生諱軾號可亭由庶吉士授知縣歷官大學士學以敬爲主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用云爲爲實驗其太極圖說解曰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各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間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綱縕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凝凝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智禮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跛之地則腳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要皆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

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又與王遜功論氣質之性曰論性而言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則効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

才之罪也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非其罪乎況孟子既以性驗情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出一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卽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觀此則先生之言太極言性可謂至真至切矣洵爲朱子家法踐而行之必實學也是以生平未發講席而學者奉爲楷模至今不墜蓋其真積力久所以成人卽寓於成己中也其與白中丞書曰先生自臨洺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旣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

之士二百有奇肄舉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賓興解額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才廣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真而爲之力安能若是乎顧惟士所貴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博聞強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習熟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文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體察於身心及擗管爲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爲邀榮之階儒其名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曰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爲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教而又勲勲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其羞惡之良使反其揣摩舉業者曰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湖凡游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

嘗寓書聘錢塘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其人必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論分別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第更有請者明儒配食賢宗者四餘千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之門先生研精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靜之流弊至於專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出於藍也類餘千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間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庵先生大聲疾呼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庵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倘蒙大賢特疏

題請吳羅二公配享 文廟定蒙

俞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益學校非淺矣先生切於世教如此而巡撫浙江分巡山陝以及辦理畿輔水利事載

國史者皆足爲後世法所輯有歷代名儒傳歷代名臣傳歷代循吏傳其衛道却教利濟生民之心亦大可見矣乾隆元年先生病篤

聖駕親往臨視先生力疾朝服命子扶掖迎拜戶外不敢守拖紳之禮其敬爲何如乎卒諡文端

寶應王先生

先生諱懋竑字予中號白田進士官教授以薦

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居母憂瘠甚遂以老病不復出先生博極羣書而於朱子著述尤精研細勘一字一句尋考其所由來較定朱子年譜大旨  
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雜著及與人  
書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其易本義九圖論曰易本義九圖非  
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義而盡失其本指  
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然此  
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  
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  
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  
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  
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

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啓蒙因  
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  
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  
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  
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  
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於邵氏是誣  
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  
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  
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  
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  
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撲著以求爻  
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  
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  
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  
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黑塗其半  
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仲機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  
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

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  
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  
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  
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  
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  
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  
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  
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  
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  
易中所有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  
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啓蒙  
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耳今  
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  
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  
故嘗反覆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  
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  
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卽



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贅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其是非焉謹按易本義九圖沿誤已久其讀朱子之書者因致疑而未能考索精詳決然辨其非真其不讀朱子之書者援據古經而不暇尋求源委肆然詆其非是先生之論真足破千古之誤指後學之迷而使詆訶者之爽然失赧然羞也論後九則條分縷析至纖至悉極爲明了讀先生雜著自知其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

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  
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  
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  
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  
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  
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  
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  
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  
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尙  
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  
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  
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  
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  
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  
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  
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  
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

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  
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  
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  
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  
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  
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  
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  
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  
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  
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  
遺憾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  
譜所載唐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  
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  
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  
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  
跋語多疏略未有一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  
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

語亦並附爲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予亦得免鑿空妄言之罪也夫按此篇後載家禮後考及家禮考誤五十餘則旁搜博考證據詳確觀之則知世所稱文公家禮實非朱子之書矣蓋先生於朱子之書反覆味玩身體力行者數十年其朱子先後用功若何往來問答若何晚年指歸若何心領神會言之親切不啻朱子之自爲言也其答朱宗洛書曰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概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

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旣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

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己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己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己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

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

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旣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閒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僩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世誣民



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  
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  
較正之則合并爲一亦必有日矣按宗洛朱湘陶先生之子也先生  
與湘陶先生爲切磋友存稿中載答湘陶書二湘陶先生歿又重答  
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  
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  
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重答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  
以決宗指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洛  
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

學案小識卷四

卷五目錄

翼道學案

蔡梁村先生

江慎修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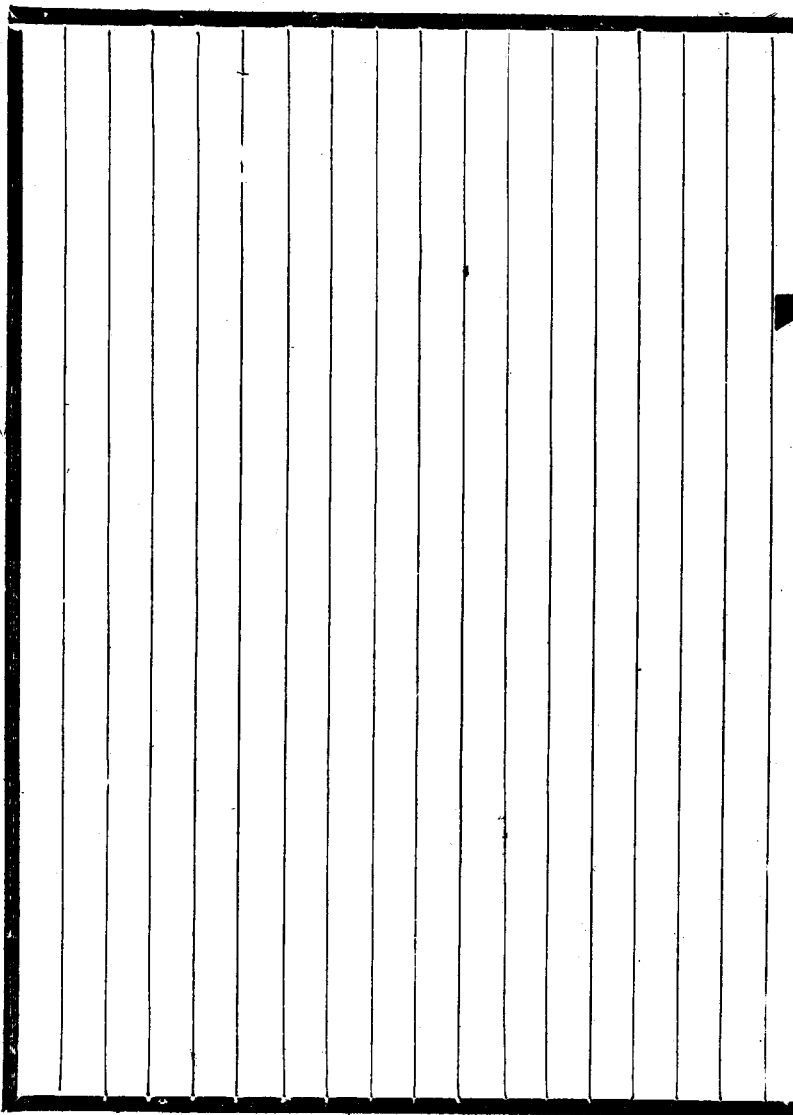
韓理堂先生

雷翠庭先生

陳榕門先生

姚姬傳先生

學案小識 卷五 目錄



002-260

學案小識卷五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稟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清恪公撫閩立鼇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真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迥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脩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真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

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飭己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

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峯日取先

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特惠子之知我也其寄寧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只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

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卽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不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却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惟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



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感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譎然皆肝膈之要不宜其與雷貫一曰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會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會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格於習

尙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幄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

寧化雷先生

先生諱鉉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喚起截斷四字頻喚起真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

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講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便墮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精切周遍處蓋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矣此生理涵於心卽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朱子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卽天地塊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通流貫者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下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明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揚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惕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

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卽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之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爲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爲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重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

卽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之功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方外卽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卽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種子克己如耨草涵養乃灌溉培育之功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已焉孟子所謂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爲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爲理驗之身則肅又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卽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循理在於盡分蓋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忠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此豈待遠求哉先生於近代真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

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爲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逮明之薛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爲庶孽假之爲螟蛉而已矣我

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 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啾啾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滕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播賤壘斷辨陽儒陰釋始鉉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播賤壘斷始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搗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清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警效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鉉懼終身爲道外之

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曰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者顧先生著述蜀山草堂初侵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爲入門階梯矣然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傅謹齋處獲覽海寧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前明爲薛胡之後勁在我朝爲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蕺山卒歸於洛閩其爲學切實爲己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歆然不以師道自居閒論史及時務皆關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爲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敝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尙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孳憂荒江寂寞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思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

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闕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清獻公年譜以勸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尙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鋟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鵝湖說以及

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  
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清獻學術辨同功  
矣所著有經筵堂詩文集自取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  
若干卷建寧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  
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  
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潰析之尤精防  
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  
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  
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  
之精斯言蓋盡其大略云

婺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慎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彙於一  
源生朱子之鄉闡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  
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  
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  
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  
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



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官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尚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綱以統目首尾猶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鬯廟之類已不可多觀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記載互殊學者未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

衆手節目疏闊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裒集經傳欲其核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二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卷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篇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未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譾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

夫其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序曰道在天下亘古長存自孟子後一  
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  
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  
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  
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  
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  
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  
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  
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  
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  
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  
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蒼  
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  
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  
文或增或復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  
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  
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旣行原

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哀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為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為此錄之牡鑰開局發鑄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砥礪焉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本次第哀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補平巖之所未備此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音韻天文算法無不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二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卒年八十二

臨桂陳先生

先生諱弘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恭學以誠一不欺為主

學案小識卷五

九一

不尙空談不取辨論溯考古聖賢各臣各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與今宜推己及人無私於己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一章無非此義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昔年愛此二語書之座右嗣是三十餘年益覺道理精當無所不包亦確乎不可移易倘境遇看勝似我者則恕尤伎求無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術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又曰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語至今思之負愧良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則曰謹言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職慎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衆慎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關勸懲語嘗寄某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

是之意見是己者樂之非己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卽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勛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恆可以基作聖而無恆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士宏必及毅蓋恆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曰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之業恆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

知遵尚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明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庶幾挽頽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喫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箇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己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己不好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章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語性命又未免談空說幻墮入理障旣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脩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所以復

禮也大體立而小體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以復性也  
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  
展誦實獲我心試思

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曾讀書能讀  
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  
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  
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  
身性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  
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  
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  
人以遂我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  
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卽此以爲熟  
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材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  
無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  
止顧一己不顧天下良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  
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各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  
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



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懼慎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又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嘗窺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生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囿圖讀過不肯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

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挾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語實爲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匪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祕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

列詞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橛殊非  
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  
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曾把書中  
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己身心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己  
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  
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  
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又論  
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真有耳  
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  
序云道理渾淪莫如詔會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  
二語該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  
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  
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間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  
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矇卽張子所云  
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實體認工夫以此詔  
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  
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

尤寡悔爲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卽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卽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卽其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卽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寧歎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抵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勳蓋誠則無僞一則不貳不欺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卽以立國以壽身者卽以壽世胥是道也榕門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

在鄉國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公生平孝親忠

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元入翰林改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僞見信上官迨歷府道府擢督撫閱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風俗爲兢兢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秦中再撫江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

主上布恩德九宇之內多半被公之仁卽多半被公之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事如家事蓋實錄也洎乎晉掌銓衡贊襄密勿嘉謀嘉猷悉以入

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動措諸言行卽可質諸衾影

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故信之篤任之專穆穆明明

主臣一德感時隆遇自古無二且公之誠一不欺本乎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五子之奧義遠紹薛文清高中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卽用以勸學潛居吳下親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爲講義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潛亦受公教益程

子曰不學則老而衰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輯古先格言間有請爲文者久而抄積成部潛嘗受而讀之往往卽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者何多讓焉潛老矣旣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爲摘其大略而記之讀先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百年感之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神也閱百年而追步遺型者有幹臣朱先生篋樓趙先生朱先生諱國楨上元人進士歷官巡撫明體達用清冷畏人心乎愛民勇於懲惡其明也莫能逃其鑑其恕也無不服其公所至官僚奉法衆庶飲和非徒以嚴見憚而已而令行禁止則有人所不能者如在廣東折嘆夷碼頭一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卒諡莊恪趙先生諱慎畛武陵人翰林歷官總制律已以嚴接人以敬平居整肅臨事周詳訓迪僚屬惟恐其有失懷保黎庶時見其如傷遇事有關地方疾苦國家憂樂者則竟夕不能眠起而思之必得其當而後已在廣西捐

廉設各郡縣豐備倉積穀至數萬石其勤事愛民亦可想見矣總制雲貴病已亟猶將貪墨數十員彙作一摺具參閱口屬纘權者發急遞追回至今滇人惜之卒諡文恪

澠縣韓先生

先生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篤守程朱檢身不及愈勘愈密愈擴愈充其日記曰人固不可以虛僞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悠悠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愿之人而已又曰人曰在熱鬧場中焉辨所行污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清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在又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己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戾者必無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又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又曰人之一身爲善事又要爲不善事分明是兩箇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

善念分明是兩箇心倏忽變易機緘莫測其存善念爲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爲不善事也確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下達甚易乎戒哉又曰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掀天只有此心問不過其餘都成妝點敗闕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債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又曰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又曰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又曰目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又曰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又曰俗學少心一邊異學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違又曰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其精彼紛紛然言利害賞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多不能識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說淮陰不反其記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良史班固所譏多不

學案小識

卷五

十五



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爲尤舛後人勿爲所罔又曰爲陽明之學者有二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悔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沈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又曰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籬至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又曰彭氏自濂訪先生學陽明允初又受法於薛鳳三鳳三吳人其舅氏爲僧鳳三養於舅氏遂傳其法衣鉢源流如此又曰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宋儒說氣稟然疏中卻有其氣清明材質差等云云此非氣稟而何其尤異者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渠疏孟子字義並此句而忽之何也孔孟之言無非是說理說心不在字面上講究如此荒謬直枉讀一生書耳又曰程朱以理爲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爲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卽此觀之孰爲得失亦不待煩證深辨也觀此則先生之定識定力高出羣流吾道之衛甚有賴焉其寄閣懷庭書曰來札云靜坐對古

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清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卽動時不清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番操持客氣旣消自然有此寧謐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曾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卽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卽不能如靜時湛然純一當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絕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倘遇平日褻狎人便不覺放倒復入舊習

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既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第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曾有真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竭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知不足以助高深雖然常法之外亦更無巧法故時時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即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其復王震青曰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祛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知所用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爲心也不知心之所以爲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乎爲無乎以爲有所有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乎爲二乎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蔽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眈眈參瞻練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據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

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當辨之析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既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其與羅臺山曰去冬允初寄示足下與鏡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做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其私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

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驚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述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媿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

之其與李叔白曰夢周頓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顧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啓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子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舊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緒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可究詰達摩入中國窺此閒隙乃一掃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冒而儒者已往往浸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杲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二變其始也倡爲清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真空能攝衆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日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

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釋氏之諦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惡常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詆程朱自居顏孟非真洞悉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螺贏之肖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愚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卽心卽理與釋氏之卽心卽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卽改換頭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頽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又以陽明功業軒爍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爲何如有不合祈往復不宣又自記曰陽明之學其出入是非莫詳於羅整庵陸稼書兩先生更考之昭然無疑矣陽明不自認爲禪其徒則直承不諱此亦何異證父攘羊之爲乎衍至明末直以孔佛同道儒釋一源矣其風至今未熄恐流而愈甚嘗與南中學者斷斷持之而不能易也嗚呼此古人

立教所以慎於作始與其與彭允初曰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寧可言謝弟自初知講學懲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處檢點使寧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與道理未能真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悠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間矣既又思之學必講而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待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今試更一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竊謂聖賢之學其大要有三以存養爲根本以省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一端至易之文言既釋乾九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儒者譏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復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



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卽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所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教之學卽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密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則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與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第之感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錮蔽幸甚幸甚蓋先生尊崇正學統歸程朱言知行行不稍假借故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總之不離辨陸王宗洛閩爲大要出爲來

安令懲積蠹斥淫祀恤民彫劫興利除害職所能爲者無不爲之職所不能爲者必固請於上官而爲之蓋如傷之念無時或忘也榜於署門曰願通民情喜聞己過又曰畏天明威無一夫之敢虐宣上恩德俾萬姓其皆歡本儒術以爲治是可知矣

桐城姚先生

先生諱鼎字姬傳進士官禮部郎中學以研經爲主而並及於史子集一字之不諧於心者必思之深辨之審以求其詞之何以治義之何以完聖賢之旨何以不至湮暗而不彰故其成也廣博而無所不該精詳而無所不實平正而無所不適而所憂者惟學者之厭薄程朱不知玩味其書以上求孔孟之道爲學術人心之害其贈錢獻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潛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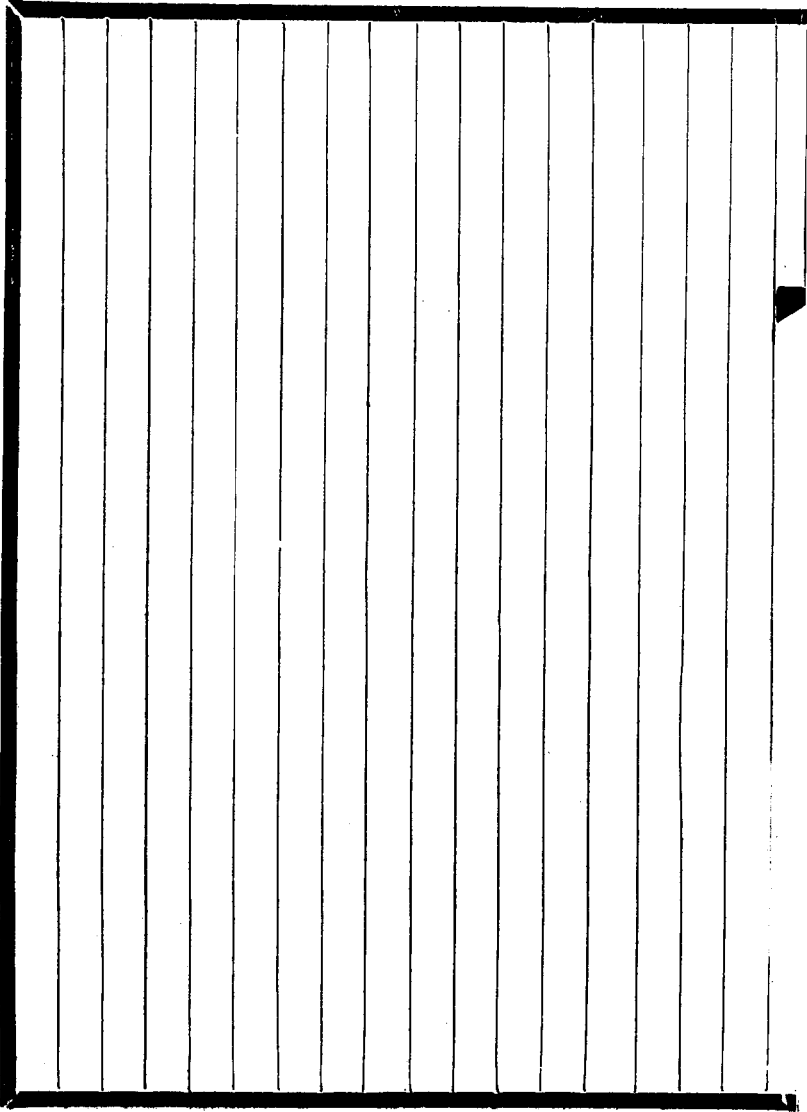
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涓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其復蔣松如書曰籍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微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字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脩己立德又實

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爾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要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其程綿莊文集序曰竊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

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立身行己固無愧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而遵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說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

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先生當開四庫書局時入局修書後乞假歸里主講揚州書院尋移主鍾山教育人材成就者衆人之見之也如坐春風然不飲而和不薰而潔其德輝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慶後言古文者必以先生爲歸著有惜抱軒文集經說筆記等書

學案小識卷五



002-304

卷六目錄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闇章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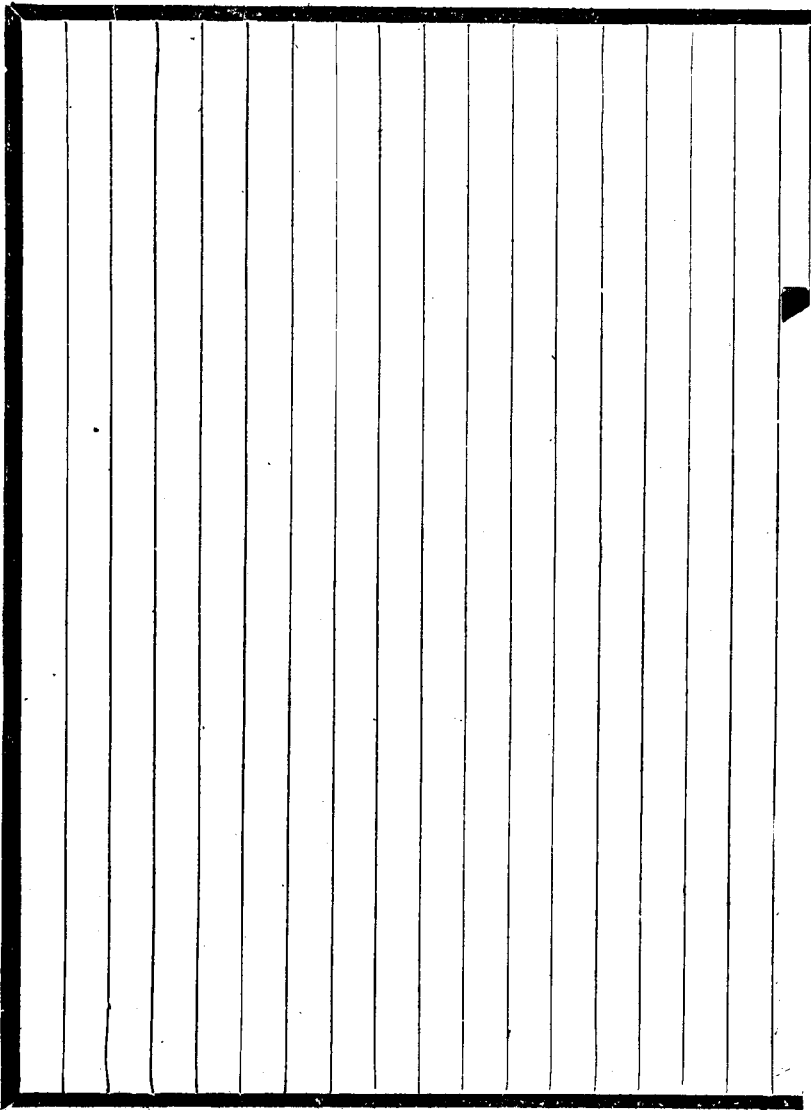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002-306

學案小識卷六

守道學案

永寧于先生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于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  
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  
用者也而真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  
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  
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  
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  
爲惕勵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  
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  
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  
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  
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  
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  
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  
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

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  
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  
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  
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  
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  
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  
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  
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懷  
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  
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人  
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大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  
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  
最苦額徵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  
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  
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  
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  
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

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挪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尙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尙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孽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

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  
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  
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真體用也初選羅城  
榛狁狴狼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  
難慨焉有吞猺獍餐烟瘴死而不爲少屈氣概及入境榛莽滿目先  
生朝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  
擾害者剿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爲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  
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爲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  
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  
之至也之任江南驛車一輻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瓮  
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爲于青菜嘗  
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  
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屏息而避  
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  
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  
誠也真體真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卽先生之學案  
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誠

(天)

先生可無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園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煜溲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卽以天下事爲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廠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騾出入往來道之以墾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爲嚴一騾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旣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

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詰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尙足以爲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行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

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  
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  
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鳧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捃摭  
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  
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採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  
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尙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  
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  
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  
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  
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  
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  
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  
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  
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  
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  
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



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爲恫恍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

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鳥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于格物自以爲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又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俱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閣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見

允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約言錄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未之見至其交往中所稱孫北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譚經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卽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

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峯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僂俛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

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何如也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

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鄉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周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

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鑰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瞽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腳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三氏而不可返者

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遠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卽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格物致知則卽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朱子喫緊爲人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



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溷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爲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太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卽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

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未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己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二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

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概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概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旣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柰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旣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專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

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旣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汗不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

象大指尚書解義洪範說詩解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  
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  
經註曆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  
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  
先生生平行事備載 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澤州陳先生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  
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  
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  
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  
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  
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  
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  
此而已又曰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  
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  
又曰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謔浪笑傲爲能便僻佞  
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

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不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

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日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講席最久觀

經筵奏對諸錄曰有敷陳時申啓沃以喜起明良之遇盡都俞吁咈



之誠堯廷舜陞極一時賡颺之盛矣先生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安邱劉先生

先生諱源淥字崑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慎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腳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既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日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

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硬寨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而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勉強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

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  
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世人終  
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  
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  
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  
又曰道理虛處易到實處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  
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諄諄教  
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  
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  
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  
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  
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  
及也又曰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  
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  
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  
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  
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

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曰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掩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

而修身先以收心爲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獷難馴一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爲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間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爲瑣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

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己中卻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淨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凌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大概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所在寇起先生與仲兄率鄉人列墅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旣而寇薄邨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拳隨仲兄後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邨得全鼎革後大購經史及諸儒書皮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

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薛文清公

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敘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休寧汪先生新安施先生墳附

先生諱佑字啓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閑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訂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請闕上書故事時事曰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呈景陶邀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汪子泰茹覺斯倡復石橋巖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泰茹學術醇正以陳清瀾學節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正斯爲

至誠无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坵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慎先汪括齋朱濟臣祁之陳書始謝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爰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壇壝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寧誨言嚴斥詭趨統一聖真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爲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蓋先生自邈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彙旃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克紹家學同時講學者新安施先生諱璜字玉虹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尙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繹註五力行六習六藝十育



英才八務謙虛九防間斷其巖始進慎晚節一遵紫陽舊規宗尙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大寧曹先生

先生諱續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曰人之爲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爲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爲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爲神明焉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衆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爲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卽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爲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爲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感焉或曰性卽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爲心或

曰理卽心也夫理卽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  
心何得以理爲心彼則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  
塊肉已耳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相  
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  
能不淪胥而爲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爲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  
有流而爲披剃參方者因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爲  
死血而心之爲心皆羣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顧如是耶  
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爲形氣而性理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而果  
有心外之性理哉其襍書曰文人無行動曰造物忌才輒敢怨天不  
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  
何嘗忌之哉但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爲機變之巧作淫奇之文以之  
徼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所以彰  
惡報焉豈但忌之而已耶其日記曰言行之理行行之實力能  
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請討陳恆是  
以言行好善惡惡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  
不知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不是俗  
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狀莫罄形容理難名

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即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充者氣無外理即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即無內也其偽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鄉愿狂狷分真偽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口是心非豈聖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根前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高柴季路久齊名冥素談空涉異端謬從太極問奇觀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踐而確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臥雲洞草

山陽李先生

先生諱鏡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安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蓋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

不可者寧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已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卽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曰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儒之學略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讌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面易發赤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略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既歷歲月紙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概乎未之聞也又聽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覲榮盛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間世所趨顧庭逕烜赫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茫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

章句微尙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趙孟繞指匪所安脅肩將無病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曰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強庶幾我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絳州李先生

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也且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燕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衛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胸臆如泣如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處子吟曰東隣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尙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譏議其喚羣夢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

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強飾非人之憂在濫交遊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諧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於此亦可知矣

絳州党先生

先生諱成字憲公號冰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觀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嘗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略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略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

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答師清寔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真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鑿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尙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

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腳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卽異教中所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卽異教中所謂訶佛罵神者也以爲我旣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卽是絕頂踞巔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



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爲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辨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卽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賞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温公之所以待呂公薛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卽子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慊然者嗚呼先生謂爲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闡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爲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澹言中庸澹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略仰思記冰壑文集

同學諸子

潘錦 任宗陟 陶用曙 李毓秀

湘潭陳先生

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藹然粹然温厚和平不露圭角而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彊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柳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嚶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做做焉大聲疾呼務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晰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異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於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芥蒂於其間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

朝昌明正學

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置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事棘闈余卽以是年成進士曾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請謁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曰予承乏吳郡地衝事劇倣倣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俗吏之嘲於曩者鼓篋舊業幾邈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予言爲徵將以行世牘凡三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尙矣如以心焉尙烏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詖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顧之徒蒼萃大全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衍演貫無敢有牴牾於其間自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其流而揚其波侵梨鏤棗幾於卻車充棟矣

而有志之儒惟恐其久而浸衰也故不憚申諭而重曉之非苟以爲名而已若農之耒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註之功亦不爲少若夫脫筌去蹄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閫是又在好學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文義之末是猶買櫝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予嚮耳漢上蔣松巖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春羈寓京江其嗣君東衍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欲予序而藏之予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寡過於其動而思過必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旣謝清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所今先生顏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砭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真若春秋之大書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曰

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慚愧而顏忸怩當其下筆時已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寢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子濫官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所繫亦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滋懼異日倘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字心傳之妙肇啓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寢衰師承漸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攻詆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蓋理學之在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爽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脉無所不貫卽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卽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衆受其沈錮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

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有不可，雖大府不能強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幾致死而皆獲邀。

恩寬宥白衣供奉每

召對詢問，率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至，以除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廟祀，不絕視古循吏有過。

之無不及也所著有道榮堂集卒諡恪勤

孝感熊先生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端尊朱子闢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匯其全又謂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即孔孟之道也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又曰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即能其所學者知即知其所慮者中即中其所勉者得即得其所思者學即學其所能者慮即慮其所知者勉即勉其所中

者思卽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真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厥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



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驚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幫貼障礙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旣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遊息依山傍水問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同游諸子

陳說巖 杜濬 李 燁 劉藜光 周 節 施虹玉

李托裕	劉然	洪名	劉西澗
范彪西	梁良夫	汪匪我	韓元少
俞春山	鄭肯厓	蕭介石	陳省齋
洪秋士	錢礎日	高節培	周鹿峯
			汪文儀
			李仁熟
			黃伯和
			張寄亭
			周澹園

太倉陳先生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為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為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悟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為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眾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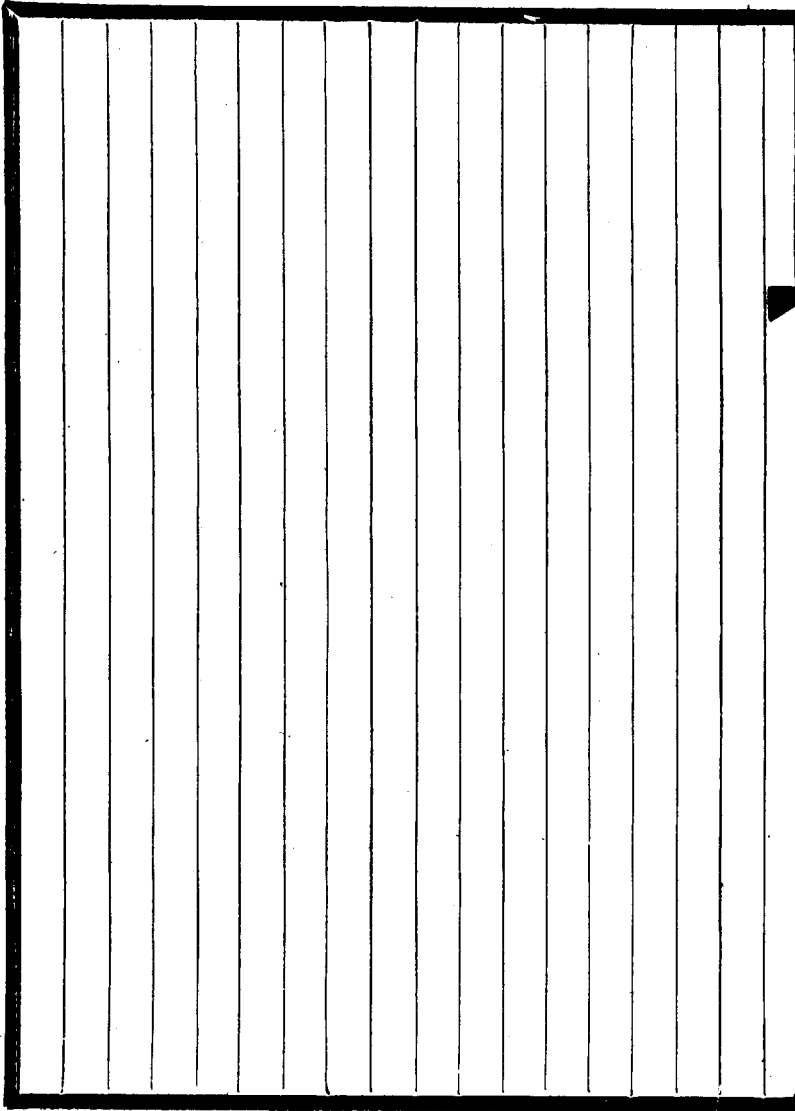
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鉅釘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記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且涸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

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遜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嚶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後取大學中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傲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取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曰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倫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

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曰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曰省善過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

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  
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有本小而反大者  
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  
者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  
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鞭辟近裏不襲明  
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爲篤實云

學案小識卷六



002-360

卷七目錄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李恆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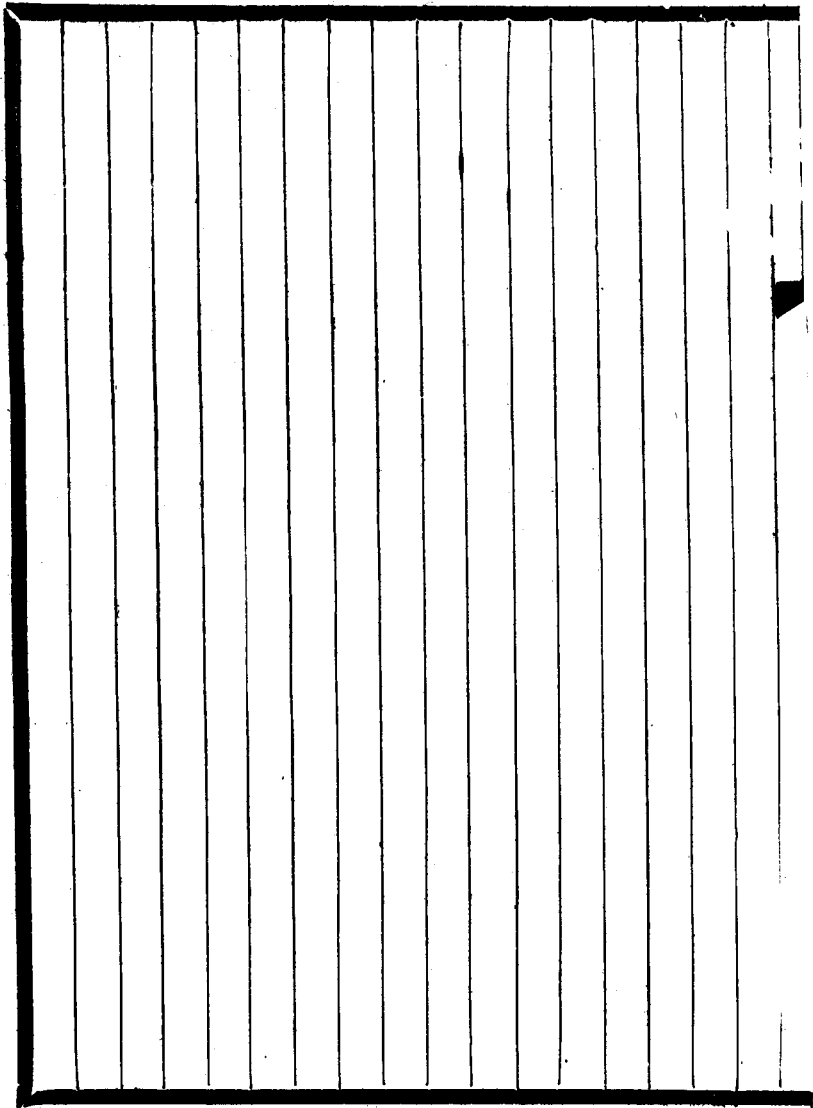
方靈皋先生

耿逸庵先生

蔡葛山先生

趙松伍先生





Q02-362

學案小識卷七

守道學案

江陰楊先生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即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聞然爲己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懣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

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必致慎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慎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慎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卽性也故窮理卽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會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會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詁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真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真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真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慎獨之功未

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真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真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單說念頭真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

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真誠不假僞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既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爲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脩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其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卽

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慎字如何是慎獨  
大抵常人於共見共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  
少故聖賢以慎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  
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慎說  
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  
共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一半至人所不見不  
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  
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  
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  
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  
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爲不善  
是自欺揜著則既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  
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  
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卽誠  
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  
之後心尙有不正身尙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  
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

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卽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己不是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護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然之學於是乎



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真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却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卽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如燈令常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真曰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卽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

此須與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慎恐懼敬也慎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即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即屬慎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己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即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即敬也思慮之得宜即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即此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意即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即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即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即義也即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慎恐懼不作慎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略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慎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

而敬隱如此說既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默受卽是戒慎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

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慎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而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慎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己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卽是慎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

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褻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卽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尙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慎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己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卽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慎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慎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慎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卽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慎獨須有別故慎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

聞一例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念亦  
卽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  
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  
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  
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  
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  
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  
位育也曰或問中和交致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  
工夫在慎獨內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  
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行之一皆親  
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各疏各論各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  
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轉移滇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  
其定識定力則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

殊恩厚膺

隆眷卒以禮部尙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提綱挈領示  
諸生曰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  
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

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  
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  
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密而聖學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始有王道乾元  
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  
貪爲美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登封耿先生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絕意仕進  
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衆士風蒸蒸  
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  
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  
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  
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  
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  
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  
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  
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

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互古此天理互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醅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



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間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居家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道其實也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

善化李先生

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穎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志年交後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滄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義拾遺序曰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

蘊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象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苴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間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間憂哀咨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甚忠信或薄文物旣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

之喪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概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千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旣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真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躋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

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慎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二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紘紘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

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卽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勤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

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污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一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士首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其春秋集註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乎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灑灑莫非天理之充周卽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

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  
 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  
 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  
 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  
 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為直徼以為智舍康莊而  
 入於荆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  
 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  
 量哀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  
 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  
 則為王駁之則為霸戾之則為裔戕之則為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  
 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  
 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  
 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  
 之至也則日用云為無適而非春秋即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  
 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  
 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  
 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



史案而已矣則是邱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脩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間然後嘆條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真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

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紊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疑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闢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

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中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

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速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志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摧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概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簣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強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連遭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

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遠罪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脩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旣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

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  
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蠹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  
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  
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  
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  
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  
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未鑿知於文  
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  
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  
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  
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  
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  
識見之誤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  
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勤爲一編各之曰約至若四書  
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  
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  
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

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  
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  
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  
其淵源全錄序曰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翱翔兩驂此道統  
之源也然顏以明睿之資備中和之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  
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  
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  
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  
與於四瀆環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  
間一門親炙淵奧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  
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  
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絙緼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之的  
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續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  
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温叔心  
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幟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  
淪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  
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

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  
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  
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凌高躡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知  
覺汨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  
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  
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晞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  
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  
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胡各倣世家列傳  
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  
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  
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奮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先生  
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奧旨從此  
而湮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  
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  
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  
者歟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葛山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端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旣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

見其人即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皋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寧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

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回惑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旣學焉而未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吉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嘒嘒於告子也觀此二篇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

爲

上書房總師傅者數十年其進呈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由來卽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解泰卦九三爻詞曰臣謹案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

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  
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  
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  
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  
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  
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  
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  
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特法也昇平  
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  
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  
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  
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  
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  
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  
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  
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  
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

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旣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在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憑巖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啓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二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以治

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懷競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其解初一曰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

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寧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圍言之曰肅又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

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跛頗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偕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沉潛高明強弗變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極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卽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爲道義庶民遵之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愆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騭之意所最



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錄之所著有緝齋詩文集

桐城方先生

先生諱苞字靈泉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其原過曰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息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過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過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

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其通蔽曰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書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己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己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其學案序曰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

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與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輓虺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彘彘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未流之至於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颺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歟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

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於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先生尙節概表幽隱喜交天下士而於學術則獨守程朱有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謂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作而言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日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先生以此語載之李剛主墓誌並云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先生所著有禮記析疑周官集註

春秋通論望谿集

武進趙先生

先生諱申喬字松伍進士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尙書卒諡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懲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講義曰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即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

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笙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苟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威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卹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啓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叟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賡颺之休

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紱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日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面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閨閣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誠不關君父之憂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而無轉移蓋甚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卽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逞嘗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祇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圯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時殉者率張孺人志也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禴翟膺榮或裙釵茹困或琴瑟誌好或墮閣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浼憑弔之下歎歎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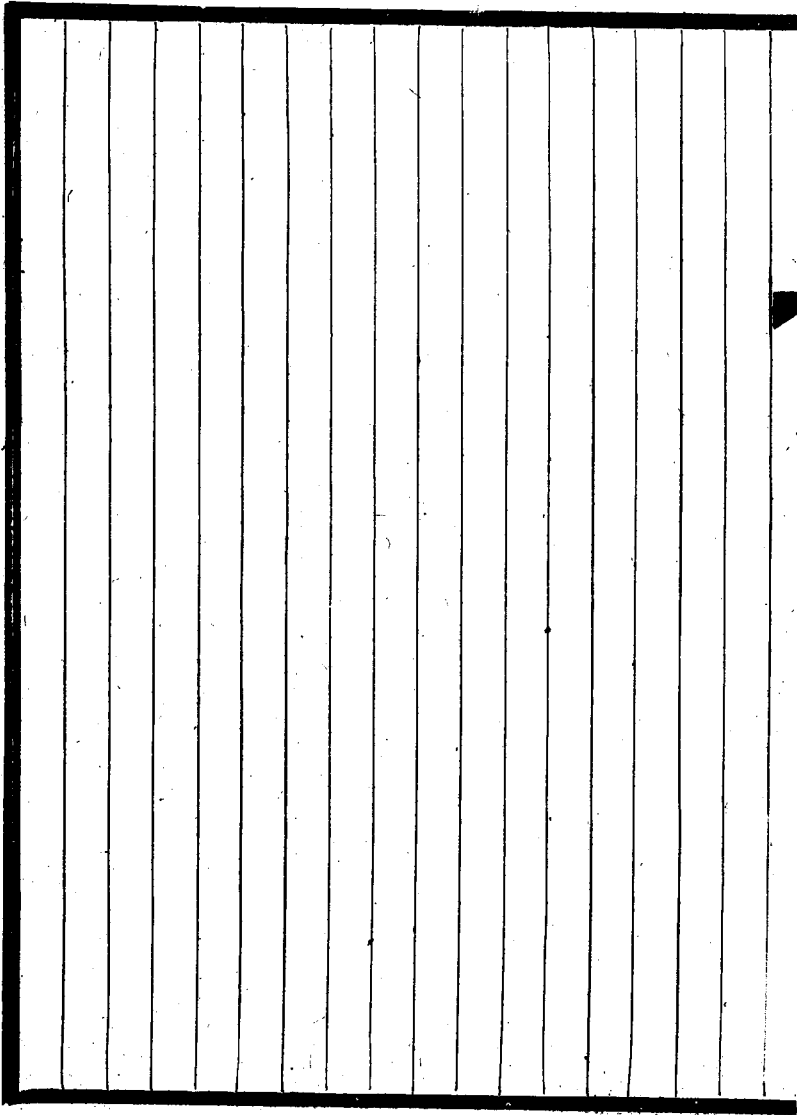
庶羣萃烈魂鑄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  
委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  
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  
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眉之氣志取輕重  
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也然則彰善維風又  
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撰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  
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閩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故郡西有屈賈祠  
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  
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  
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  
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  
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  
遁潰卒訂於前強寇躡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  
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  
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倒曳之由殿  
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脅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  
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囚以行至寧鄉宗師



廟或言寧數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寧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子諡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圮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旣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巖隘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敢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敞復奉主歸於昔所裡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瞻顧棟榱徘徊感慨因諭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巽便忍取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曰萇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

夫明季諸王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尚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卽今日而尙有瞻拜祠下歎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旣悉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跡而旣復其專祠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櫻慘酷而身歿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於不朽並告後之滄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留以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孽案略存之刻於湖南有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侗敷復殫心搜輯纂成牘稿八卷

學案小識卷七



002-412

卷八目錄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翟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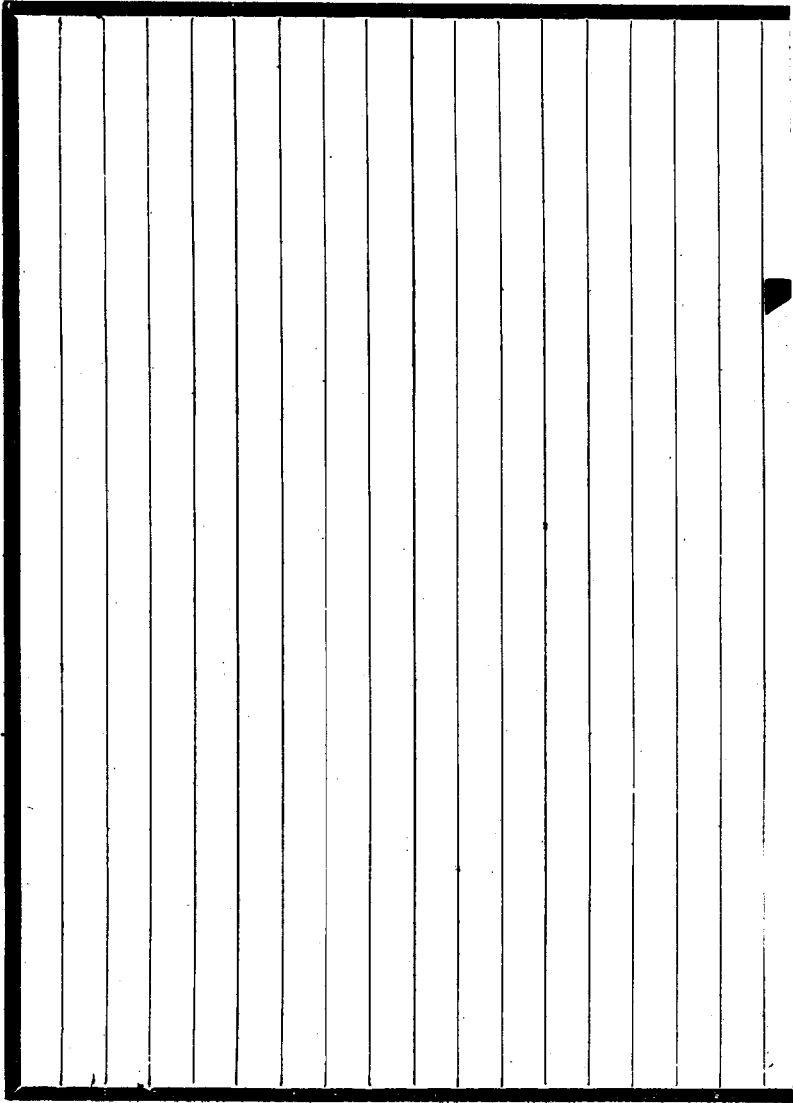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懷三先生



002-414

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卽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卽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卽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

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

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

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二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尙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詔脅

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悍者疎久之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實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平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



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者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  
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已成則有知之而不  
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  
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  
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  
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  
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  
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  
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  
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  
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  
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  
用入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

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

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  
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  
後世者載在

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灃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  
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  
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  
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  
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  
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  
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  
澈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  
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修理已  
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  
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概規模於胸中而日用  
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

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

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嘗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

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

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實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唸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

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辯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



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  
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琴王陽明先生  
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驥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  
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  
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  
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  
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  
來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  
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  
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爲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  
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  
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  
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  
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  
言又察善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

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覩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卽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光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

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慤民恬簾垂篆裏熙熙然邃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閩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穀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旣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

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爲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乾初象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象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既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致知則爲必明之強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遄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夫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守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啞而栗斯一爲怙權

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矐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對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遽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絲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絲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其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尙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

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遽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郭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旣已爲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旣已爲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旣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臥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如是者旣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強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

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強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爲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子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啓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己而卽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耀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巾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不知人之性本善旣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旣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

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彧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荀彧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則荀彧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彧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沒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不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



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以善爲不善而取之之念仍一取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者成是人也乃真以荀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以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故雖當陷溺旣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可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智信而每與禮智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一外君臣去父子屏妻子

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所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虛浮狂誕以爲禮智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急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取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又書張嘯蘇天人篇後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卽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杲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癘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有望報之一念卽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善皆天之所以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然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

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先生之言親切類若此集中書序記說以及稟啓條議檄札約示諸體皆能抒寫人心之所同然宣道物理之所各當隨時隨地隨事隨勢各還其所必不容已故言之可行行之有功所過之地旣沐其清風更思其仁政久而不忘如山東湖南其明徵也所著有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之急務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惟學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諸書自附於文中子焚經之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

功令乎先生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歟

### 昌樂閣先生

先生諱循觀字懷庭居平去妄念除閑思一言不敢欺一步不敢苟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朋友則信循循然醇儒也其困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學有閑念卽是不敬正念相發卽是窮理又曰寢後將一日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日如此必有進益又曰不真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真知而行之如饑

渴之於飲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又曰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爲高小善自足又曰謹小慎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理些小不在理上便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事不慊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曲之功可不務哉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物應事皆然隨處精察而處之務當於理則近道矣又曰林氏逋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爲處橫逆之善法又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又勉強爲善勝於因循爲惡又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又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又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又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又寡言擇友可以無悔吝憂辱又檢身以正交際以誠又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皆名言也又曰程朱只是教人主敬所謂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

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  
諶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又曰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  
人必有以詔我矣又曰聖門爲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  
之旨性道之奧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爲學多是躐等欲不  
禪得乎又曰聖門高第顏曾爲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  
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又曰上蔡云去卻不合做的事則於用  
敬有功予補其意云存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  
義夾持又曰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養既  
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卽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  
心氣勞耗所必然矣又曰數刻之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立而漸  
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又曰凡人做一事能全人不  
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情皆爲  
不誠無物又曰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又  
曰忿欲不能不過懲窒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  
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裁制至欲之可求  
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又曰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  
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僞不能

責民之信又曰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窮理習事明之方也又曰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界須自精察蓋先生工夫纖悉俱到於義理毫釐不差有如此者其去情堂記曰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濕日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憊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而後發其積之也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將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氣血寢薄而不支也爲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尙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狼羊同牧而莠禾並莠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勿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於

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與屢蹟德不加進業不加脩每一念及輒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極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矣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恆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惰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惰之爲惡陰弱而難扶其中於吾心者三十年矣是皆平日頹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憊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養之未易強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終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其醉醒語序曰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闢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怵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於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俗至宋乃並爲學術之害自程門高第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

有明王氏更唱異說以掊擊朱子後學師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及崇禎門戶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卽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慧可輩以爲覓心了不可得覓罪了不可得覓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覓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昌言詞章句詆集注尤可駭嘆昔陽明王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蓋平日之掊擊特欲以伸己說而終不欲自絕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與劉子所闢佛之粗者也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所待於後者哉其文士詆程朱論曰子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壘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子惑焉夫程朱之言卽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天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劫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



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  
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義盡  
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  
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  
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彫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  
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  
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  
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故不敢乃考其訓  
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  
之爲愚爲悞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  
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  
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  
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  
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啾  
啾焉不知止多見其菟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  
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敬其老師也  
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其與法鏡

野書曰今之陽尊程朱者多出於爲科舉之俗儒稍知講學未嘗不惟王氏之從王氏之書僕皆讀之矣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間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諳而驟使之專事其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有自得之樂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僕嘗有志於學取先正矩矱而淺求卑行者數年雖無得亦庶幾免於大惡及得王氏之書遽悅而從之盡舍其一切課程而求之於精微數月之後乃頽然喪其所守然後知其學或上哲者有取焉中人以下如僕者殆不宜究心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今之爲王氏者得勿悅其言而未見其害乎或上哲之取精能融通陶冶而不拘其方非愚者所能測耳以上二說私心所願進於足下者然半年以來所新知亦竭於此幸教而誨之先生與維縣韓公復講學於程符山篤守程朱身體力行壁立千仞不囿於俗學不

惑於心宗一本規矩準繩內直外方不詭不激釋褐爲工部主政事  
有不可以去就爭卒以此退居山林著有困勉齋私記尙書讀記春  
秋一得西澗草堂古文詩集

宛平劉先生

先生諱芳詰字宣人歷官國子監司業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  
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  
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  
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也而  
終厭之何也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我只  
道我之庸語而已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  
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  
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己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  
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  
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  
也當官之法唯有二事曰清曰慎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  
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慎而不誠保毋詳於  
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清爲真清

慎爲真慎勤爲真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觀此可以知先生之爲真庸矣其他如家書二十首孝友之書也生事死葬之禮皆從至性中流出讀之者未嘗不嘆先生之懇懇懇懇誠篤而肫摯也庸言庸德其孰如之生平所稱許者成都費燕峯密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榮則有是有非未可爲定論矣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鄙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之學教於河汾間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

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以君子自勉予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既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

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  
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  
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  
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  
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  
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  
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各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  
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  
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  
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  
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  
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  
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  
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  
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生言行豈無可  
以然豈可以其小醇而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  
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

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薛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韶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著尙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二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安陽許先生

先生諱三禮字西山歷官兵部侍郎讀中庸天命之謂性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旣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入首如夫子老安少懷  
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者也又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  
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  
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尙覺上天下地萬民萬  
物有一些阻礙否真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  
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  
副心腸故其平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  
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  
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  
久魏氏裔介謂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其有以歟明季宗良知家每  
本心而不本天先生知之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自古聖賢  
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何處見實行卽極之利萬民愛  
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  
推而致焉者其宰海昌也察姦緝暴薄斂明刑儲粟救荒省徭免役  
平時務孝弟重農桑教民以根本篤實尊親敬長之行禾稼盈疇絃  
歌滿邑駸駸乎頽川之俎豆中牟之化理矣本身徵民大略如此惟

(天)

先生講學動曰從某處悟出從某書悟出與格致誠正真實功夫異矣其最不可訓者講志學一章謂耳爲天耳聽爲天聰不草草在理上講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況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從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爲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尙未直到又十年五官百體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斂之仍藏於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難搖要之息就是天樞竟不可再言天矣似此說來竟將大聖人看成觀音文殊偏身皆神通也是非講學中之大魔障歟無怪其以天自信作爲圖紀播弄神識入於徇仿而不自覺也所著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答考正史綱說聖學發明海昌講學集註丁巳問答以天自信圖紀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



同講諸子

陳錫振 許用光 陳獻可 邵蓼三 陳乾庵 陳齊永

許汝龍 田士章 仇兆鼈 方又韓 羅西溪 李石庵

吳文楠 萬言 張鳴舉 包承翰 朱振 姜希轍

范光陽 楊雍建 張會禧

安平陳先生

先生諱法字定齋翰林外歷郡守監司潛心正學嚴詆異端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之教人不過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謹乎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乎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慕其高妙而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渺之中其恍惚之間偶有所見遂矜爲獨得以爲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讀書攻苦屢試皆冠其儕偶一日嘆曰是豈聖人之學乎遂棄其青衿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

中靜坐月餘忽見此心光明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矜持便了不可見以爲此一段活潑潑地何以實有諸已法時不曉所謂竊怪聖門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經四子之書何故未嘗一言及之後以憂歸里於山寺中取楞嚴圓覺法華金剛等經觀之其言極相符合因疑佛說所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及讀朱子文集見廖子晦亦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見所謂廣大虛靜者以爲大本又閒居默坐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爲用心太過思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不同年而語又引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以曉之乃知子晦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與禪宗靜智妙圓光明寂昭者無異而聖人之說無是也其後讀象山文集於楊慈湖則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則有下樓之悟於徐仲誠則有槐堂鏡中觀花之見他若慈湖之在太學循理齋夜憶先訓默自返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王陽明之在龍場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靜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陳白沙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錢緒山之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真體蔣道林之寺

中靜坐半年一日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之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學之墮落禪室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顧乃矜爲獨得驚爲妙悟而不知捨前賢之唾餘墮空門之妄見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而於天理民彝大本達道之實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聞也是何異寶燕石而遺美玉懷魚目而棄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恍然悟其所見之非而曰非夫子之教幾殆乃象山之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迷因與說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真是一棒一喝手段其於慈湖則嘆其一日千里又曰楊敬仲不可說他是禪於詹子南之安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者則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知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

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之間識取是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知仁勇之達德所以行達道惟聖人不想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操存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而備萬善雖顏閔而不能幾此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曇之故知桑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能爲之解也或謂象山亦云本心之善非有動靜語默之間又云定之於動靜非有二是亦非專求之於靜也曰禪宗亦非專求之靜故謂行住坐臥都不放空運水搬柴無非是道主人翁欲常惺惺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又作正邪論以闢靜坐之非象山之動靜皆定亦猶是也曰動亦定靜亦定非程子之說乎曰固也程子不云乎釋氏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朱子論象山只踐履他之說又曰釋氏只恍惚之間見得此心性影子卻不曾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他所見的影子是其動靜之間所見不同所養亦異不然釋氏何以棄人倫而遺物理象山

何以詆格致而外見聞胡文敬又謂象山身在此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爲異學無疑按程子遺書有云方外之士有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以釋氏所不爲者象山乃以示其神奇又得禪之淺焉者矣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如是而言致良知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豈非聖門最切至要之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不爾也其言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失虛靈之運用非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小人者幾希矣故其言曰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只是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其全集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此任心之弊也先儒亦云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然非究竟法也蓋是心之知氣拘物蔽所發安能盡是大學之毋自欺亦在致知已後其於善惡見之已真故戒以毋欺非謂心生萬法也或曰陽明以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者非乎曰大學之序知至而後意誠知有不至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且欲之難去而理之難存也是以聖人先之以格物致知使其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如知鳥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而又涵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則其臨事也又致其省察克治之功如是而人欲庶乎可去天理庶乎可存今陽明直以慎獨戒懼爲格物以刻刻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既無格物致知之功又無莊敬涵養之素無可擬議無可持循而但欲於發念之時憑虛蹈空恃此知覺之靈以去欲而存理不惟所謂天理者見之未必得其真卽所謂去焉存焉者亦急迫躁擾視其心如寇讎故其言曰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又曰持志如心痛蓋以強制其心如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耳且

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以佛氏本來面目爲良知又以隨物而格爲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又欲人將貨色名利等心一切消滅只留心之本體便是寂然不動所謂不思惡也又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意卽好念頭亦著不得些子所謂不思善也是則隨物而格卽去人欲存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不過存養本來面目其本體工夫只在不思善不思惡與聖人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燕越異向矣至禁遏其心苦其滅於東而又生於西也又欲於靜中追究搜好貨好色好名之根逐一克治真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以致其徒有剜肉做瘡引犬上堂而逐之之疑而陽明反斥之爲自私自利不知己之爲此正程子所謂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其爲自私自利也大矣如是而曰致良知亦借聖言以文其奸以塗天下後世之耳目適足以汨其良知而已若夫訓格物之謬無善無惡之非廢學廢行之弊知行合一之妄見於整庵涇陽景逸及近時張武承所論著詳矣學者取而究心焉然後知其爲正學之榛蕪心法之螟賊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有不容假易焉耳先生本其實學卓爲賢良所歷之地以教養爲實政凡與上官往復稟詳興利除弊以及爲官民挽回風

氣申明法戒皆手自親裁或數百言或千餘言情詞懇款仁義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猶感其孫若疇所刊猶存集論治居其七八而學之本未益可見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是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其辨至爲明晰又著有河干問答制義醒心集內心齋詩稿

絳州陶先生

先生諱世徵字視庵與党冰壑李闇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卽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其自序曰子輿氏有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後之學者舍此更誰願乎然欲學孔子須先識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然認且非真學從何處下手一部論語無非孔子精神流露然更有夫子無行不與之語或弟子極其贊揚形容之語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故特錄之以備觀玩想像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殊覺夫子之真面目隱躍在阿堵中恍若有親相告語者噫孔子豈遠乎哉謂此卽活孔子也可其喟唯篇自序曰聖門高弟顏子而外卽屈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喟一貫一貫而唯皆夫子之嫡派也吾儒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子之真傳者而取法焉則



途徑昭然步趨亦易所謂要知上山路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喟唯合  
篇以爲希聖司南云又有人鬼關謂夫學也者學爲君子不流於小  
人之歸斯已爾吾夫子每提君子小人並論蓋欲人觀君子而思法  
觀小人而知戒也法君子則立人極踵小人則墮鬼趣生死聖凡轉  
盼分途學者不可不慎所趨也不然向背一乖人鬼異境品地汗下  
終身莫贖矣自造哲命曰進乎高明是大有望於吾儕者周則光明  
比則暗昧暗昧鬼行藏也懷土懷惠何等卑污墮間乞鬼也巧言令  
色何等嫵媚夏畦病鬼也易事光明須眉可以洞見人境也難事艱  
險踪跡無可捉摸鬼宅也驕是鬼聲勢欺是鬼作用未有小人而仁  
洞察心曲照鬼鏡也上達天衢下達鬼路不知三畏是大膽鬼必獲  
天誅肆無忌憚是凶頑鬼必有鬼禍閒居不善是憨瞞鬼行險徼倖  
是癡愚鬼的然日亡是無下場頭鬼此從粗淺處箴砭未必非提撕  
警覺之一助也反求諸身者其可以驗之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隴字雲容號一庵進士官知縣晚年篤守程朱嘗語其子定  
求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始於讀書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  
依歸敢自居於荒蕪乎作志矩齊終日端坐讀書於四子五經性理

大全諸儒語類曰營手注晝考夜思勤篤甚於諸生七十壽辰申命  
定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爲學居敬  
窮理須臾不容少解尙何曠逸之敢耽馳騫之敢逞耶吾非敢謂學  
爲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年吾始從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  
亦自悔其晚爾及卒諸門人高第追慕師德祀先生於平時設教之  
地私謚爲仁簡先生張秋紹夏爲之言曰夫欲扶道術以正人心者  
必先辭闢異端孔孟已有成法顧昔之異端在吾儒外今之異端在  
吾儒中昔之新學不自謹其異今之新學必強飾爲同能不爲惑亂  
者有幾先生其吳會一人矣乎少壯志學泛覽諸說未決所宗自歸  
林後杜戶潛心究竟斯事讀顧高遺書而有當於衷由是揣主程朱  
日以居敬窮理作課程又爲學者鐔于警之而不喜爲儒登場號召  
習氣第因諸生執經問業從容指點俾沿流泝源手注孝經小學以  
授故士之游其門者大率皆厚重寡言以文會友也卽以友輔仁非  
合己物而成之博約而貫之者耶初猶襲大洲出世了凡立命之說  
冀以化導末俗已而舍旃壬戌冬攜公子侍講君過錫山拜道南祠  
會友東林益大感發歸葑溪遂取主一之義自號一庵一者何也曰  
仁也仁斯簡矣易贊乾元坤元繫以易知簡能是其大指乎年來余

數叩先生書齋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  
座旁皆粘四方名賢問答及侍講君京邸請業家書疑塵滿榻靜對  
穆如余偶問曰先生比者亦登虎阜乎答曰廿年不到矣笑指庭中  
拳石語曰此我之虎阜諸山也醇篤若此按吳郡先儒當推魏恭簡  
王仁孝兩先生吾聞仁孝先生事親至孝以囊鑰後進爲己任從游  
及四百餘人戒其無標門戶增長言詮而先生得其仁恭簡先生初  
執禮甚嚴歸之涵養本體中年以後純如也而先生得其簡今合二  
者以誅先生不亦追配往哲以風勵來茲乎哉定求字訪濂修撰歷  
官侍講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研味宋明諸儒遺書嘗與門人林  
雲翥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一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  
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  
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  
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爲異端  
堅僻之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  
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  
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  
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人譜證

人會一書入門且無嘒嘒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夫不辨姚江之頓悟安能得紫陽之踐履朱子之所以爲千古正學者在讀書窮理居敬存誠與顏子之博約曾子之格致誠正同一存省同一克治也皆由工夫而得本體豈象山之大經皆我註脚陽明之滿街都是聖人所能同日語哉藉鵝湖之一會以爲朱亦同於陸者陽明之援陸以自援也洪水猛獸何詆毀又若是其甚乎尙可謂之一脈相承乎一庵生生專主程朱過庭之下豈不聞耶則儒門法語不得盡爲家法矣

深澤王先生

先生諱植字懷三有思乎長孺之慧而用以自檢故號曰慧思進士官知縣生平恂恂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然不肯隨俗俯仰於流品之不類者往往嚴界閫以待之積學既久遊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仕於粵廉直持平各大著未竟其用退而著書有四書參註濂關三書正蒙初義皇極經世全書解權衡一書韻學臆說道學淵源錄讀史綱要其崇德堂藁言學言治均極見本末心性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卽其性中庸言性

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卽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  
曰存心養性知性卽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卽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  
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  
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  
非卽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爲劉子特下一解  
然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卽理也是  
卽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  
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  
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  
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  
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  
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  
者歧而二之其可乎顧嘗卽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  
心猶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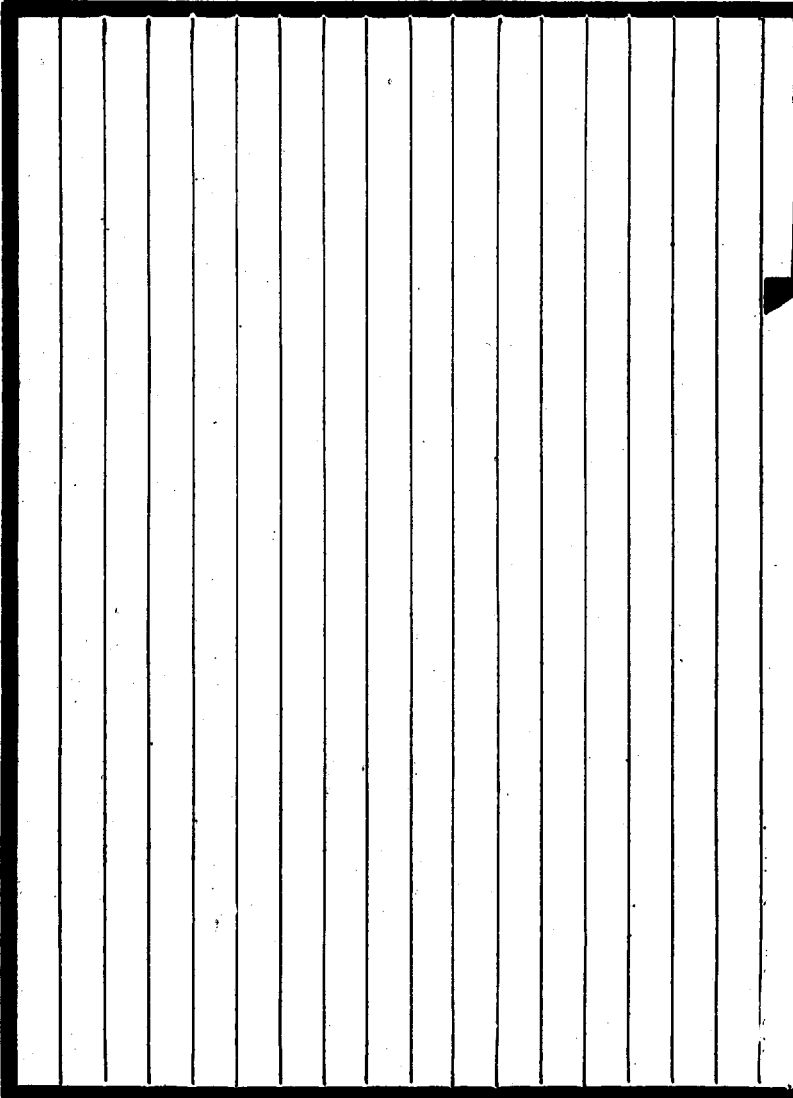
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所爲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卽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卽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卽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烏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其道學淵源錄序曰道學之名古未有也宋始有之而冗臣蠱朝廷遂明以示禁嗣亦知道學非可禁之名也易名以僞學而禁之夫道莫大於孔子而善學無如諸賢道學也而受訾不甚舛乎宋史獨取所訾之名特爲列傳實以當代大儒雖儒林各流不得與其識加人一等矣自是以後又有朱陸異同之說陽儒陰墨幾欲胥天下而入於

懸空頓悟之幻境是上之所不禁者又更蠢之以異學一途何啻自爲禁之乎然考之祀典真儒雖不遇於時往往爲後王所追崇此卽天理之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余嘗考配享從祀所由始蓋諸賢從祀自漢章帝始先儒從祀自唐太宗始而改議進黜者則明太祖黜揚雄世宗罷荀況十人又改祀鄭衆五人於其鄉而進陸九淵神宗初又進王守仁陳獻章若吳澄之祀則英宗始之而嘉靖九年嘗一罷黜者也竊謂道學之統如祖宗於子孫一脈相傳而異派別宗不能參乎其內朱子所以從祀者謂其接孔孟之真傳也朱是則陸非矣陸非則吳與王陳將得爲是歟韓愈之從祀也以其言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至於孔孟而荀揚不得雜也學術雜卽於道無與且以陸吳王陳校論之守仁之精神魄力更勝於三子然其學術事功多雜於權謀機變之所爲如荀況言性惡卽當黜守仁乃曰無善無惡性之體此卽性無善無不善之異說也程子謂揚子原不識性更說甚道守仁得無類是朱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聖學守仁乃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論其爲無頭學問且由其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豈致知在格物之謂乎夫從祀之典爲道學也若但以氣節勳業取之則古今來氣節勳業如守仁者當不乏人欲盡廁於

從祀之列可乎竊意鄭衆等改祀其鄉之例正可以處儒林諸子而不必入聖人之庭可也論世者其以爲然否先生官粵時以強項吏稱蓋知其學者少也而先生固非無本矣

學案小識卷八





002-466

卷九目錄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錢南園先生

童寒泉先生

孟瓶庵先生

向荆山先生

郭春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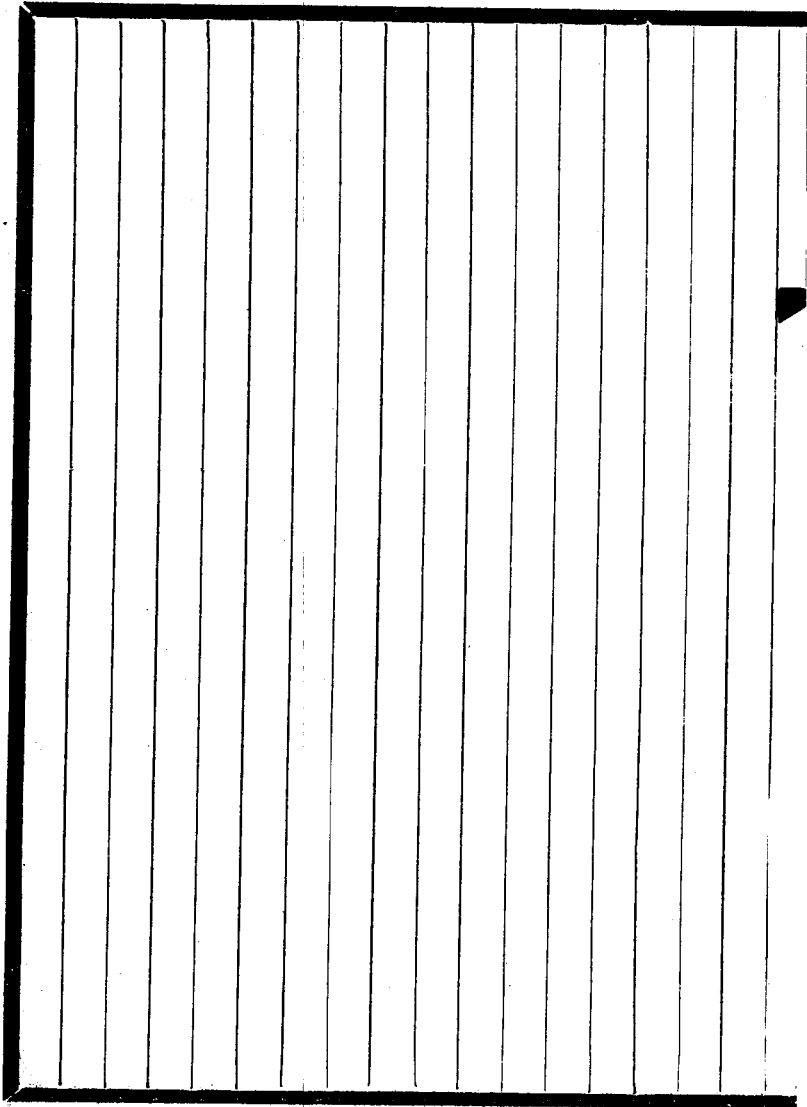
劉寄庵先生

李復齋先生

謝退谷先生

夏用九先生

戚仲蘭先生



002-468

學案小識卷九

守道學案

寧化陰先生

先生諱承方字靜夫敦行績學言動必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錄其續師說曰昌黎韓子作師說舉傳道受業解惑爲言然師以傳道爲本而傳道之師往往難之蓋道一而已業與惑各有大小之分惟受業解惑之大者乃所以傳道也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脩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營情華靡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浸假有師於此教其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到脩身則肅又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別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眩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陷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之博約求仁爲宗旨焉其大如是其小可知也道豈有所不傳者乎然而斯師也非日暮可遇或數百年而乃一出韓子之前顏曾思孟有閔卜言尙矣而董管葛王亦庶幾焉韓子之後周程張朱尙矣而蔡黃真魏何王金許許竇劉吳曹薛胡羅陳魏蔡林

國朝若陸清獻楊文定蔡文勤亦庶幾焉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以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等也非斯師也曷足以當之學者幸遇之而不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歟若夫有志於道而不遇斯師則惟天地古人是師矣且鄉裏蓂老之倫一才一藝罔非道之所散見亦學吾夫子之克集衆益而已矣至若流俗舉業之師無時無處不有於受業解惑之小者尙戛戛乎難之其承訛襲舛苟循故事者於巫醫藥師百工殆亦無以遠過然亦不可不謂之師也獨其傳道之名則難於忝竊耳其主一無適論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句轉相解釋朱子合而言之也程子又謂不拘思慮與應事者皆要求一朱子謂主一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於他其義灼然明矣今四書明辨錄乃云一字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則設有數事於此皆是天理心方主於此事亦無妨遽適於彼事乎將意緒紛紛主宰無定何能照察事之條理曲折而合於理乎其爲害於敬事之實功者甚矣蓋雖數事並至亦必權其緩急輕重急者重者在所先緩者輕者在所後應畢一事又及一事身在於此心亦在此時時照察然後所應各中其節可云此皆天理而雜然亂應哉本文明曰敬事則其敬亦就道國之事

見之耳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承祀之時其心洞洞屬屬惟主乎祀之一事而無適於戎及卽戎之時其心戰戰兢兢惟主乎戎之一事而無適於祀斯爲主一無適耳至細論之則盥時心一於盥薦時心一於薦謀時心一於謀戰時心一於戰無非主一也若夫存理遏欲乃平時分別確守何待至臨事始云爾也道國之事皆天理所不容已非私欲所言若主於好貨色卽一定好貨色乃桀紂黷躋之流放僻邪侈之事爲足以擬道國哉陽明傳習錄好色則心在好色上好貨則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此說蓋承襲其意是卽陽明之徒也其學顏子所學論曰自孟子以後有記誦詞章之學有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有小人儒之學有爲君子儒而誤者之學學者不先定其所從茫然自命爲學譬如瞽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耶此周子所以教人學顏子之所學也夫顏子所學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示之的矣學者誠如是而學焉則不失爲真儒而可以希賢矣如是又進而不已焉且可以希聖而希天也豈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乎然學者誠欲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果將何以施其功耶夫子之教顏子也曰克己復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其所以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者也則學顏子者可知已

蓋博文卽大學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復卽誠意正心脩身也邈而上之格致卽堯典惟精誠正脩卽謂惟一也由是觀之自古聖人固無異學顏子之所學真萬世學者所當從事矣子朱子謂俗儒之學功倍小學而無用異端之學功過大學而無實豈欺我哉乃陸王二氏以扞外物爲格物致良知爲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爲支離則凡所謂學於古訓詢於芻蕘多識前言往行學聚問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爲贅言矣其未入異端獨其外之人倫在耳此爲君子儒而誤者也若夫小人之儒貌聖賢之貌言聖賢之言而制行則相反焉依託朱子則詆陸王依託陸王則詆朱子及聲聞旣馳富貴旣得棄其所依託如土龍芻狗焉嗚呼此無忌憚之尤者也皆由不知學顏子之所學也卒後門人墨卿伊先生刻其集於揚州墨卿先生諱秉綬進士歷官揚州太守其受學於陰先生也陰先生舉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以示之以爲要在慎獨又送其會試序曰學所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在於主敬窮理以致其中和焉方其靜也事物未接寂然不動無偏無倚而知覺不昧五性渾然三才萬物之理莫不畢備則爲有致其中矣及其動也思慮始萌七情乍發應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見

乎視聽言貌衣食居遊之際臨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間莫不一  
一中其節而無稍紊焉則爲有以致其和矣然而此非因循荏苒所  
可幾也必常戒懼慎獨無事則心存於中有事則心存於事暇則精  
研乎經史子集疑則質問於師友仁賢其切於身心家國者慎思明  
辨而無纖芥之消克己力行而無毫毛之僞然後中和可致也其用  
力之方則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揭其樞要矣伊先生謹守師  
訓卒爲君子儒爲良二千石所至士民愛之書其惠政祠而祀之

昆明錢先生

先生諱灃字東注號南園由翰林轉御史歷官通政司副使降主事  
復授御史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  
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先生謹守其教曰古人立品從慎獨中  
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雖破萬卷徒  
以取罪聖賢而已生平正直之學端本於此是以居心至實植身至  
峻執事至敬與人至忠而兩入諫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且言無不  
實皆關

國家大紀綱大法度於甘肅冒賑參畢沉之瞻徇迴護山東虧空參  
國泰之廢弛貪婪均得



旨查辦奪級治罪有差後因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事不在一處先生疏請復軍機處舊規曰臣伏觀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即各司咨事畫稿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尙書董誥同之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蒙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我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

德懷刑浹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萌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

不應聽其輕更況

內右門之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件既畢之後入未爲遲何必於未辨色之先遽入致諸弗便若

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勅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坤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並請

勅飭改正謹奏由是有稽查軍機之

命先生督學湖南六年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載如一日雖非身受拔植而彼稱此頌不解其何以然蓋愛人之誠愈久愈見是以沒世不忘也其續刻湖南試牘序曰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卽漸退謂止於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稟受獨正至千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逮量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石膏液之淪注精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人世不一惟不止之效也使者始來受仕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文根極一理厭服衆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摘瑕發垢俾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生爲既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真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

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之與阿其不然者卽前蛟螭而後蠃蚓深爲諸生病尤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啄菹之力負

聖主委任縻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

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技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日邁月征歲試且又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毋乃以是爲可止耳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烟烟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耶方鞭心策力之時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其間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強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辜大造賦畀之美與

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耶因再哀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

爲松柏者耶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耶噫嘻惟日望之久矣是就試牘言之而學問之功夫又豈有異乎先生教人之意何其深歟先生筆法高勁直逼平原興酣每有萬里騰雲之思畫馬以贈所知流落人間至今重之如圭璧云

連城童先生

先生諱能靈字龍儔號寒泉諸生守程朱家法不踰尺寸作朱子爲學考謂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疏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細微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又謂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觀其逐段加以按語分晰惟恐不明體認惟恐不實亦可謂深思好學矣所著理學疑問已刻者四卷曰心性曰仁曰情其言心主人之神明謂神明之妙有三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也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也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言性主性卽理謂性固是理卽須看得理之在人

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其言仁主愛之理謂只圖論說有此仁卽有此愛有此愛卽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後合攏看愛字中如何見得有理理字中如何見得有愛方爲確解耳其言情主惻隱四端初喜虛齋蔡氏四端卽是喜怒哀樂之說後謂以惻隱屬哀以羞惡屬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論辭讓是非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謂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端之云者其爲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現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後念便須著現而不得謂之端矣此等皆窮到極處語先生於先儒言理言工夫一字不肯放過往往舉其難明者曲折指譬而不厭其繁其有參考互驗信之於心而亦未嘗已於辨難答長樂鄭一志曰尹氏之論敬謂中心不容一物謝氏之論敬謂常惺惺法此要皆說得透露有精神但稍費力耳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其言平正而二家之說皆涵蓋焉何也心若一時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便有把握只須將容貌言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自然心己一也若單從心上用力而求其不容一

物而常惺惺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且或反致別生病痛而不自知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朱子雅言亦復如此然此一處亦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其答清流伍鶴聲云理一分殊有全體之理有一分之理有千分萬分之一之理如人物之受於天者是也天人固一理然不能無大小多寡之不同也故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也朱子蓋見之審矣或乃以爲理無盡時故天能常運其在人者則氣雖已盡而理之不盡者仍在天也薛文清公有人受是理如器受日光之喻謂器在則光在器器除則光在光此恐見之未的也蓋器光之喻但可見理之不雜乎氣處而不可向生死上論謂理不與生死爲存亡也如果器除而光仍在光則氣只是一物承受此理者而不本於理卽此理亦不足爲萬物之根柢矣羅整庵於人有生死理無聚散之說嘗反覆窮之而未得其歸此固爲從來一大疑團此處打不破則佛氏人生而性不滅王陽明顏子至今未嘗亡之說乃狂怪駭人矣今但就一分之理與全體之理大小多寡不同觀之卽可以無惑矣雖然人又疑之謂人之所受者萬分俱足何故與天地之理若是其多寡不同也不知天下之理雖毫髮之間亦自萬分具足朱子曰一卦一爻之中又自有陰陽五行許多

道理又曰元亨利貞一歲有這四段一日有這四段卽至一息之間也有這四段由此觀之則人之萬分具足也明矣蓋豎言之則一息亦具足橫言之則一物各具足此入之所以無歉於天地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聖人則又得其清明純厚而爲全之全者所以極其理之全量便與天地參也然與天地參處亦只是功業耳究之天地在而聖人已不復見矣安能常在不滅乎此最是明白處不容妄生疑慮也且理有橫而具足者便當就橫看之豎而具足者便當就豎看之以其分之不同也故元亨利貞四德雖生而已具然自生至死其間流行處又自當分爲四段也分爲四段則人之有生而必有死者可見皆理之爲之矣大抵人生三十以前是元亨主事三十以後是利貞主事至於六十則甲子一週而復從元上起矣故十五以前爲元而屬仁如孺子知覺未開而生意醇氣自然可愛十五以後漸漸亨了屬禮始能入大學而教之以禮又十五年至三十以後則爲利主事而屬義此時發強剛毅無事不可爲到四十五以後則漸漸是貞主事而屬智故氣味收斂退藏而於事理則愈精於意氣則愈減不復少壯之豪舉矣六十以後或得氣之厚者則又從貞起元此時雖歷練老成而意思又覺醇厚溫柔有孺子之象而爲元爲仁焉



由此又進亦只此理漸漸運行如堯舜之在當時則是得兼人之分故其年百有二十倍於常人也氣之自少而壯而強而老死者皆一理之流行而爲元爲亨爲利貞之不同如此邵子嘗以數推之其大意亦與此同愚則就理觀之尤爲明白可見也惜前明諸公究心於此而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論也人又有於四德中獨稟一理而生者故氣質有不同處但一理之中又必具四德耳此篇推勘四德雖發前儒所未發而以年數分配言之恐天地之理未必若是其板也先生又恆言圖書易範大略比彙其板數者居多然而工夫細密則亦有不可及者矣

閩縣孟先生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四川學政敦篤彝倫愛惜名檢謹言慎行戒欺求謙幼而好學五十以後日求寡過以進於道嘉慶年間脩儒林傳其門人上史館書曰先生之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脩身立命之門異於章句小師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又曰自甲午哀痛之後覺萬境皆空自戊戌病困之後覺萬緣皆澹今思

之空空澹澹如何可了吾事直須刻意補過努力爲善乃得耳論楊龜山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爲人身後文如温州陳君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止也論明學曰明講學家宗旨最多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脩耿楚侗曰不容己唐一夔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卽聖學亦王氏之極流弊也論湛甘泉曰甘泉講學當時以爲儒宗又享眉壽然觀其晚年序巖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鈐山之文矣以八十歲老尙書獻媚同年宰輔至於此極哉余讀嘉靖十一年馮子仁恩上疏備指大臣邪正中言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則知當時已不免人訾議矣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言學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其嚴於辨學不苟阿如此居喪時採土喪禮戴記荀子及司馬溫公程子朱子說正閩俗喪葬之失爲喪禮輯略二卷傷不葬其親者感形家言以速禍

取孟子揜之誠是之語輯自唐以來言葬爲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採先儒格言比類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與友朋弟子問答以資規誨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誠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誠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文詩集若干卷卒後學者祀之

山陰向先生

先生諱璿字荆山號惕齋幼敏悟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省曰存此則爲君子去此不將爲禽獸乎遂愾然恥爲凡民先從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後得高忠憲年譜薛文清讀書錄反覆玩味內以體諸身心外以驗諸事物乃漸覺良知之說未當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自是動靜語默一以程朱爲師書其所見名志學錄其續者名志學後錄其言曰爲學大綱不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以居敬爲本貫乎知行二者之中窮理而不以敬則知必不精力行而不以敬則行必不篤又曰心不存則氣浮動而言易發心一存則氣沈靜而言自謹存心其要矣乎又曰只是一箇懶便事事做不成須打起精神猛勇向前始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臣

之道當如是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己爲人之道當如是也又曰凡物皆有終始只理無終始凡物皆有邊際只理無邊際凡物皆有對待只理無對待又曰纔出一語不由乎中便是不誠言出諸口不踐諸躬便是不誠言之於前背之於後便是不誠故立誠必自脩辭始此處放過何以爲學又曰離了仁義禮智信而言性便是異端之性離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言道便是異端之道又曰權者聖人之妙用蓋其心體粹然無欲純然至善故於事變之來他人所萬萬不能區處者聖人獨能隨其機而應之至精至當無少差謬若未至其地而強傲之則反失其所守矣後世不察多喜言之往往以聖人神明變化之道而借以爲藏私便己之術噫其弊可勝言哉又曰吾儒未嘗不言虛然特以其無私欲而言也至於天理則惟恐其不實有諸己也若異端之所爲虛無則并天理而欲虛之無之其相去正不啻千里而遙或者乃欲混而同之不亦誤歟又曰說箇理便在氣上見得理與氣離不得說箇性便在心上見得性與心離不得又曰明善者知性之功也誠身者復性之事也又曰心得其正卽天理也不可道心卽是理亦不可道心外别有箇理又曰性不可爲故須在心上用功心有所麗故須在事上用功言事則心在其中矣言心

則性在其中矣又曰窮理者自不務外務外者卽非窮理因務外而惡窮理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又曰陰陽造化乃是天地人物公共底我之一身卽此陰陽造化之凝成者耳若分人分己內外隔越便是從形骸上起見而於源頭上未嘗體認也又曰或問無聲無臭理卻是一箇無了曰所無者聲臭耳理未嘗不實也又曰理氣不明用力於身心易入禪寂義理不明用心於事業易入功利又曰古來無關門獨坐底聖賢天下事都要理會又曰水火之切於人無人不知至於仁則皆泛然置之而不求由其不知仁之切也夫子深憫天下之人昏昏懵懵都如醉生夢死一般故特地喚醒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夫曰民則民以上不必言矣曰甚於水火則其他外物不必言矣夫子爲人之意何等緊切其奈人只不信都將此等話頭順口讀過滑口講過豈不深負夫子一片苦心耶又曰義理卽是性言義理之性別乎氣質而言也氣質不是性言氣質之性合乎氣質而言也不別乎氣質則人將卽氣以爲性矣不合乎氣質則人將離氣以求性矣又曰以理爲心之障者固昧於理以心體爲卽理者正亦昧於理者也又曰君子之和不但和於君子亦和於小人君子之不同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反是又曰看來若少有怨尤

心便滿腔子全是私意更說甚學問又曰必以未發時爲耳無聞目無見者是仍爲返聞內照之說所惑也蓋內照則無見返聞則無聞此正儒釋毫釐之辨故朱子力辨其非又曰人底精神須豎起來方有用方出來做得事若放倒了更做得甚事或悠悠一生多歸咎精神不足豈其然乎試看要做事底人便臨死時他底精神猶勝人百倍又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第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是吾儒之不同於異端處異端亦言性命亦言神化然盡性至命而不本於孝第則所謂性命者妄也窮神知化而不通於禮樂則所謂神化者幻也故下文接以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也其旨微矣又曰程子謂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孟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天告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心又曰居敬便是持志底工夫致知便是知言底工夫力行便是養氣底工夫又曰胡敬齋謂朱子調息箴不當作若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愚意此或朱子初年所作其後有一條云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爲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纔養氣心便在氣上却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爲不可也觀此則朱子調息箴其後亦當不以爲然矣又曰心若不鑽入書裏去書中道理不出書若不反到身上來身上道理亦不出又曰

凡書中所載之道理皆吾固有之物也便須向身上去尋書中所載之工夫皆吾當爲之事也便須從身上去做又曰心與理本不相離而妙合之者知也故學問須從致知入若不明理只要存心却存得箇不分曉底心事至便不能應所以儒者之學必從窮理入又曰明德所以就心言而不直指爲性者蓋指爲性則經文兩明字都講不去也何也夫性卽理也固難以昏明言且性本至善惟在知之盡之而已何所用其明之耶仔細尋索愈見章句或問之精又曰這箇明德道他是心却又本於理而言道他是性卻又主乎心而言又曰心苟不存則馳騖飛揚鹵莽滅裂安能窮乎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又曰氣之寄寓於形質者有始終其流行於造化者無始終之可言也又曰向嘗謂性卽理也豈可以昏明言或以此語爲非是理未嘗無昏明也不知理之昏明仍須在心上見得若單言理則安得有昏明此須深思而自得之也又曰不務明理而但知存心便是守氣之學異端雖不止一端然其但知守氣則一也特其間又有精粗之不同耳又曰古來無自己誇張底聖賢亦無一味駁人底聖賢亦無動口罵人

底聖賢近來學者其學術偏僻者固不必言亦有學術正當者却不免往往有此氣象纔有此氣象便與聖賢毫髮不相似然此等人大抵只是聰明有資質於道理上見得不差而已原未嘗身體力行而實有諸己也故學者知見固不可少而尤以躬行爲實也又曰程子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蓋主一之謂敬纔添便不是主一也要之敬時連這敬字也著不得著箇敬字便已添了一件已不是敬矣故程子又謂以敬直內便不直也又曰事業有限而道體無窮故程子謂堯舜事業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又曰心能作主不爲事物所勝大非易事又曰與人語不可有將順之意不可有求勝之心當惟理之從又曰呻吟語有云兩箇動氣一對小人此言大可笑味又曰朱子與楊子直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此書語語痛快可作吾輩箴銘又曰近日以經學名者往往欲於宋儒註解之外自出意見不知四書五經自程朱發明之後如日月中天後人無容置喙但被近世諸先輩竄入許多駁雜之論足以亂正學感後人欲須一爲刪正耳然此事正亦不易若非理精義明反身



而誠者不足與於此也又曰程子易序中全用太極圖說可知其平日之不言特不欲輕言之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敬是兼內外底然對方外而言則敬又屬之內矣存養是貫動靜底然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又屬之靜矣此亦專言偏言之不同也蓋敬雖兼內外而義則但可以方外也存養雖貫動靜而省察則但可施之於動也義則可以方外則直內方外之分不可易矣省察但可施之於動則靜存動察之分不可易矣人於直內方外之說以其出自夫子固不敢議而靜存動察輒或非之此予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又曰敬是本體之守以敬爲心體者非也又曰有善而欲使人知則已流而爲不善矣省之戒之又曰今早枕上思得孟子講一才字甚妙物各有才如草木底才只得草木却不能做禽獸禽獸底才只得得禽獸却不能做人惟人之才則可以無不知無不能可以爲聖賢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不能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乃陷溺其心而不能盡其才者也是豈才之罪也哉故人之氣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無不可以知之行之及其至則一也其所以皆能至者以其同具斯才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亦爲之而已矣曰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不足與有爲者惟自暴自棄者耳既曰自暴自

棄則不可謂才之有所不足矣人苟於一才字見得分明自不容於自諉又曰道理須是思從思而得者則與己心相浹洽若只聽他人言語雖極分明其意味似不甚相屬所以古人貴思而得之然到苦思後得他人一語提醒亦與自己思得者無異也又曰天下若無人才則事事做不得又曰今日學者通病只是不知實心爲己所以天下無學術仕者通病只是不知真心爲民所以天下無事功先生於四子書細心靜會謂於孔曾思孟本意絲毫不失者惟朱註耳逐字逐句體認入微而諸儒之說則講去其非而歸於至當詳載四書記疑卒年五十

商邱郭先生

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諭於道而不輕課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自立惟履平尙實之爲貴而所遭不與焉巖異之行矯激之爲非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

非實也古者取士於鄉以孝廉各科孝爲順德之孚廉則清脩之著求真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肩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豈不愧於心哉余嘗得見

御批會試卷有曰文字平實其爲人平實可知伏讀再三仰見

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真才以宏治功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膺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功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邊陲寧謐百姓庶富此平實之效也非求真品於孝廉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謙純厚質慤在親庭以孝謹稱於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遊十餘年凡脫諸口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歲秋闈竟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軔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今其益厲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得之念以守不貪之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表儀鄉閭蓋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名亦於是而稱此真品之在平實中者魏科膺仕升沉顯晦各隨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真者而已矣余昔嘗有

見於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鑿也遂書以爲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脩春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孚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富庶邊境寧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悉髦士而籍之學宮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己丑朔月以春秋試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懈庶幾躡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希憲爲元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

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  
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  
之入之並生於宇宙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  
爲善偶則入其中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  
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幼輩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  
古之君子所以慎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索居之患爲是故  
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衆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雕  
章繪句希世取寵脩不誠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  
風愈下每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  
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  
於是乎贖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駭俗  
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  
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與也則  
有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虛浮之言而  
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  
則有文潞公真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  
自有道義之醉心而干索酒食津津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麗

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邱與荀徵君父子會潁川不過一聚之頃耳而遂爲潁之山川添勝迹於後代今吾同人亦既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興懷而慨慕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共勉之其己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皆一體自我言之隔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矯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強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盡不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蔽則曰楊氏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惟一一人則萬有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遠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密之以日省深

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思說曰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間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電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懷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

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下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自警願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察可見其大概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興觀錄先賢模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寧州劉先生

先生諱大紳號寄庵山東循吏也善詩能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故其言行焯焯有非人之所能及者其宰曹縣告諸生曰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旣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卽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猥捷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



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其上伯制軍謝書院山長書曰朱子言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求燕閒清曠之地而不可得今五華書院萃三迤之士人延師課訓之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是亦惟卽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之分本兼該內外交修以是見用於世與徒事帖括者相去霄壤也其與袁蘇亭書曰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旣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琅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旣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

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稽三百萬紳以方收斂豐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顧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徑緩征矣急遴廉能吏代征之至則新糧如期完矣因議征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奇揚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去縣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紳以是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至於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脩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已草創此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曹縣任內事同衆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

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斂錢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聞者

廷寄來滇送部引

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得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弗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升署同知固閒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素無才能皆勉強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留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游數日始別去則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懼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暱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於紳或以紳行事

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卽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觀此知先生之學之治直追古人詩文餘事而已沒後崇祀新城名宦祠

昆陽李先生

先生諱文耕字心田號復齋進士歷官按察使生平以徒義集義精義爲學服膺陸稼書張楊園兩先生嘗謂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尙志此士人律令法度也由居實扣在仁義上時時密勘此心果能清明廣大沖然藹然通乎天命不爲私意間隔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否所行果能正直和平秩然抑然準乎天理不爲私情阻撓可以行天下之達道否仁義須實按在居由上務使天地盎然生物之意常油油在方寸間而不屑簞豆不受萬鍾之心介然真於日用事物上發出方是傾身入於仁義之中不徒苟於依附己也苟無此段刻苦巖密之心道理總不在身上又謂君子無入不自得只是理順心安至其用心則全是憂勤惕厲蓋吾人自命爲士任重道遠實有不容謝之仔肩不易完之功力緝熙而後光明罔念卽可作狂是安得不矢之以憂勤惕之以危厲況乎遇有險夷人多疾疚不必孤孽始知慮患操心自古賢豪無不動心忍性生於憂患此中之玉成君子者

正復不少也。憂勤惕厲亦何時何地而可忘者乎？又謂事物之理可會於靜中，不必專得自靜中也。蓋學者工夫精義爲主義，苟精熟則無論靜動皆油油在心目間，如知萬物之皆爲一體，則欲使之各得其所者常耿耿也。知萬物之不離吾性，則欲使之各盡其分者常切切也。譬水之能流不待流派之分，而淵源自裕如木之能長不待枝葉之發而根本自深，操存者不以私而淆此也，涵養者不以慾而亂此也。若夫旣感之餘，觸於事物而罕見其理，未應之前，埽空心性而渾以爲靜，則亦非體用一源之謂矣。又謂中庸立大本行達道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聖人分上事。若初學用功只是專心一志精義徙義集義深造以道，期於自得，至於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謂之立大本可也。取之左右逢源，謂之行達道亦可也。又謂孟子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驗人性之仁義禮智，然不過明其固有而非外鑠至擴充以盡其才，仍有待於學問。苟或徒恃良知之固有而不博之於經史，精之於學問，思辨不惟億度之見揣摹難真，疑似之端歧出易惑，且以一己之識見爲一己之範圍，雖所見極大，恐仍不免於坐井而觀也。總之學問之道必折衷於聖人，今於孔子好古敏求博文約禮之訓之外，另標宗旨，別立門戶，得不謂之異端乎？至於知行並

進如目視足履是兩事而非兩候卽顏子循循博約之教絲毫不敢躡等然未嘗限定幾日博文幾日約禮必俟聰明之盡然後講求踐履也蓋隨博隨約卽知卽行面前便是路頭隨時不煩等待若知而不行直將聖賢緊要言語當一場閒話說過雖辯論之極其精引證之極其博亦何裨於身心性命乎以上二弊一則知不求真一則行不求實學問之大害也去此二害學路乃正又謂異端之害汨溺人心然惟高明者多中之其餘未數數觀也至近日功利之害逼天塞地澈骨透心勿論富貴貧賤高明沉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趨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出言而不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有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則子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脂秣以利灌漑然後各得其欲爲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爲所劫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譏詭之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已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有過於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士君子生當此時苟欲正人心變風俗計惟操甄陶一世之權有甄陶一世之德激濁揚清舉直錯枉變化愧厲遲以歲年庶幾條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髓骨漸復本心知有廉

取若在下之君子則惟自完其貞獨立不懼謝流波於砥柱標勁草於疾風樹準立規守先待後至於觀感興起則仍聽之於世而已嗚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理人倫昭揭於日星者無古今一也民彝物則保合於造化者無盈絀分也好是懿德若性生焉顧人品爭差或相倍蓰自賢人以至庸人嗜好迥殊矣自恆人以至下流嗜好又迥殊矣乃至苟賤卑污不齒人類下視等儕仍有過之推其由來只是好利一念中之而其後遂淪胥而靡所底也可勝嘆哉可勝嘆哉其訓諸孫曰自來詮道字者莫如子朱子曰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數語精切周詳確當不易今人爲學其止知作文應舉者卑陋固不足道間有求向上功夫者又以道爲元虛高妙之一物而懸揣臆度求之至當前日用事物則以爲粗迹而不屑意卽有告以道在日用事物者亦復觀望游移不肯踏實向前是以徒有求道之名終無行道之實也不知道率於性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吾心者卽此萬事萬物之理其大者子臣弟友範圍於當前而不可尺寸踰其切者貌言視聽附麗於當躬而不可須臾離其一切酬酢事物之理胥根天命之性而來其分之而一事一物各有至當恰好之處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其合之而萬事萬物皆

有至當恰好之處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道之範乎人者至切至密如此而今乃懸揣臆度觀望游移曰吾將以求道則是大道別有所在而當前之子臣弟友可姑任其不孝不敬不序不信而無礙也當躬之貌言視聽可姑任其不恭不從不聰不明而無傷也噫宇宙間安得有此道理不屬鬼神不察之地可以容吾之任情肆志而自如者其亦不思之甚也矣若夫真心求道者則不然道端於趨向今日志道卽是今日用功道凝於誠篤今日任道卽是今日著力當前之所接者卽當講求得其理而後動也當前之所應者卽當精察順於理而後安也一念悠悠卽是坐聽其道之離一事縱弛卽屬顯判於道之外顏子得四勿之訓而曰請事斯語仲弓得敬恕之傳而曰請事斯語夫豈有所觀望等待者哉總之道在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朱子之訓甚明學者親切體之當自知其所用力而懸揣臆度觀望游移者可以廢然返矣觀此則知先生之心思嚴謹體驗精詳事畢鞭辟近裏步步踐履著實是以出其所學事君則忠臨民則惠其宰鄒平冠縣清訟息爭除姦戢暴而尤盡心於教化民初呼爲李教官後呼爲李青天及守泰安沂州爲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廢而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恫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



本於誠無明日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於官箴其爲臬司一本勤慎不務赫赫名而察吏安民見於山左文移黔中文移者至誠至仁至周至悉發於心而根於性也先生於世道澆漓人心沉溺之際而壁立萬仞超出羣流一言一動屹若泰山萬事萬理渾然太極規模氣象有令人想像於不容己者矣著有喜聞過齋全集歿後崇祀鄉賢山左舉名宦

侯官謝先生

先生諱金鑾字退谷舉人官教諭忠信篤敬身體力行平時教人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冥行之弊其復鄭六亭書曰夏間接誦來函備承教益中秋復接手教謙沖之懷溢於言表甚矣閣下之篤志於學也僕早歲蹉跎中年潦倒世事鹿鹿因循無所成就方未冠時卽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語比長交陳取齋先生與語脗合遂壹志於是如所謂言誠言敬言主靜言慎獨存養求放心者以爲大本在是也而竭力求之實則於古今事變日用常存之道一無所窺徒用力於虛空之中而不自知其躐等以至顛倒贖亂竟成心疾如是者凡十六七年終不受其實益年三十一無可如何始寬心讀書涉獵於詩書易周官禮記更數年乃大悟前此之非

計其初自少年來居學齋與童子均其功課每日一本四書未嘗間斷至參以經籍久之覺有實效日用行持間自省得於四書者爲多蓋學者不志於聖賢則已苟志於聖賢未有能脫四書者論語一部此吾夫子之所以教人者在四書中尤爲切實計吾夫子生平之所以教人者一曰忠信一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夫子之所教者如此而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之士詎不尤重歟僕之所敬慕閣下賦質忠信殊絕於人也茲誦來札幾有必察邇言沛然若決江河之意是閣下於學問已得其大要也斯道之望將有屬矣夫學以六經爲大端孔子之所謂文也學者以四子書爲綱以六經爲輔力講求焉有得於心以之治己有術以之治人有術是之謂經術爲其可施於實用而非訓詁鈔錄者比也此孔子所謂博學於文也國家太平日久士子力學者多康熙間士大夫喜言心性之學吾閩如李厚庵蔡梁村雷翠庭其著者也要其所執持以示後生者亦一時風氣之所趨耳然其時忠信篤學者已有如胡東樵其人乾隆間經學大盛顧其間分際亦自不同如顧

復初任荆溪方望溪其所求者皆有濟於實用非明於古闇於今徒事章句訓解已也此數子者博通注疏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脩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後有作者則不然喜搜求古書以爲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爲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下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抄襲舊說爲尊古以論辨折衷爲武斷學雖博以語脩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此第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則可謂經術也已僕於古經誠無所窺然苟得餘年則將卒業於四氏之書焉故凡僕之言經學當時之所棄也所以然者欲不謬於力行忠信之旨已矣閣下抱忠信之質有志於力行而以倫常爲急務夫急力行重倫常二者皆忠信之事也然而求諸孔子教人之旨則所尤重者學而所尤先者文蓋聖賢之學一倫常盡之閣下前書之言是也然倫常之理至切至近至平至易而卽至蹟至隱至繁至艱不可以一時淺易之說概諸古今亦不可以一己境遇之偏概諸天下古今千簡萬牘聖賢千言萬語不能盡其情者凡此力行之事卽凡此倫常之事也故以倫常之故而有力行以力行之故而有學問博學於文者所以致其知以爲力行者也夫

知者明於目也行者健於足也未有目無見而足能行者自古言學亦未有以行先於知者一部大學功夫致知格物已居其大半誠意爲生死關頭然意之不誠咎在知之未致其門逕昭然矣然其道至廣而博故貴實而不貴浮貴切而不貴泛僕語

本朝經術必以顧胡任方四子爲先者意在斯已大約士凡不喜讀書不事講求而空言力行空言倫紀空言心性與夫存誠慎獨主靜存養者不墮於空虛自守則必偏執冥行語此失彼有體無用否則泛枝濫葉揚粃簸糠或者等身著作鉛槧四馳或者寸解寥寥孤燈自守凡茲所事雖一生辛勤皆不足以入聖人之道何以驗之觀於其行則弗信試之實用則茫然也吾輩向學已晚讀書已遲僕所願與閣下共謀讀書之法者意在以四子書爲宗不以四子書爲作文之具而以爲倫常日用所資切實以求則廣之自通六經約之無非實行稱此以往則近之可爲文行兼修之儒漸而積之必有體用合一之一日此聖賢之正軌也若曰吾但以實行倫常爲要經學文學皆不足恃則所謂倫常日用者別有簡易之一途而六經不必存也豈理也哉與閣下交已十餘年中間多以世故文字相往復未有一日之暇從容論學者茲以來書語及故陳其崖略唯高明有以教之其

再復鄭六亭書曰曩者僕以來教有經術之言謬爲論說而獨有取於顧胡任方四家者蓋以四子之於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抄錄者也然讀書之法又有當言者古來書惟易詩書爲孔子所手定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數者爲極純粹耳自後諸儒著述則不能無偏弊之處卜子夏左邱明親受業於孔子其言尙有疵謬況其下者乎任荆溪之學易也苦志力求至於血氣散亂神思喪失昏不知人七日乃蘇此足見其由探索而有獲而少脫然自得之趣者也又此公生平讀書必欲融會衆家無所遺棄故洗心首卷圖說太繁而五十學易之解不無牽強此其所偏也若其卦爻註說獨能徵求象數使學者知聖人之立言字字有所根據而窮極事變無一不切於倫常日用此其所以爲難也昔程傳以理訓易朱子歸諸卜筮其旨尤該然易之爲書原本象數者也善說易者必當不離於象數惜乎古書淪亡難於引据任氏所徵皆不失其正大足爲本義之助故僕謂學易者必有取乎此也讀洗心者於其首卷圖說且姑置之必言圖說則又當讀胡東樵易圖明辨勝於任氏多矣至於禮記一書雜取羣儒之著述各有篇段任氏以朱子有大學章句遂取禮記而竄易編次之甚至郊特牲一篇全逸題名散附於他段責以變亂

古經之咎復何辭焉但任氏之意實師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爲成書彙分簡帙使脩己力行之君子易於貫通焉至其解義則穿穴注疏自悟指歸上契前聖之心源所謂天理爛熟者豈依門傍戶者所可比哉學者觀其梳剔之明而得其會通之妙則亂絲之治條理井然還考原文昭然自在豈以任氏而棄古本哉春秋所以正倫常也左氏記其實其功大矣至其義例則三傳皆私己見胡氏又從而強辨之數千年來夫子本經不明於世至今日而意理始可求也顧氏之功豈少哉胡東樵禹貢與梅定九天文並稱絕學今與顧氏地理表合而讀之中原扼要形勢了然於胸豈非致用之一大端與方望溪之釋周官輒謂王莽劉歆有所增竄疑其所可疑而悟其所難悟微靈臬孰能之四君子之讀經皆聖人致知格物之法大有功於倫常者也夫讀書之益人也如五穀三牲之致其養焉然五穀有芒穀而三牲有皮毛善食者飽焉而氣體以充精力以富芒穀皮毛不知其所以棄也任氏周易之病僅在圓說序言今揭其所短而攻之而棄其所長是猶見皮毛而惡三牲指芒穀而訾五穀也要之近世君子多言經學其能讀四君子之書者少矣閣下以忠信爲本以倫常日用爲重能不致力於是哉前書繁蕪而意有未盡故復陳之其

作退谷自警文曰退谷嘗讀易之繫辭矣其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異哉以聖人之德如彼而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夫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故康節先生稱老子得易之體張子房得易之用雖其言之駁而其旨可思矣要惟上達之事小子未之敢測則且痛自刻責書以自警也曰天下之理進常不足而退常有餘故進而見者不如退而藏進而言者不如退而默進而求諸人不如退而求諸己汝能見人之善胡不退而自脩汝能見人之惡胡不退而自省汝有誨人之言不如退而自誨汝有責人之事不如退而自責愛人不親汝則退而反其所愛治人不治汝則退而反其所治忿懷未可任汝盍退以平其氣是非未可定汝曷退以思其詳汝行既疏惟退可以寡悔汝言既易惟退可以寡尤汝自見其長盍退而察焉曰其實有之耶其益求所進也汝自悔其罪盍退而念焉曰其勿忘矣其奚以再蹈也吁嗟乎喜好歡忻惟退則見其所弊功名富貴惟退則見其無聊責有所歸汝速退以自量道莫吾知汝姑退以自娛且夫虛而能容者莫若谷深而難測者谷也響而斯應者谷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其賢之所處乎先生之學處處鞭辟近

裏而出謀發慮動徹機宜仁全義備壞者使之復完墜者使之復振職雖司鐸而地方有事當道倚之鑿舍賴之即衆庶亦未嘗不感而服從之德感道通所謂動人以誠制事以義者其先生之謂乎所著有蛤仔難紀略泉漳治法及文集

河內夏先生

先生諱錫疇字用九號西墅逸民舉人約言躬行以居敬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要接物以恕持己以誠不襲口吻不蹈空虛畫爲宵得得則書之其言曰理本至易至簡艱深煩碎者失之又曰致知是學問入頭處朱子每出示人如中庸君子而時中章句補云君子知其在我至孟子知言集註補出盡心知性皆朱子喫緊爲人處他如此類甚多又曰窮理須見得徹底務到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得第三著第二著便休若知到十分便事事占第一義做更不落第二義了又曰格物是大學一頭這箇到徹底處下面工夫只要心肯意肯做將去如作宮室相似格物是將他許多木料零星湊得完備了下手做時只要一都能檢點照管得又曰學者格物第一段義理不知性善則不知我之可以爲聖賢而明德之志曠矣不知性善則不知人之可以爲聖賢而新民之業不講矣又曰朱子謂致知是夢



覺關誠意是人鬼關先儒謂主一一字是誠意玉鑰匙謂存養如主人省察如奴僕數語最善各狀亦是做過工夫後纔能說得如此分明親切然數語中竊嘗妄易一語曰慎獨是誠意玉鑰匙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始以絜矩爲終格物卽所以求此矩也又曰大學章句云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予最愛此二語惟朱子纔能說這般透頂的話亦是朱子生平見到最得意語故四書多作如此說又曰朱子補格物傳說得道理雪亮真是忒煞分明包括多少義疏省費多少詮解雖曾子子思爲之恐無以過此之明確也但文字古今不同耳後儒紛紛訾議皆不知而強言者也又曰近日陸清獻諸公謂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卽是原本未必盡合正己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此言可破學者二二之見又曰性字自朱子纔訓得盡今中庸篇首節性字註是也漢唐諸儒那得有此訓詁來又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其說亦未爲全非但說得忒煞重了便有弊一切權詐權術狂妄之論皆足以託之故程子深闢其說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又曰朱子論語集註錄尹氏之言於篇終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此言最足警發學者幾如大呼寐者而使

之醒矣學者皓首讀聖人之書聞尹氏之言而亦頑然無所稍寤焉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曰程子之言朱子重加訂正覺字字親切有味無一閒放語凡四書之所錄者無不純粹以精而至當不易矣又曰聖賢只是於天理之當然處認得明白更無一毫拖泥帶水程朱所以有功於聖門者只爲於此等處認得分明儘力發揮出來一部四書不可不看他喫緊處也又曰常惺惺法最妙不如此便只終日昏睡了須是喚他醒來又曰動靜工夫要做成一片今只靜中如此被外事一頭撞破或有人一聲叫破便陡然放出來前後截斷只管動去沒收煞意思都消散了此病打疊不下更有甚話說魯齋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到此境界甚難又曰朱子云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內亦定外亦定也如此纔做得工夫貫徹然求其所以能如此者只要理會箇敬字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存養盡頭處故曰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慎獨是省察入頭處故曰自謹獨而精之云云又曰涵養要深省察要密然涵養深而後省察密涵養深而省察又不可不密也朱子於中庸尊德性節指示最爲詳切又曰周子之言主靜不如程子之言主敬也主敬無弊主靜便有弊然其自注云無欲故靜則亦與禪

門釋子之所謂靜者異矣又曰止字意理最精妙能止便萬物各得其所然離箇敬字不得又曰聖人不說主靜只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無病又曰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見是真覺悟瞞不得些子曰自訟是真愧悔恕不得些子有此真識力纔能起死回生不致因循耽誤一世了事又曰子絕四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來道箇無字已是賸了此是聖人心體上事直是赤骨立無一些子繫累若顏子克己便說不得箇絕字了這箇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要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言克己也又曰某嘗說而今人都有箇藏賊法這箇賊常伏在心中自暗暗使用他卻不肯教他出現安置到背裏百般去遮護他不令人知得我們如今要做君子來除先殺了這箇賊又曰君子慎獨有二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此務其得於己也小人緣飾行誼欺誑末俗僥倖名譽作慝於屋漏之下養惡於幽暗之中終於敗露身名俱喪竟何益乎此懲其失於人也學者較於二者之間可以知所省矣又曰遇不如意事須恬靜忍耐以處之若有一毫怨尤之意便生許多躁擾不惟累心亦且累事又曰言僞則多沮行僞則多敗吾人言行之

際妻子見之奴僕見之鄉黨望之朋友責之而欲以飾己而欺人也  
得乎又曰魏莊渠曰自欺病徵極重爲鬼爲蜮以此爲獸爲禽以此  
又學者只因誠意一關難透故包羞忍恥一生此數語大有省發予  
每誦其語未嘗不慄然也又曰王梅溪曰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  
宜楷不善言者宜省此言殊有味在予尤爲對症之藥又曰醉古堂  
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  
身此知道者之言又曰僞行僞語僞意去盡纔成真君子僞不必外  
面假託襲取只有一毫裝點便是作僞又曰人與天地一體矣又曰讀書只一  
己便與天地不相似能克去則渾然與萬物一體矣又曰讀書只一  
心在書上卽此便是敬便是存心工夫如此纔能曉得書中義理吾  
每讀書時常覺有數人在胸中橫衝直撞讀了後只如沒讀時一般  
此由許多閒意爲祟須是剛刀殺退他始得又曰薛文清公曰萬起  
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湛然之體此言可發深  
省若爲此萬起萬滅之私纏繞了一生汨沒了一生將何時過得人  
鬼關也先生之學鞭辟近裏固如此晚年邃於易誦覽一室額以邵  
窩學者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強學錄曰省格  
所輯有強識錄課子隨筆強恕堂家範自警編邵窩偶存邵窩筆錄

邵窩私鈔綱目撮要家禮儀節總要砭俗碎言四書爲學指南所評  
定有律曆星紀地理圖誌儀禮圖誌左傳史漢通鑑綱目諸書

錢塘戚先生

先生諱人鏡字仲蘭號蓉臺翰林官至洗馬生而誠篤四歲失怙儼  
如成人奉母夫人教卓然樹立不與流俗爲低昂而和順積中孝愛  
深至推之忠君信友皆是物也其明鑑告成疏曰洪維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

聖相承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一書皆申明乎治忽之原邪正之辨天  
命人心繫屬之故而於有明三百年尤諄諄致意予奪昭然

皇上敬承

心法典學高深

御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百篇之中於前明得二十三首所以寓興  
觀之義彰筆削之公垂法戒而示來茲者固燦如日星矣迺

聖心乾惕猶懷厥鑒不遠之思

特命館臣做宋范祖禹唐鑑一書纂輯明鑒二十四卷以備

乙覽其中去取褒貶咸仰

睿裁臣恭誦之下往復尋繹凜然於君臣一德之所由昌上下睽否之所由亡竊惟明祖以一旅起滁陽轉戰十有五年而成帝業尊禮耆儒勤恤民隱開言路以達下情禁內臣而無預朝政其於求才輔治之道不可謂不切而於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謂不深然自永樂以後仁宣繼治方底乂安孝宗清明克持恭儉其他治日少而亂日多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何哉則以朝無紀綱賞罰之權不出於上是非倒置賢不肖混淆而用人失其道也昔范祖禹有言曰治未嘗不由君子亂未嘗不由小人又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夫明之君子非不衆也聰明正直之資亦時輩出也然而奸佞弄權貂璫竊柄當時人主絕不悟其用人之失蓋邪巧之伺主也密密則罔識其奸君子之事君也忠忠則自忘其賢賢固難容況有宵小爲之潛煽其毒而驅之乎驅之不已則且摧折之戮辱之如前明之黨禍亦已烈矣臣嘗推原其故而知君子小人之消長未始不本於君心之好惡武宗好逸樂則僉壬以佞遊導

矣嘉靖好齋醮則閣臣以青詞進矣神宗好財利則中官以礦稅興矣外此土木甲兵之事聲色狗馬之娛小人類迎其意之所向以竊權寵於不及覺至莊烈手剪逆奄刻厲圖治不可謂非無欲之主然時事孔亟猜疑愈甚痛懲羣臣之黨十有七年之間至易五十餘相而溫體仁以陽爲孤立陰肆排擠獨相八年當時雖有公輔之器忠直之士封疆戮力之臣卒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蓋不明理之是非不察人之邪正而徒欲力矯其弊小人未有不乘間而入者也大學言好惡公私之別始於慎獨終於絜矩而於平天下一章尤兢兢於用人之得失歷觀廢興成敗莫不由斯千古以來事同一轍伏惟我朝謨烈昭垂震今鑠古凡前代諸弊無不掃除而更張之皇上於用人行政賞善罰惡一本至公皆由

聖學曰深則

治功曰懋臣才識庸愚幸得仰窺

緒論竊於一辭莫贊之中謹獻千慮一得之義不識有當與否伏乞訓示其與友人論士習書曰承諭所聞士習甚壞未信其然而陋則誠有之鏡竊以爲士習之陋固其常耳然不可不思其所由來當今讀書者豈真有爲聖賢辨義利之見入於其心者哉又豈真有窮經

致用守己治人之學修於其素者哉彼其父兄師友之相傳上之不  
過趨時尚釣弋科名此爲極有志者也其次冀得一衿以奔走餬口  
耳最其下者逐蠅頭之微罔顧廉恥利害舞弊犯法無所不至事雖  
差等所別者智愚原其本心之所發則固不甚相遠也人卽無良其  
仰事俯育資生之計亦必不能盡忘苦寒之士其處境也嗇其取利  
也艱其見聞愈隘其識趣愈卑則陋固其宜也又習見乎爲之上者  
其所養者豐其所憑者厚其得以假借而取途者甚寬然而沾沾然  
爲利之心則固與之未始有異也夫以不教之士處甚嗇之境守之  
以淺見寡聞之心堅之以耳濡目染之習迫之以資生之策而以入  
於豐厚者之目則亦安往而不形其陋者哉鏡竊謂方今之士不矜  
惜之誘導之而但深鄙之痛懲之是真所謂不教而誅者也滇中風  
氣素稱淳厚爲士者大率家貧而質魯貧則多艱澀之態魯則少修  
飾之文鏡竊謂易形其陋者正其本色譬之鄉愚之民不若城市之  
智巧然而其賦性厚本真未漓導之而至於善轉易爲力千百之中  
有一二篤信好學者所成就者必大爲宗師者果無厭棄之心示之  
以躬行申之以明訓而又去其所苦累於案牘相接時不憚反覆開  
導考試後相質之美者獎其文辭誘勗其學業擴充其志趣勵其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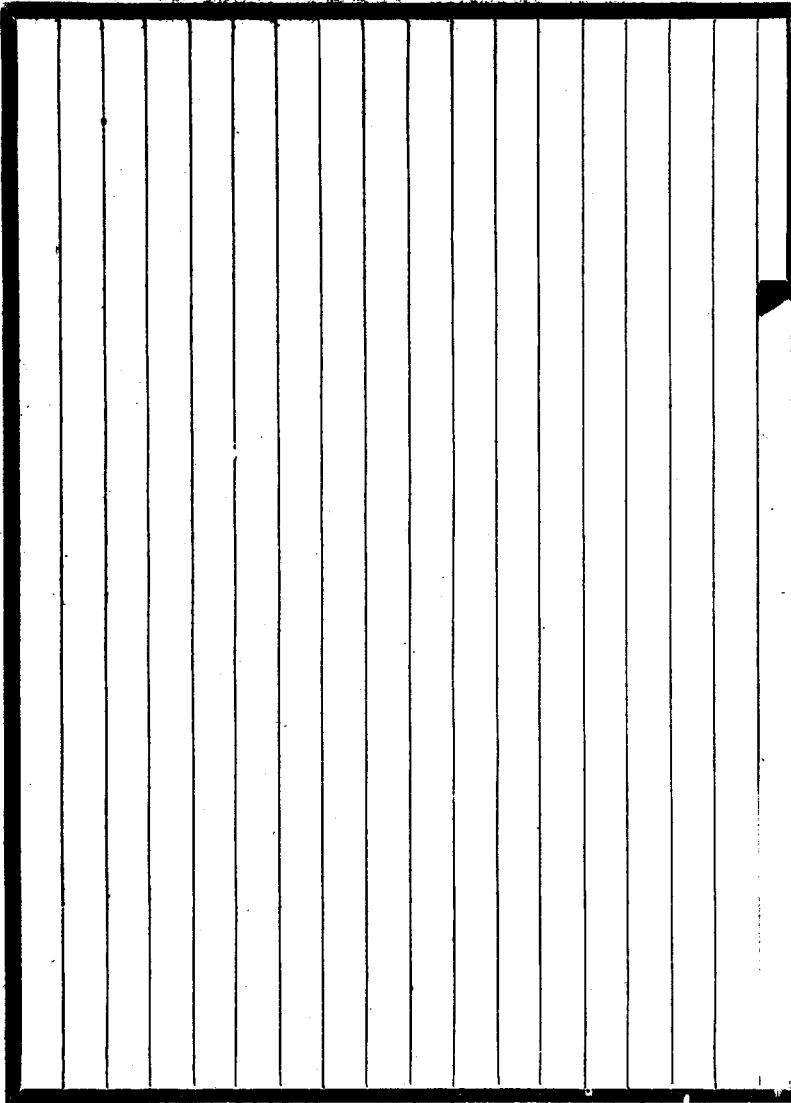


修使之於義利路上漸見分曉其有爲非好訟者於可傳喚之處隨時面加訓斥委曲詳明務使其悔悟貼服而後已其不能改者然後照例懲辦平素見聞其行之優劣者隨時記載於考試高下略示勸懲再於發落之時反覆申明賢者進之不肖者戒之亦未忍遽絕也如此雖士之愚昧未必卽能興感而宗師之職之心固當如是也況誠能動物登高而呼百人之中豈必無一二應者乎第前奉

命使黔官吏之相見者大率亦言士習之陋前之歷任文宗亦皆有鄙夷不屑之語惟鎮遠太守迎謂余曰邊省士子儘有佳者大人總不可存厭棄之心則培養者大矣余深歎服其言惜第才鈍又爲時甚暫未能有所設施吾兄才識明敏遠過於弟性真流露必能動人大抵宗師之於士令不可以不肅而情不可以不親令肅則人不狎而陷於非情親則心無厭倦能曲得其艱苦並悉其淺深受病之由而教誨之言亦易入於其心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吏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辱承下問故敢以意見之所素信者爲對不識仁兄以爲何如先生成己成人之學亦可以概見矣其督學黔陽也講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任僅數月而士人思之生平寢饋於稼書楊園兩先生之書涵養純熟識量廣遠無涯涘無

圭角而見之者起敬起畏雖頑必順雖侮必肅若有莫之致而致者  
識與不識皆稱爲有道之氣象有用之偉人焉惜其年不永而徒令  
人想像而已也

學案小識卷九



002 - 524

卷十目錄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簣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尚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書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簡庵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彙旃先生

顧庸庵先生

彭中叔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海鷗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蕭文超先生

秦定叟先生

王石隱先生

彭古愚先生

譚東白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

待訪錄

一時搜求未得其著述則於別集之所論及者隨詳隨略錄以待訪

錢塘應先生

先生諱撝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闢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滯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以良師友磨礪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

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麤斲不可以爲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懦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見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澣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亶亶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

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隘巷短垣恬如也太守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出及讀先生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寧知縣許西山請主講書院造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交章薦之先生輿牀以告有司曰僞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卒年六十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廬陵張先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篁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建言鑄級去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突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贖一無所受其狷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篁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



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云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簣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

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簑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客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又簑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祁州刁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啓丁卯賢書旣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

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農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旣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衆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

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爲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與刁再濂書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恆陽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爲恨聞尙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 江陰徐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囿於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辯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

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嘆颺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汲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稜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共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當湖陸先生書其四書惜陰錄後曰江陰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做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

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尙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尙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尙有以策我哉

磁州張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潛字尙若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

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卽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瘞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傳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蒼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寧集十卷

### 南豐謝先生

先生諱文淳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時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先生獨反己闡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先生先生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城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

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邃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洵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鍊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各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



人陳迹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凌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董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周好生先生

當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

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鎰一銖之有無能掃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嘗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廟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丈簡庵比視浙學延爲兒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卽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爲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愨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以曹月川陸先生可擬薛文清然薛曹二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爲多幸焉當是時南

有黃梨洲北有孫夏峯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峯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爲守其師說先生與之往復辨論冀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當湖起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湖相磨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爲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張玉甲先生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泣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抃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夫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略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愚駑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

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爲令郎一助乎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貞庵魏先生序張西山人文集曰天運邇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爲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卽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二吳三吳爲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擊枹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爲歧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繽紛矣遷蜀少參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鬪雞走狗六博蹴鞠以及師巫詛咒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涖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而譬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

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渺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使海內儒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閭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連城張先生

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張先生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

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五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夏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厖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中孚黃梨洲尙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搜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閩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軸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卽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

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一人者皆莫考其生平始末爲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龜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爲冠冕云童先生積超曰警庵先生所居鄉名新泉所著書尙有芝壇日讀小記已鏗行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考其得力戴記爲多積超藏其與林赤章先生論心性手札又嘗過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先生遺教林赤章先生名霞起號淑齋又與童玉鉉李岷峯董若水四人號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誌有二十四景先生效柳筆爲之記逆取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擄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下拜劉知難屈遽釋之又雷先生序先生鄉賢錄曰國家旌淑獎賢莫重於鄉賢之祀惟有司大吏得其人則無濫施無溢美舉以入祀者實惟州邑之坊表斯足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乾隆十一年吾閩請祀鄉賢者僅三人而連城居二其一爲警庵張先生先生以明經逾大耋歿已三十餘年生平安貧力學不求人知亦罕有知者當事能表章以樹風聲此足見

聖化翔洽靡善不揚士人服古闇修未有終闕於後世者也抑吾於

先生重有感焉先生年十有四講習四子書即知學正檢束身心然猶自言為科舉帖括汨沒者二十餘年後遭耿逆變避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乃翻然自悔返求初志至年五十二始讀薛文清公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學以日進著述等身而務敦實行暗室屋漏如對神明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然日有孳孳真不知其老而且耄也使先生徒以文名擢巍科膺臚仕持祿保位以歿世子孫挾勢力使有地治者為躋位鄉賢中其何以愾乎士君子而饜鄉國之心哉且如先生即不祀鄉賢其所為不朽者自在也與先生同邑而祀者為寒泉童君年後於先生均可垂範後學故人謂閩中此舉足孚公論云今先生之子哀集文牒事實付梓敬書此以誌仰止之私云

魯南徐先生

先生諱用錫號晝畫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翠庭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云其族子楓亭周君汝峯從學久先生歿二君哀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峯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於鋹俾共商榷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蔡文勤公同出安溪李



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鉉昔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先生罷官居里蕭然不聞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問及詩文書法津津有餘味焉。

今上卽位首起楊公於雲南先生與鉉亦先後蒙

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年亦八十釁鑠如壯年人鉉以晚進追隨蝶園江陰二公同事

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而龐眉皓首碩德重望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

朝重熙累洽吾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耳堪陪侍從哉

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爲宗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聞於文貞公者皆筆之於書不復自作其自持嚴整詩序論書牘雜著碑版古文無一苟就者二君汲汲於圭美堂集欲使天下共探先生之學所從來匪獨不忘其師已也鉉自念生平幸從先生長者遊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是以識之

申孚孟先生

貞庵魏先生爲之傳曰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

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爲詩端愍公宦遊四方在家鍵戶約東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距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喪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壻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巧四方各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鳧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寧棄縣令歸曰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鳧盟旣屢躋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焉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褻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鳧盟乃跼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

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鳧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京邸而余之識鳧盟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而願結交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游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雲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某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鳧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端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鳧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喪不及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鳧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鳧盟

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覺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採所長其他兢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初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歆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迂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調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尙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媿媿

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跡風塵蟬脫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得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覺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概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俞存齋先生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義真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澚或得以其暇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

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鑒統希垂照

溧陽潘先生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諸生幼與父母避讎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徽寧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鼓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備飯以養先生之學以子臣弟友爲主年七十四窮餓以死藁葬惠應寺側遺書鐵廬集五卷

睢州田先生

先生諱蘭芳字梁紫號箕山著有逸德軒文集稼書陸先生與陳子萬書曰田梁紫中州夙儒爲湯潛庵先生心折讀其呻吟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

黃岡曹先生

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閑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

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侍

講幄辯論經義奉

敕同傳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先生之學半從新建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敘雜而未醇是可知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計甫草在側猶以窮理盡性爲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庵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堯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

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爲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錢塘沈先生

先生諱近思字位山號閻齋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

國朝真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禪旣乃沉潛反覆乎六經先儒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穎也修城築堤積穀勤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顧陸先生在臺垣僅一歲罷歸再召已不及待公由銓司驟擢御貳陟總憲年未及耆而捐賓客嗚呼使公永其年所建樹詎止是



哉公在朝與吾師蔡文勤公投契最深間以事至海淀則宿文勤公所鉉因得廁座隅聆緒論或聯床講析過夜分竊幸所得於公者實多公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岐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公嘗出所纂陸子遺書屬鉉校訂蓋總平湖陸先生諸書薈萃而類編之以裨後學者也既又得讀論語隅見錄其他著述祕而未宣今與令嗣君同官於朝乃得盡讀公之詩文劄記其研理窮事根心而出乎正切實與平湖陸先生如出一轍學者由此而得榜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如公之持躬覺世卓然爲一代醇儒視夫愴怛於空寂馳騁於功利炫驚於詞章者其得失奚啻霄壤哉鉉不自揣敢識一言於簡端與天下用心正學者質焉又陸子遺書序曰平湖陸子學子朱子之學能真知實踐者也其治身居官立朝之梗概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亦旣言之矣其生平著述如困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其初年未定之書其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松陽講義衛濱日鈔及門人所編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四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二而莫覩其全卽全覩之而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都門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

子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沉潛反覆之久因倣近思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公就稿而薨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爲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諗後之學者厥後是書梓行與否無可考而沈先生之天鑒堂集亦不可得姑錄其重刻陸宣公奏議序曰天地倫理之經莫大於君父儒者性命之學莫先於忠孝昔孔子作孝經而無忠經後儒於是有所補不知忠孝原無二理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信一貫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經四子無一非忠經至理特不以專名云爾唐陸宣公奏議一書真可謂之忠經也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絕所謂名臣大儒者勳業文章非無粲然類皆雜於功名之私其粹然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公其庶幾乎今取其書而讀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誠接下聽言用人改過罪己散財絕賄貯粟定稅馭將治邊天德王道體備用周見古大臣格心正

君之學焉總之義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雜霸曲學不敢陳於君前  
當時導利而害義者莫甚於裴延齡故公有奸蠹一書直言不諱九  
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尙  
可激濁揚清嗚呼豈不感哉恨公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  
用使以堯舜之道遇堯舜之君責難陳善言聽計從恢宏至理展布  
經綸雖接踵皋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來治潁川建社學於北城簿  
書之暇與項子性存宋子之遜稍爲校定公書點讀付梓以授社學  
諸生自十五入太學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卽令讀奏議使君父  
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  
於蒙養先入之言則皋夔稷契本領卽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  
跳脫乎習俗之橫流埽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鍊其才充  
其學厚其養而暢發事業其或可以備  
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旣竣遂書此語  
於篇端使有志讀公之書者日就月將精思力踐飲食起居時與公  
對心神智慮默與公通精粹潔白之操正大光明之業體之則爲真  
儒用之則爲純臣庶乎無負讀公之書焉耳

李簡庵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墓誌銘曰雍正九年春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而吾鄉連城李君旣至隸戶部湖廣司越三月告病歸逾歲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甲寅秋余假歸省覲其子具狀來請銘嗚呼君之生平鄉國間知君者莫不稱爲有道之君子也君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就傳習舉業兼攻詩古文旣而嘆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驚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體爲務居蓮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自弱冠餽諸生年四十五始中康熙庚子鄉試累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父喪變俗以禮平居恂恂衣若不勝義所不可堅執不能撼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旣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易彈琴饗飧或不給余嘗與君語植志行身之方意相激切偶雜他賓君卽默然余性喜暢談君嘗贈余靜穆二字然氣質難變以此甚愧君君隸戶部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以逝君好讀易卒日自以未竟其志命子納易於懷以殮余嘗謂學聖人必從狷者始君其庶幾乎君諱圖南字開士簡庵其號也生於康熙丙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

十有七祖諱炯明歲貢生父諱夢箕歲貢生漳浦先生有傳嫡母黃孺人無出君兄弟三人皆趙太君出君其仲也娶周氏子男五女一孫男三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里某原銘曰以君而比衆猶古器不可瓦缶用志希乎前哲君其堪自悅嗟後之人必將有愾其風節墨卿伊先生曰簡庵先生有子成文字仲彭爲君諸生境極困授徒歲終以徒學未成抱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徒以感奮應舉饋贖固辭不受或遺其家旣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粲而回童一齋與同里少時見之年已七十矣輒與一齋爲忘年友云

朱梅崖先生

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余之知梅崖自其爲諸生時始梅崖之族人投書求余爲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淳古冲淡之氣余心異之已而知其出自梅崖越數年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無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旣而改爲縣令其落落如故遂改教職以歸余別梅崖八九年其貌如豐容加晬益和以平乃歎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無勢利之見兄弟朋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母可事兄弟

友朋唱和之樂山林池館又足以遂遊息梅崖挾其所有視世之奔走風塵惴惴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寧肯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爲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所謂淳古冲澹者嗜之久而彌篤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旣其深也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於余余鹵莽言之如此

任東澗先生

理堂韓先生表其墓曰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庵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旣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其爲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

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洲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

平湖陸清獻公發聲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頽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裂聖言強以就已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辯窮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衛前賢佑來學如其深且至也先生旣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今

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觀吾其可一試於是應

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邦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

父諱宗延官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封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縣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杖附監生朴東模附學生早卒械女四人廩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婿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構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輿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記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辯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藝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



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旣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又序其小泉筆記曰余讀二魚堂文集其講學尤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自羅整庵陳清瀾以來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朱陸二子以學術相詆各具於其書後之人欲合而一之無是理也自朱子之書著爲功令習之者以爲遇世之資至近世愈趨末而迷本旣不能充其所學底於光大又竊聞闢陸王者之緒論欲以空言相枝梧爲陸王者非有所假託以求於世其人類皆高明雄辯之士積其實力以與習功令者角故其勢往往而勝有明中葉以至於今其風未息原其得失出入糾紛非一說所能窮亦未流相激之勢然也然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朱子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山陽任東澗先生自弱冠有志於學棄舉子業專一而求之至今八十年其於朱子之書章體句究之反躬以驗其合篤實闇修不炫於時著爲小泉筆記一書其六旨與平湖不約而同貫皆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觀平湖之所以得則先生豈有勝之者哉夫自古

立言之道必視其人有非可以口舌爭者世之志於尊朱子闢陸王者其尤知所自立哉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愈字紫超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卽知向學日讀忠憲公遺書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植身艱苦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餒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張清恪公巡撫江蘇延主東林書院講會先生以疾辭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註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世泰字彙旃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尊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曾與東林講會歛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旣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鼎江佑吳慎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樞端文之孫也從高忠憲講求朱子之學入

國朝鞫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書易晚爲易稿折衷至當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有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志趨之正可知矣

寧都彭先生

先生諱任與同邑魏先生禧嘗集同志講學於易堂世所稱易堂九子先生其一也著有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之不哲而在於行之不篤九子中如寧都李先生騰蛟著有周易剩言邱先生維屏著有周易剿說南昌彭先生士望著有取躬堂集皆易堂講學之人也

鄂縣王先生

先生諱心敬字爾輯號豐川受業於二曲先生著有豐川集關學編豐川易說其言易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卽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

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跡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

涇縣馮先生

先生諱雲程字海鷗別號峪泉子七歲而孤感憤自立嘗謂平生有友五人本邑則雪木李子二曲則名世趙子鄠邑則爾輯王子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茂林劉子又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李先生爲之傳又同時有盤屋惠含貞先生思誠武進陸雋公先生卿鵠李先生皆爲之傳稱其學行云

武進吳先生

先生諱光字與巖號野翁著有弄丸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柏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

秦安蔡先生

先生諱啓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聞甲申之變絕意仕進閉戶讀儒書講求身心性命之學其弟啓賢號琴齋事親至孝亦以學稱

同州馬先生

先生諱嗣煜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攻城城破死之二曲李先生謂馮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

華州白先生

先生諱奐彩字含貞號泊如出馮恭定公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陸海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黨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等以道誼相切磋黨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王省庵先生諱化泰篤志理學與黨兩一切砥密詣又同時有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黨諸先生同爲一時學道之士

武功張先生

先生諱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周程諸先正書言動以之後遂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云

陸翼王先生

先生諱元輔嘉定人三魚堂日記云陸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人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陳清瀾學部通辨皆由其家借閱云

王石隱先生

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三魚堂日記云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榑亭確庵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入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蕭文超先生

先生諱企昭漢陽人尊法朱子詆斥陽明而心平氣和一準於正非有涉於門戶之私其所著性理譜論讀書之序稱始於小學四書五經而性理大全二程遺書朱子文集語類魯齋遺書薛氏讀書錄胡

氏居業錄高子遺書次之西山大學衍義又次之通鑑綱目十七史  
詳節吾學編又次之又著有闡修齋稿一卷

彭古愚先生

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僞命卒得  
不污賊平歷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侃無所撓屈清苦刻  
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心言八卷

秦定叟先生

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  
晚年定論而作也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  
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陽明之  
論亦間附載以互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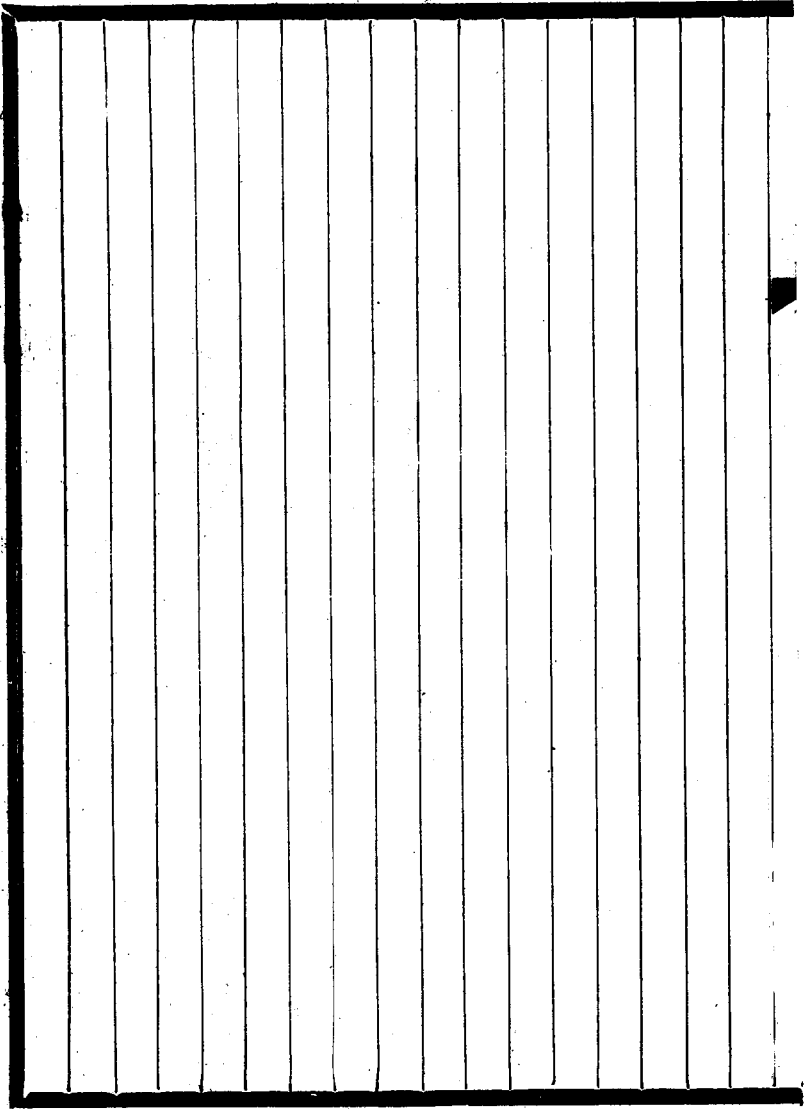
譚東白先生

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  
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  
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  
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  
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

說程子性卽理等說邵子道爲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並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

學案小識卷十





002-570

卷十一目錄

待訪錄

沈先生

劉先生

盛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凌渝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帖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蟬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圃先生

李申耆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一

待訪錄

仁 and 沈先生

先生諱昫受學於蕺山先生而以程朱爲宗主敬立誠端本績學潛齋應先生其切磨友也生平清苦自甘嘗累日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宛轉推辭遂飢仆於地其人惶恐遁去旣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陸寅年六十三卒無以爲殮應先生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應先生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宏任可以殮先生乎曰子篤行可也

山陰劉先生

先生諱灼蕺山先生之子也蕺山先生死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蔭以官先生皆辭之旣葬居蕺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病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太倉盛先生

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聖人之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提而面命之也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卽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動之間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同事者二年厥後予懼家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交益廣復時時念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息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熒熒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橫經論難或卽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闢確庵精敏藥園懇到子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既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日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仿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卽互相糾虔以爲學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間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

之書無所不窺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筭滿篋思辨錄  
特其一耳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授書里中  
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曰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蓋彬  
彬乎有安定之風焉藥園長君與余兒子皆竊追隨於其後因相與  
共論少年力薄未暇博覽况師門正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  
日之津筏也但其間所紀皆因年隨筆未有倫次藥園乃纂輯精要  
類分而書之以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  
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予不敏不敢怠惰實用  
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  
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桴亭之爲書者若彼而藥園之輯之者若此  
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謂身心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  
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祕儒釋之辨經史百家  
之蹟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哉雖然竊有願焉桴  
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卽予與藥園之共輯是書亦非  
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予等之子弟也孔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  
讀是書者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尙知桴亭之心及子與藥園之心哉

太倉江先生

先生諱士詔字虞九號樂園其譚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玄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開闢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梓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有輯要寒谿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梓亭之爲是書無間寒暑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大成

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咏嘆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烏程凌先生

先生諱克貞字渝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



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穀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闡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尙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

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悉精微表裏洞澈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

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爲  
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  
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  
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  
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  
業於明先生德器温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  
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  
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  
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麗天  
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  
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各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  
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  
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曾與楊園先  
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  
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緬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  
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  
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

千載沒齒無悔而已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  
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溺於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  
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既而厭薄孔孟孔  
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互古今只有此理  
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  
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  
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  
求會心之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己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  
不過種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闐然求道  
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妄異  
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邁然弟以爲血氣雖  
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  
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

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  
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  
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造穎生

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  
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然  
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已  
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  
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  
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  
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  
一事力旣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處處爲事乃前乎此者  
課文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  
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  
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  
相與力閑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  
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容此正矍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  
爭則執途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休咎  
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於此焉判矣此又磊之  
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已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  
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

或崇尚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略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文義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尚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無己之悠悠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敝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龔瞽者之匍匐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己本宜徒步就正既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觀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

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教之

武原何先生

先生諱汝霖字商隱譔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志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志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要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真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張岵瞻先生

先生諱嘉玲字佩葱岵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凌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于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鉤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皋比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旣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驚虛聲而卒流爲勢利之門於是講學爲倖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取其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炤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



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闡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却贊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熒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寧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

邪說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邁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既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旣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悔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旣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於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沉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寧必樞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

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篠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之其所造寧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拒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嬾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有以夫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己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旣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於舉業之卑汚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惰慢

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將安施也顧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被箠於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悽悽丹忱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間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既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筆膺搗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於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映惡乎知夫道若是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饑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贖得一聽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

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濮川陳先生

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蹭蹬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爲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西間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關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

道賴以復曰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閭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葱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溯平昔交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捃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簣已十年弱冠謁齋庵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一始爲之遺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行世者祇明李古冲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尙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海昌祝先生

先生諱涇號人齋其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講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闕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旣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間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觀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

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厭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己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淫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錄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志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答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淫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矣先生又精選備忘錄爲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中牟冉先生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豐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感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脩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新城王先生

先生諱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尙義當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

清師入先生父爲仇家陷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

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子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上官力爲解  
迺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  
也先生少有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  
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搢紳先生進豈構講  
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旣隱五公學無不究嘗橐  
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  
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  
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爲文數千言立就每  
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  
從容簡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學者私  
諡文節先生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  
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  
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  
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  
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略以志嚮往云北學  
編云

襄城李先生

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明恭靖公後裔生而穎異自  
知向學初授書卽日記千餘言年十五入邑庠時更制以策論試士  
邑前輩傅夢翁太守評其策云侃侃鑿鑿是規胸中經術他日必爲  
名臣李氏自恭靖公後世以理學著稱中州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  
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詞一學卽工旣而一切棄去專心於濂洛之  
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就學於輝邑孫夏峯徵君與盤屋李二曲以  
正學相砥礪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於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  
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睢州湯潛庵柘城竇  
靜庵上蔡張仲誠往來簡札剖析經旨凡所持論總以不背先儒有  
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真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皆  
斷港絕流欲求入道難矣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蟬庵同講學於嵩  
陽書院發明程朱之旨時孫夏峯徵君與耿誠齋諸人講學於輝之  
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遴聘主南陽書院作達  
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日上旋以母老謝歸增修紫雲書  
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筮仕得廣東之連山瘴烟蜚雨獠  
雜居先是排獠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  
道會勦始就撫距公洺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獠雖

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曰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獐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建連山書院著學規曰進邑人訓教之而獐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熒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信有徵矣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壬辰補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監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少司馬李先復少司寇王企靖交章以真正實學可資大用保薦奉旨徵召先生力以疾辭遂不出嘗謂欲爲聖賢須從慎獨做起著衾影錄年六十有八卒於家陳大中丞榕門以先生與孫夏峯湯潛庵張敬庵耿逸庵冉蟬庵竇靜庵張起庵爲中州理學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道光十四年栗樸園中丞題請列祀河南鄉賢祠部議遵旨以理學真傳褒之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有禮山園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洛學編云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於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

庸齊明感服語書揭臥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南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嘆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先生澹然沖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謝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於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間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恨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去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恆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

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北學編云

寧晉馮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畿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曰讀一卦十旬一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各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博野尹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太夫人

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  
粵西丁未分校禮闈胥得人出守襄陽攝荊州荆石首縣饑衆萬餘  
洶洶以浮言相煽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衆而收其簧鼓倡首  
者衆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總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  
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  
老辭

上閱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威明道伊川康節  
同源派衍歷金元明代不乏人而

國朝湯文正潛庵張清恪孝先耿嵩陽逸庵尤爲後起卓卓先生慨  
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詔學者立五社簡好脩良士爲  
之長月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表  
不率者而勸懲之逾年教大行仿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  
劭農靖民紆徐布之政成而民無擾開歸水上章自劾因採宋富鄭  
公趙清獻救災事宜損益之條爲十六次第請行皆報可是年不知  
有災內遷御史中丞甫數月以母病乞終養得允歸築健餘堂以奉  
太夫人先生自早歲受書及通籍歷仕至開府未嘗一日去太夫人  
膝下其承顏養志雖年五十依依猶嬰赤其居官行政每夕必告太

夫人有不合或爲輟食則長跪不敢起以故先生之孝與太夫人之賢聲聞士大夫上達

天子御製詩章匾聯卽其家賜之當世以爲榮先生既家居侍養之餘益博稽古人微言奧義息慮以求其精有所得著之讀書劄記立共學社招生徒相與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從之置義田以睦宗族設義倉義學慨惠其鄉里嘗曰爲學務在力行徒尙空言無益也太夫人卒哀毀壹衷諸禮服闋之歲

上預虛少司空待之既卽任

命督江蘇學政先生以江蘇文勝實鮮敦厲小學之教舉蘇人范文正公爲秀才法其晉接諸生温温然復舊典答其拜時方望溪屏居清涼山下先生舍騶從手操几杖造其廬請以師事聞陽湖是鏡隱居有孝行親詣舜山訪之遂以薦於朝其敬德樂道虛己善下類如此晉少宰仍留學政尋卒於官年五十有八遺疏以任賢納諫爲言言不及私

上聞悼惜賜一品諭祭於是鄉人請祀於鄉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蘇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賢先生之學淵懿純粹不爲岸異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慎別擇之而未嘗顯言攻斥曰吾惡從來學



者好爲謾罵也自居鄉涖官外建節內長耳目咸卓然有可稱道而自視歆然若毫無所得諸己而設施於世者望溪先生以是亟稱之所著有文集十卷詩草三卷奏議十卷劄記語錄讀書筆記凡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尺牘四卷君臣士女四鑑錄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並行於世續北學編云

黃崑圃先生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卽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庵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第二名進士列館職益自淬礪與衛旣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東宮公餘常手一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捐脩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散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翦除巨惡辨釋冤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則黜之

尤以薦賢爲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啓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桀也張太史淳夏太史用脩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劃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就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不合聖經之義酌爲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爲貴昔衛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北

學編云

黃玉圃先生

先生名叔璫字玉圃崑圃先生之季弟也崑圃先生德性寬大先生則嚴厲自持其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云初康熙己丑成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勳員外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以追私捕相屬甚夥皆曰務親洽先生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官何瑣瑣若是下所司理之有銜邸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先生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徹坐將疏劾之其人悚惕謝罪久乃釋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停御史巡邊海之制上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先生往視之至則剪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雍正元年任滿特留一年

命以所行事告後任先生爲列海疆十要既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道豫大水先生撫災民勤卹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窳要豫人至今頌之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解任疾已復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平居訥訥言不

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罷職時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卽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爲乎著有近思錄集注慎終約編旣倦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尹嘉銓曰先公巡撫河南時每見先生必執後進禮稱爲立不易方和而不流君子人也序其廣字義曰茲編也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行己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立政簡以清於戲可以見先生之生平矣北學編云

### 新安陳先生

先生諱愔字元熙天性聰穎五歲入小學不爲兒嬉終日端坐不妄言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說西銘有悟卽專意於性命之學檢身制行以孟雲浦呂豫石兩先生爲法開館授徒首重躬行又以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每至悖謬朱註乃取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抄錄輯爲成書名曰四書認註說康熙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仍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呂簡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院卽潔誠往謁簡齋深相得以爲深切爲己之學竟日談論娓娓不倦謁選得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黎民彫敝幾不可爲前令率以因循從事相沿已久愈難振作先生泣

任後招集流亡賑貧恤孤久之民無失業者興學課士彬彬有禮讓之風焉分校晉闡簡拔稱得人以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上憲力爲蠲免請告歸里益殫心於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就學問業者日益衆先生以平日所註理學諸書往復推論爲學者講授聞者無不欣然領會後以疾卒於家洛學編云

新鄉殷先生

先生諱元福字夢五誕時父夢神語曰當賜君五福兒因以爲名字通籍後因所居鄉名永城遂以永城爲號幼丰姿秀異見者以爲奇童讀書十行俱下七歲讀小學近思錄欣然樂之凡所舉動卽以爲法父卒家徒四壁立嘗借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朗誦爲文力追先正不逐時趨年二十始入學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嗣洫廣西之柳城重農課士於邊鄙地行鄉飲及賓興禮雍然可觀創纂邑志四載以艱歸服闋補江南武進縣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先生咄嗟裁決咸驚服兩江有神明之頌攝無錫篆謁東林講堂拔識各宿鄒升恆輩一時以爲知人解組後值朱相國軼撫浙延主敷文書院明體達用人材奮興人呼爲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設施皆本實踐精研周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

2  
手所著有冥理集其大旨尊崇程朱糾正陸王過當之處以求歸於一  
是附史斷數十則詩出入唐宋大家有候鳴集知非草讀易草等  
集行世年六十四卒於家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洛學編云

泰安趙先生

先生諱國麟字仁圃進士歷官大學士幼孤貧事母至孝就傅讀書  
篤志力行不同流俗康熙五十八年出宰長垣縣遇水患不待報開  
倉撫卹全活甚衆由是簡在帝心遷永平府知府卽擢大名道不數  
年至福建巡撫先生清冷絕塵愛民如子所歷皆有惠政乾隆四年  
授文華殿大學士以仲永檀參劾俞姓之事牽連被謗屢次乞退乞  
休蒙

恩著革職在咸安宮行走越歲回籍恭祝

萬壽

賜禮部尚書銜先生家居倡建泰安書院日與士子講明程朱之學  
一時從遊之士皆可觀焉卒年七十七身外無長物詒其子孫者書  
一屋硯十數方而已著有日記數冊道光九年入祀鄉賢祠

滿洲岳先生

先生諱岳起號小瀛滿洲鑲白旗人姓鄂濟氏舉人歷官江蘇巡撫

父長庚官侍御先生自少讀書制行刻苦堅忍久而自然畢生無市  
名心弱冠侍御歿家赤貧事母甘旨無缺以孝聞讀四子書必心會  
身體有所發明嘗謂學者當守乞人不屑之義爲京朝官雖賀賻不  
受外任則廉俸外不名一錢勞儉若性成人見爲困乏者適適如也  
至其爲政則盡心力以爲民不以潔己爲稱塞故尹奉天革放糧陋  
習使瘠民腴己者絕其根株及巡撫江蘇奏肅清漕運揭倉場漕丁  
需索回漕諸弊爲州縣淨收藉口請一切嚴禁

上嘉納之而民丁亦帖然稱便其他興利除害濟猛濟寬隨處皆有  
條理可以知其學之有本矣卒年五十五嘉慶二十三年從祀蘇州  
名宦祠

### 法鏡野先生

理堂韓先生爲之小傳曰法坤宏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辛酉舉人  
少爲學卽不肯事章句讀諸儒論學書以爲如己意所欲出行事必  
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世類以爲迂因自號迂齋嘗以春秋者聖  
人不得已之書一筆一削心法存焉奈沒於經師講說遂使聖人之  
心不可復見於是發奮究討以折衷至是閱三十年書始成名曰春  
秋取義測爲文嚴於義法史記八家外又好歸震川方望溪餘子不

屑也所著有學古編若干卷藏於家又序其學古編曰膠西法迂齋先生少治古文學罷舉以來伏處海上不獲躬制作之林文故未大顯於世迂齋今日老同學友彙其文若干首付梓人而以余之與迂齋相知來問序余謂天下言文者歸太史公而明歸熙甫學之爲能神似太史公搜奇探蹟上下數千年以爲紀表世家書傳熙甫嘗自言不得當世奇行偉烈書之用以爲恨然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取材最博撰述最富其四部稿欲自擬於國史而三百年來獨震川集衣被海內承學之士奉爲科律蓋文章自有真也昔亡友闔君懷庭好迂齋文每口講指畫其所以然去年余刻懷庭西澗集於淮安今迂齋集告竣余復序之屈指壯年交遊惟迂齋與余在陳思王有言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所爲執筆而太息也又序其綱目要略曰朱子作綱目草稿甫就未及刪修而傳刻又多有訛漏學者執書法字索句求之故曲說破義往往不免蓋春秋載夏五非孔子之舊也其脫誤在三傳之前矣孔子作春秋筆削舊史何取乎破句而存之且何與於春秋天子之事之義也夫以聖人之經流傳脫誤滋異義生鈴說筆削之旨爲晦蝕况綱目未經脩定加以訛漏強爲之解以文害辭辭害義是逞私智而誤前賢也膠西法迂齋先生著綱目要



略錄取綱維約文申義其於本書之未脩及後人淆亂者不復煩爲辨論而一裁於義法體愈求嚴義愈求精雖與朱子本意盡合與否未敢知然固朱子之所待於後者也司馬溫公合累代之史以爲通鑑朱子合數賢之書而成綱目迂齋又緒承朱子意益復精研取歸至是夫以累世賢人君子接踵起竭心思智慮折衷義理之歸吾知必有當焉不爲空文而已也迂齋素深於春秋所著取義測解羣說之紛糾以求合聖裁茲書仍以說春秋法說綱目後之讀綱目者苟權衡於此可無憾其淆亂焉臺山羅先生與法先生書曰循復二序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昔賢之蘊使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各理至於雕顰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敘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謹彝倫慎言行內之於禮人之彝倫言行壹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

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  
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  
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  
未嘗一日得施於行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  
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於南宋南北交訖之日其揆一  
也先生答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柄而內圓鑿乎夫所  
云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  
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旣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  
義人之行非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  
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每過虎  
坊橋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  
遠可以往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於至善勿留遺憾  
先生立身行己至有可觀惟學偏姚江故理堂懷庭兩先生集中與  
先生尺素往復俱有規勸語臺山之說又如此是亦可以想見矣

瑞金羅先生

先生諱有高字臺山寧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乾隆丁丑

八月來我寧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間亦嘗過吾廬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也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別於予予不敏未測臺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既信孟子所謂求放心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顧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又有所往也比之六三隨之六二尚無忽也哉所著有尊聞居士集

姜雲一先生

先生諱國霖字雲一澠人翬翬篤行闇然無聲華讀書不爲雜博每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有一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死生動心方謂實有所得生平無急言遽色廣衆中危坐竟日無頹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諄夷然不爲動其涵養鎮定如此家極貧年七十躬親耕耘糟糠不厭乾隆戊辰己巳間澠大饑鬪菜根爲食貌轉腴又王先生諱允中字精一號金巖壽光人讀書夙若遲鈍乃扃戶靜坐百餘日自是一目不遺好爲深湛之思作先天後天圖解多創名理平生敦倫飭紀言行醇如

也教人以近思錄爲的一時學者宗之年踰四十舉於鄉未幾卒理  
堂韓先生云又樂昌周先生士宏德州梁先生洪翥安邱張先生貞  
益都李先生文藻皆以學術聞與先生相先後

李十洲先生

韓理堂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觀瀛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  
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  
縣以吏治相尙持苛深迎合上官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  
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賈通謀誣以私販沒入之  
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檄學戒  
飭富賈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  
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  
風傷國體遂力求去以歸先生爲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  
人言侃諤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不以爲忤也海陽鞠翰林謙牧善  
清談與先生會於京邸推闡陽明氏灑灑不可竭先生抗聲與辨謙  
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爲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  
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先儒書學以大就其  
教人必宗朱子家言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由曲徑也年七

十有九卒子三人壽鼎壽國壽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鬩當事者解綬去人以是服先生先識云論曰余嘗至膠過法迂齋海上廬閱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幼藻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爲子言先生行事甚悉因示以狀略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爲傳余錄著之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卽此殆與炫詞華以邀名者異矣

東安曾先生

先生字受一嘗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逮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參之語孟手自抄錄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真之防粹然一出於正名之曰尊聞錄又括經史大義成學古錄大興朱石君先生序學古錄曰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刑政之迹不同其所以爲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浚儀王氏抄撮傳注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始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

會典諸書迹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略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能盡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跡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間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繇之勞擷其精華而非舉子兔園之冊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氏鞏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禮樂三代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進退茲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異道卽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未矣手是篇而卒讀之庶幾見未知本如見古聖人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邵陽王先生

先生諱元復字能愚號醒齋生而有志不與庸伍晚年功夫益純溫  
和冲淡渾然不見其圭角後學無不傾心善化李先生恆齋與之質  
疑問難以生平所未澈者數事請於先生先生作廣道蠡測鬼神死  
生四篇示之其卒也李先生爲之傳著有榴園集詩稿

寶應劉先生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研程朱之學以王白田朱湘洵爲宗通音韻天文律呂著論語補注

長沙余先生

先生諱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進士官翰林檢討生而穎異篤嗜經史根柢深厚行誼卓然孝弟忠信至今鄉人猶爲稱仰主講書院以濂洛關閩爲宗而諸子百家律法算法亦嘗綜覈而討論之從之遊者皆知寶學之足重云卒年七十四所著有存吾集

灌陽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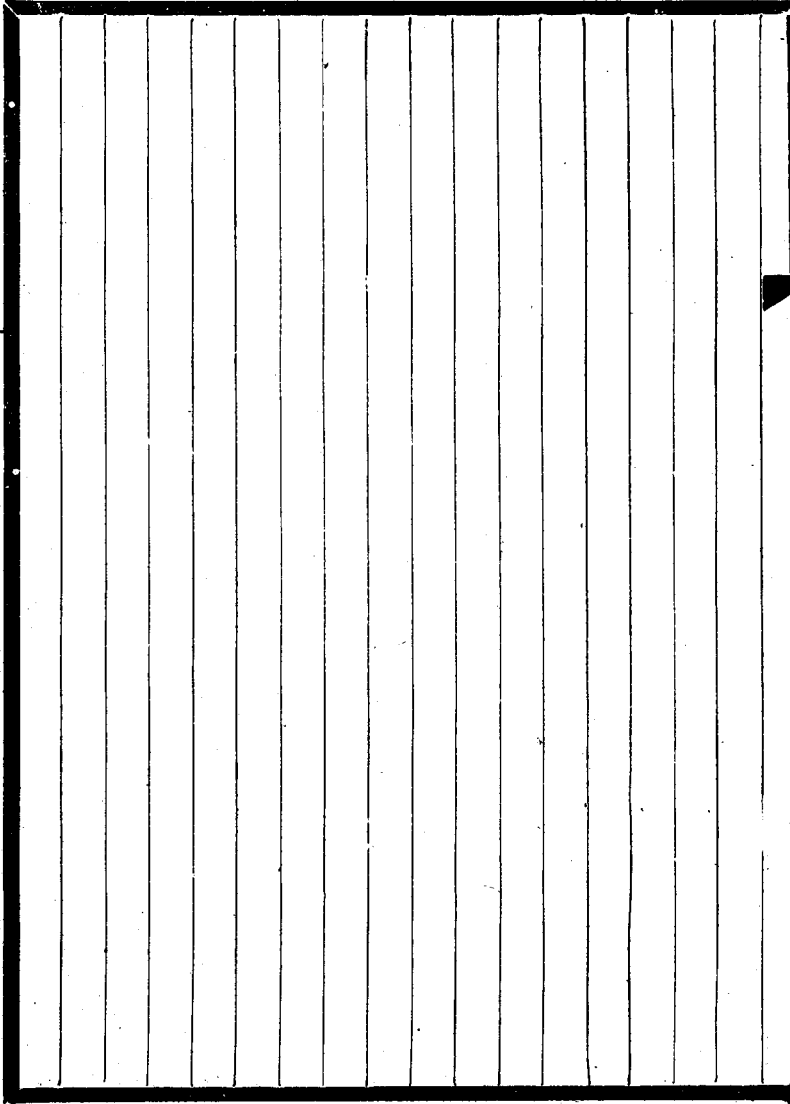
先生諱祖培字滋圃至性純孝讀書力追古人入翰林閉戶鑽研堅苦自守朝暮一餐鹽豉而已不設盤饌一家數口以每年所得俸了之無不足一介不取於人轉侍御論覈無所避忌嘗言朱子全書應頒學宮飭諭各省學政責令士子人人熟讀以端學術而植人材洊擢內閣侍讀學士封奏無虛日大抵皆振官常培士風除民害關係朝廷之紀綱閭閻之疾苦者言雖未能盡行而先生之素抱亦概可見矣

武進李先生

先生諱兆洛字申着進士官鳳臺縣知縣研求義理通達事情專心  
有用之學不爲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論俱有本末士林稱之

學案小識卷十一





002-618

卷十二目錄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

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

第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

子仲儒孫定字附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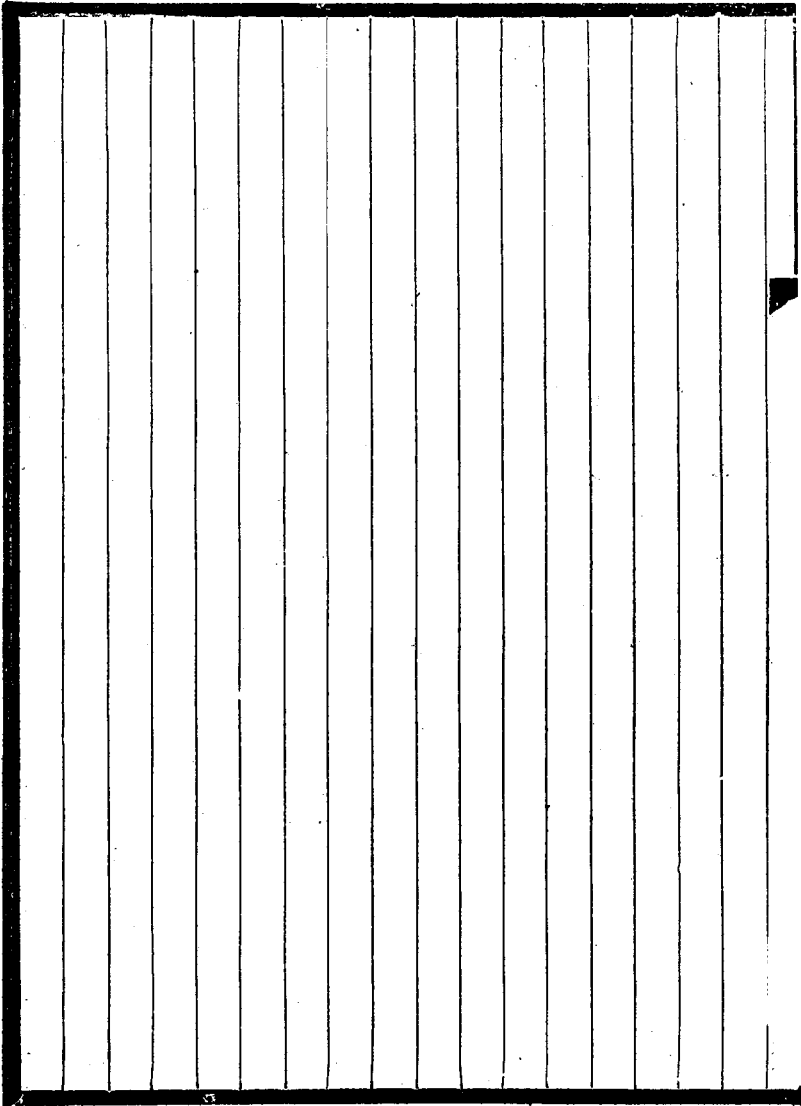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002-620

學案小識卷十二

經學學案 經學三卷育本四庫書目者有採取於先輩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書論次者參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餘姚黃先生

先生諱宗羲字太沖號梨洲畢力著述以六經爲根柢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說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有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著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又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又輯宋史叢目補遺三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文集則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輯有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采之廣而言之辨以爲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學術

之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孔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言  
豈欺我哉夫橫浦象山參究於宗杲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  
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墨晏可以比  
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會不一爲之思乎且  
自顏會思孟而後博文約禮明善誠身出則致君三代處則垂教六  
經同揆於先聖而端範於後賢朱子一人而已亂朱子之道卽亂孔  
子之道者也當湖陸先生曰董子云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  
其道勿使並進今亦曰不在朱子之術者絕勿使進崑山顧先生曰  
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與  
之書而辯之矣又曰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  
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  
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  
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先生卒年八十六第  
宗炎宗會子百家宗炎字晦木著有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  
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其說力闢陳搏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  
爲主百家傳其家學又從梅先生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原二卷

吳江朱先生陳長發附

先生諱鶴齡明季諸生穎敏嗜學入

國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與亭林顧先生友以本原相勗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而左傳國語所載占法多未及詳讓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宋之間讓尙書埤傳十七卷以朱子掇擊詩小序太過與同縣人陳先生啓源參考諸家說疏通序義讓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讓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氏注素之詳證參考讓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東樵錐指之前雖不及胡氏之詳覈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剏獲陳先生著有毛詩稽古編二十卷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各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而附錄中論西方美人橫生妄議誣毀聖人專門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

宣城梅先生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與弟文鼎文鼎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文駢枝  
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以考經史至廢寢食疇人弟子  
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  
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作元史天經補注二卷又以授時集  
古法大成參授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又取魯  
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疎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又以庚午元爲  
上元起算之端作庚午元法考一卷又以郭太史所著法草乃法經  
立法之根作法草補注二卷又以立成傳寫譌舛作大統立成注二  
卷又以授時法於日纏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塚積招差立算作平定  
三差詳說一卷又以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作回回法補注二卷  
西域天文書補注三卷三十雜考一卷又以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  
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又以周髀里差卽  
西說所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又以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  
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又以西國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  
國日月考一卷又西術有細草猶授時之通軌作七政細草補注三  
卷又以新法交食蒙引七政蒙求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附說  
二卷又以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有誤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

又以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又以交食起復方位難以東西南北之號測驗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面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而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爲四正向取上左上右下左下右爲四隅向作交食管見一卷又以日差表說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又以火緯難算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又因火緯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又以金水歲輪繞日右移上三星軌迹左轉歲輪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圖象一卷又以天問略取黃緯不真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又以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非是作太陰表影一卷又以帝星勾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勾陳經緯考異一卷又以測帝星勾陳爲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真度一卷康熙間明史開局天文志爲檢討吳任臣所修後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譌舛五十餘度以天草通軌正之成明史志擬稿三卷康熙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李文貞謂天法大備而經生望洋宜作簡要之書先生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文貞以巡撫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焉在文貞奏尙在臣署先生伏迎河干召對移時賜續學參微四大字



命其孫毅成在

內廷學習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毅成謂編校未善別爲編次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先生卒年八十有九

吳江王先生

先生諱錫闡字寅旭博覽羣書通中西天學潛心測算天色澄霽輒登屋臥鷗吻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宣城梅先生曰從來言交食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蓋宣城之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先生焉

太原閻先生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居淮安年十五補學生員研究經史深造自得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氏

奇齡尙書古文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先生又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遊京師旋改歸太原舊籍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試不第亭林顧先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先生虛心從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及於人名物類訓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爲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孔廟從祀未議十一事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宋四家逸事博湖掌錄諸書詩有眷西堂集子詠中書舍人能文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渭字拙明號東樵篤志經義精輿地之學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二十七篇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禹貢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榮波旣瀦波當從鄭康成作播梁州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爲一乃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異同道里遠近平險討論詳明宋以

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之冠又  
撰易圖明辨十卷專爲辨定圖書而作謂先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  
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  
未暇求太古以來誰從授受故易學啓蒙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  
然考宋史儒林傳啓蒙本屬蔡先生元定創藁非朱子自撰晦庵大  
全集載與劉君房書曰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  
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尙有贖語至於  
本義卷首九圖爲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先生所論  
已足釋學者之疑而猶不如白田王先生之考訂爲尤詳也又撰洪  
範正論五卷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亂彝倫攸敘之  
經又撰大學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爲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所論  
尙軌於正惟謂格致不必補傳則又遵朱而不識其要耳康熙四十  
三年

聖駕南巡先生以禹貢錐指獻

行在蒙

御覽嘉獎書者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卒年八十二

績溪胡先生

先生諱匡衷歲貢生讀書考古於經義多所發明不苟與先儒同異所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析程朱之異同補程朱之罅漏大抵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說以相訂正而亦時出己見於二書頗有裨益又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是都鄙制鄭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列於卷首積算特精密其釋官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註疏所未及又著有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等書其詩古文各樸齋集卒年七十四

鄞縣萬先生

先生諱斯大字充宗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則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惟其說經以新見長以鑿見短蓋輕於起義而勇於信心應嗣寅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所著有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學禮質疑二卷學春秋隨筆十卷卒年五十一第斯選預修明史獨成崇禎長

篇斯同則世所稱季野先生也生而異敏年十四五取家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寧波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疑義輒以片言析之徐氏撰讀禮通考先生與參定焉乾隆初奉

詔刊定明史以王氏明史稿爲本而增損之此稿實出先生手嘗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先生性不樂榮利見人惟以讀書勵名節相切劘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儒林宗派六卷紀元彙考廟制圖考石經考周正彙考歷代宰輔考宋季忠義錄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羣書辨疑書學彙編岷崙河源考河渠考石園詩文集其歷代史表稽老列朝掌故端緒釐然有助史學又創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爲列史所無

桐城錢先生

先生諱澄之原名秉鐙字欽光自號日閒老人嘗問易於石齋黃先生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閩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大傳既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稿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勒爲田間學易十二卷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人故言數頗

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注疏及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撰著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極爲允當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采諸儒論說數十家考之核辨之精舉凡制作之本末時代之異同情事之疑信圖經之得失無不博搜而旁證之可謂實事求是矣

華陰王先生

先生諱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著周易筮述八卷蓋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是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著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撰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卽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並附太乙祕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端爲筮著而設而大闢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矣

寶應喬先生

先生諱萊字石林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至翰林侍讀撰易俟十八卷雜采宋元後諸家易學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搏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圖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氏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之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在所不免而理關法戒終勝莊老之虛談也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荔彤字念庭貞庵先生之子也官至江蘇常鎮道著大易通解四卷其論畫卦與河圖洛書祇是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變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

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奸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說甚辨然觀於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情見乎辭矣蓋陽而不知其過則不能自勝而爭勝於陰爭勝於陰則惡亢龍之謂也陰而不失其中則不敢自成而取成於陽取成於陽則美黃裳之謂也陰陽雖二實一氣之流行也調濟之中扶抑寓焉烏得謂無扶抑哉

桐城張先生

先生諱英字敦復進士歷官大學士著周易衷論二卷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每卦各爲一篇每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爲宗然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又以本義爲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簋貳爲句則固未嘗如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象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謂易之法如此擴充體要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紜膠轕之見大旨具見



矣

蠡縣李先生

先生諱堞字剛主號恕谷著有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程朱之學直接孔曾思孟其傳注皆本之躬行心得用以垂世立教使後之讀其書者因不失先聖之旨而道由是明人心由是正紀綱法度由是不至泯沒於萬世也而先生竟莫之究乃舉與陸王諸近於禪者一斤爲空談何其謬哉惟先生持身謹樸所著書亦尚有根據其論易大旨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參同契二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道卽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其駁卦變之說發例於訟卦象詞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於繫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於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自來詁經者具有心得發爲新義雖與前儒有異亦復何害乃若肆行排擊矜其所長而忘其

所短若先儒之所爲更無以勝於我者客氣自高放言無忌無學無養是可知矣

長洲惠先生

先生諱周惕原名恕字元龍進士官知縣邃於經學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硯溪詩文集其詩說三卷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其子仲儒先生諱士奇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著易說六卷專宗漢學以象爲主徵引極博而不免失之雜至論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竊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又撰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又撰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又究推步之術著交食舉隅二卷又有琴笛理數四卷又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諸集子七人棟字定宇號松崖最知名世稱定宇先生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大臣交章論薦會索所著書未及呈進罷歸先

生於諸經熟洽貫串諸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作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尤邃於易其撰易漢學八卷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一卷干寶附焉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撰易例二卷乃鎔鑄舊說以發易之本例隨手記錄以儲作論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五卷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元宋咸干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其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雖爲未完之書而漢學之絕者至是而粲然復章矣又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又撰古文尙書考二卷辨鄭玄所傳之二十四篇爲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爲僞又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王士正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九曜齋筆記松崖筆記松崖文鈔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卒年六十二

泰州陳先生

先生諱厚耀字泗源康熙丙戌進士以通算入直

內廷授檢討官至諭德以天算之法治春秋補杜預長曆爲春秋長曆十卷其凡有四一日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

元史及左傳注疏春秋屬詞天元曆理及朱載堉曆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詞載杜預論日月差訛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曆數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曆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曆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曆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曆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曆則爲辛巳朔乃古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先生則謂如杜氏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推焉又撰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撫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又著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

海寧查先生

先生諱慎行字初白號悔餘進士官編修著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卷首河圖說二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著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洛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著之證次爲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增奇偶相錯之理次爲變卦說謂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雙修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爲辟卦說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爲中文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次爲中文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矣

富平李先生

先生諱因篤號天生博學強記貫穿註疏康熙間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未逾月上疏乞終養歸遂不出與盤座李先生容涇陽李先生念慈稱關中三李先生著有詩說亭林顧先生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有春秋說四書五刪

長洲余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撰古經解鉤沈三十卷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尙書二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三十三卷也其敘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卽所著義訓其書尙在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尙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尙有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皆未采蓋海外之本是時尙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度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捃摭亦可謂備矣

光山胡先生

先生諱煦字滄曉著周易函書約存二十四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八卷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朱子語錄有曰

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詞大概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傳詞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秀水盛先生

先生諱世佐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裒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以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嫌於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編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氏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爲謹嚴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之尤詳焉

金山焦先生

先生諱袁熹字廣期舉人撰春秋闕如編八卷蓋因歷說春秋者務以刻酷爲經義是以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

繁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先生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  
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  
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  
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  
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卽當留意補助  
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  
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  
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  
及未附讀春秋數條論卽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  
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世春秋  
之學以先生此書爲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深爲有裨矣

高淳張先生

先生諱自超字彝歎進士著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大意本朱子據  
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  
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  
說以爲魯之大夫如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  
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係乎名之說於盟宋



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洵足闡發朱子之所未及以視穿鑿附會者異矣

秀水俞先生

先生諱汝言字右吉諸生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蓋撰春秋平義始脫藁乃作此書以總括其大旨書中摘引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于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鏗刻計六條六類之中立義正大持論簡明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矣其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而精審多得於經意正不以餽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先生研精經史尤熟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秀水諸先生

先生諱錦字襄七進士官至贊善著毛詩說二卷以小序爲主序文  
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  
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  
豳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附會古義強  
經從我者亦在所不免焉又有補饗禮一卷以周禮補儀禮無訾於  
不類而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雖寥  
寥不滿二十頁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焉又有夏小正詁一卷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坡字相卿文貞先生之弟也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  
述注六十九卷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文貞子  
諱鍾倫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爲長與先  
生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先生又著有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  
靜以訂近儒之差先生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  
果獲全愈及有孝廉之舉有司以先生應而先生寢疾矣卒年七十  
有三

吳江沈先生

先生諱彤字冠雲號果堂舉博學鴻詞報罷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

成授九品官以親老歸先生淹通三禮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乃詳考周制撰周官祿田考與之辨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鄭賈注疏後未有若是其精密者也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則與孟子王制相戾謂加田有常數則與司勳文左氏傳相戾然先生經術湛深百慮一失不足爲全書之累也又譚儀禮小疏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果堂集十二卷卒年六十有五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廷華字中林舉人官同知撰儀禮章句十七卷其書以張稷若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九溪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采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精審又安溪王先生諱士讓官知州舉博學鴻詞與修三禮著有儀禮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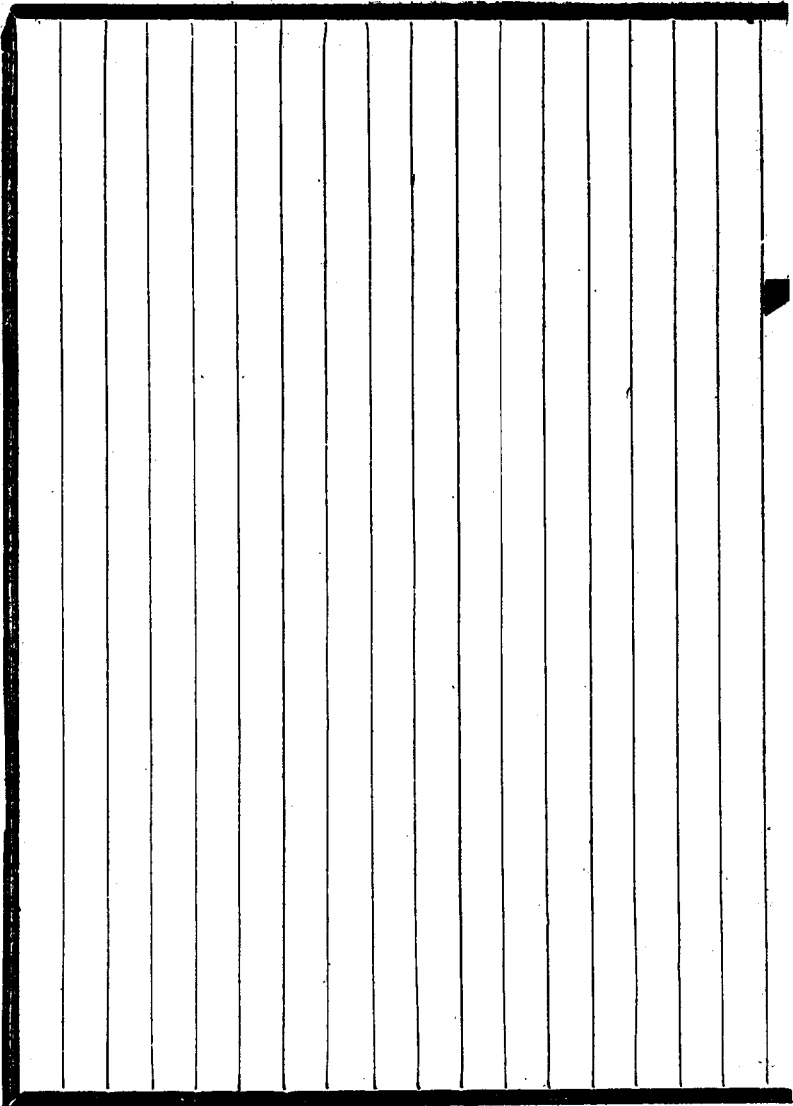
無錫蔡先生

先生諱德晉字仁錫舉人官司務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約禮之旨故其律身甚嚴著禮經本義十七卷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草廬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互相參考大旨皆不戾於古又撰通禮五十卷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琳字玉林諸生專心治經貫通漢注唐疏而旁及諸家之說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別白精審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太原閻先生見其書以爲精確且稱爲隱德君子焉

學案小識卷十二



002-646

卷十三目錄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薛青州先生

徐先生

嚴先生

馬宛斯先生

沈子大先生

潘補堂先生

趙易門先生

任後山先生

汪默庵先生

魏先生

楊符倉先生

吳易堂先生

吳宥涵先生

陳仲夔先生

沈東甫先生

邵二雲先生

張宏蘧先生

王九溪先生

晏一齋先生

王介山先生

程綿莊先生

浦潛夫先生

沈克齋先生

林澤雲先生

牛真谷先生

張天隨先生

梁確軒先生

王若霖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衡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鈞臺先生

徐位山先生

徐健庵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坡星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三

經學學案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棟高字震滄晚年治春秋又自號左奮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所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曆拾遺曰疆域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註正訛曰文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



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又著尙書質疑二卷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臆斷不甚考論本末亦皆前人舊論不足以言心得也卒年八十有一

歸安沈先生

先生諱炳震字東甫著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校正九經文字第一卷爲經典重文第二卷爲經無重文第三卷爲經典傳譌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傳異第六卷爲經典通借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儒異讀第十卷爲通音異義第十一卷爲異音異義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鈎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不爲無益云又著新舊唐書合鈔侍郎某奏進詔付書局其精粹者采入唐書考證中

淄川薛先生

先生諱鳳祚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譯穆尼閣說爲天步真原謹守繩尺著天學會通十餘種蓋新法初行欲以中西文字會而通之梅宣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先生又著兩河清稟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河湖全水諸目又別爲海運一篇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晉涵進士博聞強識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於史會開四庫館先生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史乃薈萃編次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呈御覽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先生又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多謬寧宗以後褒貶失實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輯南都事略使條貫粗具詞簡事增又欲爲趙宋一代之志俱未卒業其緒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說承學之士以爲過於邢昺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卒年五十四

秀水徐先生

先生諱庭垣著有春秋管窺十二卷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

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遏之云云持論極爲正矣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氏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吳江張先生

先生諱尙瑗字宏蘧一字損持進士官知縣著二傳折衷四十四卷凡左傳二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各姓世表諸篇皆引据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据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未免無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而盡棄其精英也

嘉定嚴先生

先生諱衍諸生專心古學通乎經而貫乎史而於資治通鑑探索尤獨精焉謂温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事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缺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兩不相合專屬可疑故並存之一曰補注胡氏之所注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七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又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於附載則卽紫陽綱目之義矣天下未有不讀經而能讀史者觀先生卽事求理雖所補者史而何莫非本於經哉

寧鄉王先生

先生諱文清號九溪進士官宗人府主事諱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略有箋注不欲其繁又譔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

通字義而已其凡例經文一字不通亦一字不動然敘官亦經文也而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又有考古源流數百卷存於門人某某家久之佚亡無存卒年九十餘

鄒平馬先生

先生諱驪字驄御又字宛斯進士官知縣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邱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又撰釋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也宰靈璧蠲荒除弊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

新喻晏先生

先生諱斯盛字一齋進士官至巡撫著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凡分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說八卷學易初津爲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圖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所見最確又謂辭占不遺彖詞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則盡廢

漢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過易翼宗以經文爲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間以一動爻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爲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爲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焉又著禹貢八卷。

太倉沈先生

先生諱起元字子大進士官至光祿寺卿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大旨以十翼爲夫子所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明高景逸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卽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今文之下謂易之亡不亡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白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爲八卦方位圖一爲乾坤生六子圖一爲因重圖皆據繫辭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從刪薙頗能掃除紛紜轆轤之習矣又著詩傳叶音考二卷

天津王先生

先生諱又樸字介山進士官同知著易翼述信十二卷經傳次序悉依王輔嗣舊本而冠以讀書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爲有識

陽湖潘先生

先生諱思榘字補堂進士官至巡撫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卽卦變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註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陰陽相通之理故漢之虞翻諸家皆有是說而程子朱子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所有也前有白瀛序稱先生點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比其沒也力疾屬草尙闕乾坤二卦未註遂以絕筆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彖傳象傳則以用註疏本附經附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象主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林迪光跋述先生之

言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概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卻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足括是書之旨矣又有鼇峯講義四卷

上元程先生

先生諱廷祚字綿莊著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因靈臬方氏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訛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義爲八卦真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又有程氏易通十四卷易說辨正四卷

休寧趙先生

先生諱繼序號易門著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以象數言易而不



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而反謂作易者本於圖蓋因錢氏義方之說而暢之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曆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卽考異之末簡傳寫顛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尙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氏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吳縣浦先生

先生諱龍淵字潛夫官知縣著周易通十卷謂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詞不通於象詞下卦之詞或不通於上卦之詞故六十四卦各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爲無見然既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者有之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進士官教授著易象大意存

解一卷不載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象之大意故以爲名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易之主象三代舊法是書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尙象之旨其論太極五行兼及河洛先天諸圖發揮明簡惟標舉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弈譜者翦除殆盡其凡例有曰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精而其理亦更奧澀且偏於一隅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篤論其論彖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爲據其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以繫詞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耳

嘉興沈先生

先生諱廷勵字克齋官知州著身易實義五卷一以程朱爲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搜采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故名其易爲身易實義云歸安葉先生佩蓀進士官至布政司亦治古易茲易守四十卷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休寧汪先生

先生諱璩字支儀號默庵著讀易質疑二十卷置象數而專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爲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矣詮釋疑義無所穿鑿

侯官林先生

先生諱贊龍字澤雲舉人撰學易大象要參四卷發明大象爲主六十四卦各爲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爲一卷一曰發凡二曰象例三曰義理象數四曰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曰憂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爲一卷一曰作易憂患解二曰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爲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爲人事以天象爲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日月寒暑之義乎是則借象立言之旨矣

承德魏先生

先生諱樞進士官教授舉博學鴻詞著東易問八卷用王弼本列朱子本義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後其凡例謂生長遼東曰與東人相問答故敘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學名之曰東易問其論卦變曰剛柔皆當指卦不當指爻如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坎也隨之剛來而下柔者震下於兌也蠱之剛上而下柔者坎在巽上也噬嗑晉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離火也賁柔來而文剛離文乎艮之內也分剛上而文柔艮文乎離之內也無妄之剛自外來者震也大畜之剛上者艮也咸柔上而剛下兌在艮上也恆剛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時升者巽也是凡言剛者皆陽卦凡言柔者皆陰卦也則以剛來柔來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盡其義矣云云是論亦近理矣而未盡然其論來知德錯綜曰乾本至健也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順初爻變巽爲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二爻變離爲明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陷中爻巽可以謂之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推之三四五上莫不皆然則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變巽而潛有以爲錯震而躁動者其將何以應之乎二以在田變離而見有以爲錯坎而隱伏者其將何以應之乎則持論固爲明確矣又著春秋管見

滋陽牛先生

先生諱運震字皆平號真谷進士官知縣其學博涉羣書亦精研經義著空山易解四卷務在通漢晉唐宋爲一其大旨主理不主數於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排抑而掃除之是亦足以成一家之學矣又著空山堂春秋傳二十卷

武進楊先生

先生諱方達字符倉撰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彖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卽爲註明未附通旨略雜引先儒家爻位之說間亦參以己見蓋做王弼略例而爲之也又撰易學圖說會通八卷先天之學也又易學圖說續聞一卷不離乎陳邵而已又著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蘭皋原名一是字天隨撰周易析疑十五卷大旨以程子易

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詞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金匱吳先生

先生諱鼎字尊彝號易堂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歷官侍講著易例舉要二卷仿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撰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炎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彙一書者因衷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其東莞學案則攻陳清瀾學部通辨作也是先生學術之非也兄辨亦通經著有三正考二卷取元李濂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春王正月考節其繁冗補所未備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又有易象約言介休梁先生

先生諱錫璵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歷官少詹事膺

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

御覽蒙

召對諭武英殿謄寫一部原書給還本人後坐遺失書籍鐫級歸

江寧吳先生

先生諱啓昆字宥涵進士官編修著索易臆說二卷總論易之大旨不復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命名以及先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爲一篇以闡其義其卦變一篇謂彖傳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無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爲此自某卦而來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剩義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後人專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爲正意又如分宮卦象次序一篇謂天地之造化不離五行八卦率領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術家以子父才官兄弟論生剋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有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數皆爲有見

金壇王先生

先生諱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爲翰林進士官給事中撰禹貢譜二卷

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又著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

黃岡陳先生

先生諱大章字仲夔號兩山進士著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先生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二易稿而後成此卽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二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未合者則如釋鷦之奔奔引莊子之鷦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鷦昔子夏衣若懸鷦釋雞棲于埭引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體近類書有乖說經之旨然其徵引既衆雖精核不足亦多識之一助也

常熟嚴先生

先生諱虞惇字寶成進士歷官太僕少卿著讀書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



卷皆附錄編首不入卷次其正經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一家皆不從而先生自爲說者每篇之首自爲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略於名物訓詁故不免失於考證之處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會稽范先生

先生諱家相字蘅洲進士官知府著三家詩拾遺十七卷因王伯厚之詩考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去除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而較王氏之書則又詳贍可觀矣又著詩瀋二十卷乃其釋詩之說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長短互見猶說詩

家之有依據者矣

象山姜先生

先生諱炳璋字石貞號白巖進士官知縣著詩序補義二十四卷以詩序首句爲國史所傳如蘇樂城之例但蘇氏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先生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通貫兩家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又著讀左補義五十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鎮字備九號古湫又號虞東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撰虞東學詩十二卷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因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義本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一一考證具有根

祗蓋於漢宋之間能斟酌而得其平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荆溪任先生

先生諱啓運字翼聖號釣臺進士歷官宗人府府丞著肆獻裸饋食禮三卷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之註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繹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爲節次每節皆先撮己說而自註其說之所出其後並附載經傳較之勉齋黃氏祭禮更爲精密又撰宮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宇曰等威曰各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爲詳核又著周易洗心九卷四書約指十九卷又有禮記章句十卷又有孝經章句一卷

當塗徐先生

先生諱文靖考據經史講求實學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七年又薦舉經學授檢討著禹貢會箋十二卷因禹貢雖指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東樵益爲精密又撰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又撰周易拾遺十四卷主程子說而於漢魏諸家亦有發明又有管城碩記二

十卷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又有竹書統箋十二卷年九十餘乃卒

崑山徐先生

先生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進士官至尙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又大小戴記則做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

金匱秦先生

先生諱蕙田字樹峯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因徐氏讀禮通考體例網羅衆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該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

而未成則先生之以類纂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鉅釘掛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用之所作禮書有過之無不及矣

錢塘張先生

先生諱文嘉字仲嘉著齊家寶要二卷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誠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二年之喪當二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殊爲失考亦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第從家禮諸書略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丹陽姜先生

先生諱兆錫字上均著禮記章義十卷大義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訣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第二條爲章擬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編互錯者如射義篇

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  
合諸射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  
出母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有考  
證較陳雲莊之集說固爲密矣又著大戴禮刪翼四卷又著周易本  
義述蘊四卷蘊義圖考二卷大抵恪遵朱子本義偶有舍本義而從  
程傳孔疏者非其通例也又著詩蘊四卷又著春秋參義十二卷春  
秋事義慎考十四卷又有穀梁彙義十二卷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  
偏主頗足以資參考焉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奎勳字坡星撰戴記緒言四卷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  
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  
乃參考諸經旁採衆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字逐句條  
辨於後用力可謂勇矣又著陸堂易學十卷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  
儒者十之四間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畫八  
卦而無卦名黃帝乃以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  
卦名等說未免新異又著陸堂詩書學十二卷又春秋義存十二卷

學案小識卷十三

卷十四目錄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郟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曇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董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書昌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四

目錄

一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叟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目錄

張皋文先生

金藥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驛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四

經學學案

襄城劉先生

先生諱青蓮字華岳撰學禮闕疑八卷補正陳氏雲莊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先生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讀集說者可取資焉

桐城葉先生

先生諱酉字書山進士官左庶子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多宗其師靈皋方氏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跡而疑之是未免於拘牽而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

掩其瑜也又撰有詩經拾遺十三卷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奎光字星五官知縣著春秋隨筆二卷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說有出於臆度者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舍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篡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先生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崑山邱先生

先生諱鍾仁字近夫康熙戊午舉博學宏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撰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

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遺義乃仍以夏時反覆申論又如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有可取焉

蘄水劉先生

先生諱夢鵬字雲翼進士官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卷首刊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迷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指推本公穀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持論甚辨

淮安邵先生

先生諱坦著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大指皆遵左氏其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闕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亦時時出有新意而臆度牴牾亦在所不免

嘉善曹先生

先生諱廷棟字六吉著孝經通釋十卷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又著易準四卷爲圖學而作也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廷芳字椒園博學鴻詞歷官按察使撰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板之舛訛祛經生之疑似於注疏之學大有功焉

錢塘程先生

先生諱川字廊渠號春疊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撰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

常熟陳先生

先生諱祖范字亦韓舉人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銜著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各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刊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矣

歙縣程先生

先生諱瑤田字易疇孝廉方正博通經傳好學深思著通藝錄曰喪服足徵記曰宗法小記曰溝洫疆里小記曰禹貢三江考曰九穀考曰磬折古義曰水地小記曰解字小記曰聲律小記曰考工創物小記曰釋草釋蟲小記循文考索所得每較鄭注爲精而間有以意舛獲者亦不免自信之太過至其論學中述敬一篇持循頗密雖動靜看成兩截而卽事加謹不得謂非心身之益矣

太倉周先生

先生諱象明字懸著舉人著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哀集舊說亦間附以己意略爲折衷蓋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東發日抄章如

愚山堂考索也

應城程先生

先生諱大中字拳時號是菴進士著四書箋說六卷采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据頗極詳明其間雖或間有疎漏以及稍涉泛濫者而大體則爲有據之言矣

永濟崔先生

先生諱紀原名琚字君玉更今名字南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撰成均課講周易其說以本義爲主而亦間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十翼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爲主則似傳非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又有成均課講學庸讀孟子劄記論語溫知錄二卷

福安陳先生

先生諱綽字文裕撰四書錄疑三十九卷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少其大旨在於

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使讀者知其所以然又著有周易錄疑無卷數

仁和杭先生

先生諱世駿字大宗號童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采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有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山陽吳先生

先生諱玉搢字山夫貢生官訓導著別雅五卷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而此書挂漏甚夥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彥昇字竹軒進士官知縣著樂律表微八卷凡度律二卷審



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一一辨證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又謂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之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卽如琴之七絃每絃必有二準其音皆與全絃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卽五合字高吹卽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皆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鐘變律縱與變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先生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又謂荀勗十三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鐘大呂二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鐘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鐘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鐘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夾仲夷無五調合黃鐘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

大興朱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奏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

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奉

旨允行在辦理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先生博文宏覽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為學政時以爾雅說文為士子倡為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為質卒年五十三著有笥河集

嘉定錢先生

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為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著有唐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二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深寧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二卷潛學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潛學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養新錄二十二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三卷族子錢塘進士官教授與其

第站相切磋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謂  
周本八寸尺若制律必用十寸尺以證荀勗之非又著淮南天文訓  
補注三卷述古編四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祖禹字景范著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  
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  
仄之地一一如目見

欽定通鑑覽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鄞縣全先生

先生諱祖望號謝山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遂歸不復出性伉直  
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所餽弗受一主戟山講席又爲端溪書院山  
長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爲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時開  
明史館爲書六通論修史事先藝文次表次忠義隱逸兩列傳人多  
韙之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又有答弟子董  
秉純張炳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又校  
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

偃師武先生

先生諱億字虛谷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有聲被劾罷職民咸冤之後經保薦而先生已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優於學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勇於著錄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罅輒剖抉精蘊比辭達意以成一例云

博野顏先生

先生諱元字習齋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終身刻苦介然自成一家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心學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然視其性命亦幾恍惚不自知其矯枉過正也至謂孟子言性善與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會通孔孟則不可謂之立異矣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任臣志行端慤博聞強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乙未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撰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仁和盧先生

先生諱文昭字紹弓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孝謹篤學好校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善本鏤板惠學者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而名之曰羣書拾補所自著書有抱經堂集二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使學者誤正積非蓄疑可以渙釋矣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卒年七十有九同縣孫先生志祖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啓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詳不爲武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王蕭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

濉縣劉先生

先生諱以貴字滄嵐進士官知縣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所著有古本周易十六卷析疑二十卷尙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乘初編滄嵐辨真文共若干卷卒年六十有五

歷城周先生

先生諱永年博學貫通爲時推許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召脩四庫書授編修先生在書館見宋元遺書湮沒者多見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挾摛編摩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焉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凝鼎字庸齋拔貢生著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銓文義先列集注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者則斥不載焉

休寧戴先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舉人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總裁以纂修薦

賜進士改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最精核又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卷又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二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又詩經二南補注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文集十二卷先生故訓之學也而欲諱其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至詆程朱爲老爲佛謂理

爲我所本無程朱言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之而爲此說孟子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先生有意匿之乎抑並此句而忘之乎大抵考據訓詁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窮義理典章制度非全無義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節耳聖賢工夫全在明善復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謂理爲我所本無是何言哉後之慕先生者有歎縣陵先生廷堪進士官教授撰禮經釋例十二卷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祭釋牲旅酬楚茨諸說經之文俱有考覈惟復禮三篇謂窮理二字出於宋儒則並夫子說卦傳而忘之亦大可異矣

錢塘桑先生

先生諱調元字致甫進士官工部主事撰論語說二卷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細密又撰有躬行實踐錄

黔陽潘先生

先生諱士權號龍庵官太常博士撰大樂元音七卷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

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慎修江氏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江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歷學音調類例甚詳

滿洲都先生

先生諱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鑲紅旗人撰黃鐘通韻二卷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各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氏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

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蓋未究

國書制作之本也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竅要爲有益於學者耳

大名崔先生

先生諱述號東壁舉人官知縣泛覽羣書巨細不擇而一反求之於



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著有考信錄全書其門人陳履和述其目錄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共三十六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二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僞一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二卷易卦圖說一卷無聞集知非集正編小草集先生學主見聞勇於自信雖有考證而從橫軒輊任意而爲者亦復不少況其間得者又強半爲昔賢所已言乎

待訪錄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惠言字皋文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又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譜等書

歙縣金先生

先生諱榜字繁齋治禮宗康成著禮箋十卷

嘉定王先生

先生諱鳴威字鳳喈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

曲阜孔先生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翼軒至聖六十八代孫著公羊通義十一卷大戴禮補注十四卷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大椿字幼植又字木田修四庫書充纂修禮經哀輯爲多長於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繒等書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庸字拜經著拜經堂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

江都汪先生

先生諱中字容甫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述學內外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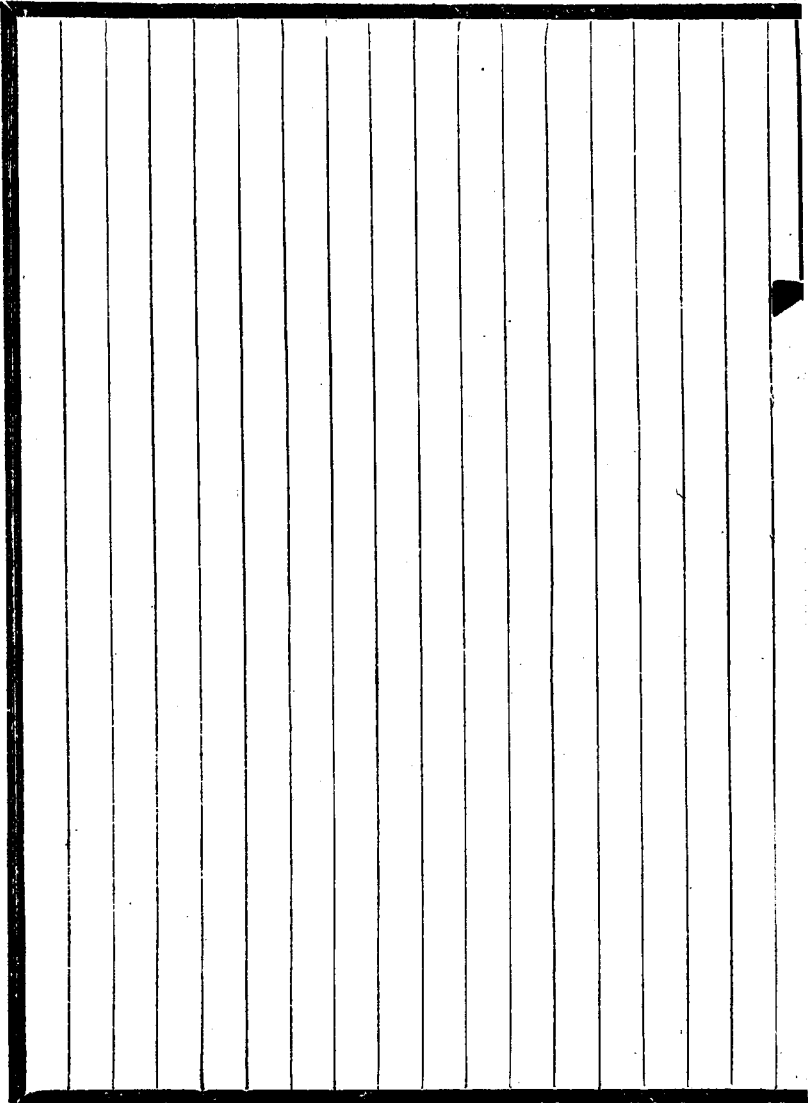
海州許先生

先生諱桂林號月嵐博覽羣書研窮經義通訓詁精算法著有易確穀梁釋例宣西通算牖諸書

學案小識卷十四

學案小識卷十四

九



002-692

卷末目錄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趙寬夫先生

邵念魯先生

以下待訪錄

魏蓮陸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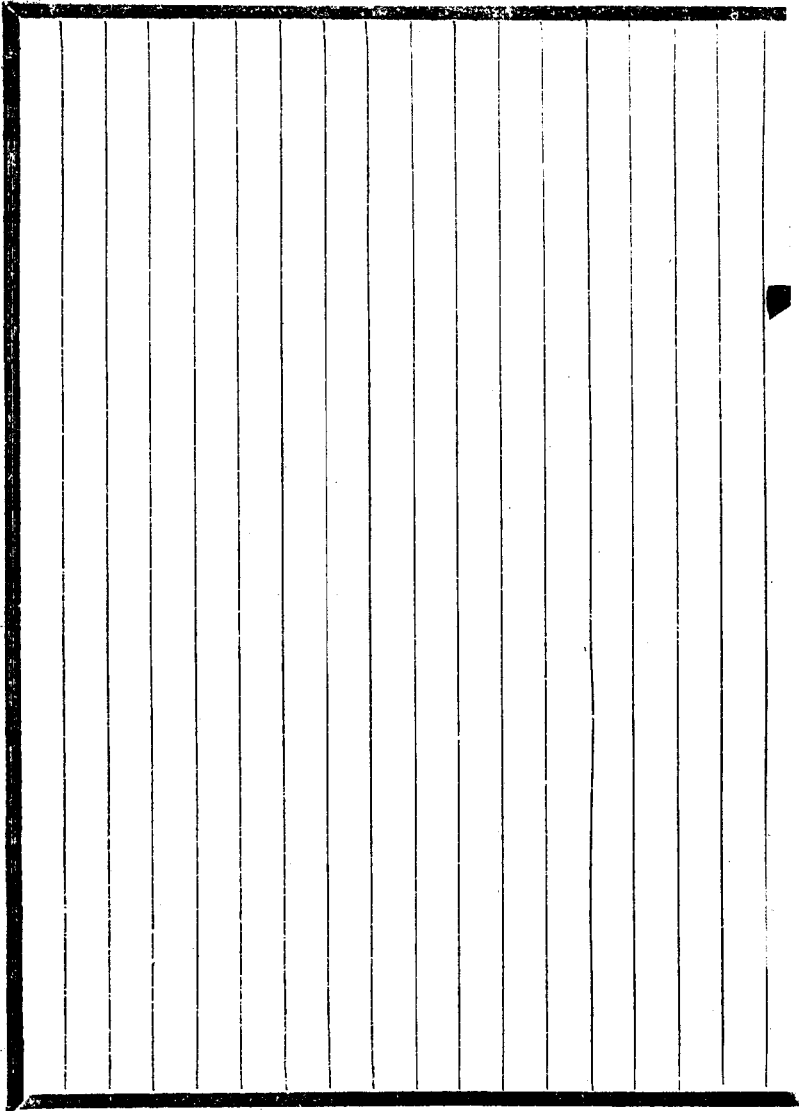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後序附



002-694

學案小識卷末

心宗學案

上蔡張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號起庵官內黃及資縣令屢以廉吏論薦告歸後講學於汝梁之間中州稱真儒潛庵逸庵與先生三人其示學者爲學次第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盡性曰至命大略不違程朱之法及讀其遊梁講語則曰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是偶誤彼止鶻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了只未明工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日用間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又曰盡性非別有功夫卽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功夫卽性也卽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苦煞認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道義之門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工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

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以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工夫，也不盡工夫已非性矣。由是觀之，先生專以知覺爲主，知覺含於心，故謂性生於心。下種生根，卽所謂靜坐尋討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是也。那裏面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是卽無善無惡之謂。至謂四端皆感於外物而生，則不獨告子之義外而已。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先生豈未之思耶？大抵陽明之說，主於中庸。程朱之言存養，言窮理，本無點滴滲漏，皆可改頭換面以曲成其意見之私。此明季之言，良知者比比是也。先生平生以傳心學爲己任，而作六書以教門人，不離乎一念常在四字。所謂一念者，謂此心中一段極明白意思，卽是天理常在。卽是天理流行，非又有天理在何處，又須去存也。或問是遇事卽提起否？曰：此念無動靜不分，遇事不遇事，人方靜時，此心最易閒闕放軼，卽是昏邪。當喚醒使在，然既在矣，忽而遇事不及防範，又

被物誘此念突失故好言者任意多言而不知忤好怒者任意發怒而不知息一念不在故無所不至矣於正多言時一提此念便可緘口正發怒時一提此念便可息氣正疑人忌人時一提此念便可疑消忌釋正裝飾名節鑽營貨色時一提此念便可改其裝飾罷其鑽營此一念又爲改過遷善矣直是明明亮亮一心常時要他相隨此事來卽此心安插在此事卽此事便合理彼事來卽彼心安插在彼事卽彼事便合理方事之未來只可謂之一念待事之既至乃有合理之可名如天上直一月千家萬戶之光明亦直一月也故曰非又有天理在何處也又曰所謂一念常在者何啻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又曰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此一念如連山斷嶺有處固有無處亦闡渡在與操存舍亡不同由此觀之先生於大聖人所謂操存舍亡者亦不以爲然也何況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常存敬畏乎夫念者意之轉動也較思爲輕較慮爲淺謂之一念忽轉忽動之思意也不憑天理而憑人心已無不溺於思陷於欲者心之一念安能禁其不爲私欲乎而何嚴師憚友相隨乎夫嚴師憚友敬也誠也舍敬與誠不言而動曰加一念察識卽精加一念主持卽一無論堯舜之精一不能若是



其易敢問所謂察識主持者卽察識此一念乎主持此一念乎抑以一念察之識之主之持之乎一念何物察之識之主之持之又何物也先生認本體爲工夫並謂又有天理在何處天理既無則常在者恐卽人欲矣不大可畏哉程子之所謂吾儒本天者正以此也至陽明藉朱子之一言半語與己略相似者三十餘條硬坐以爲晚年定論是欲援朱子以自證明其不背於正學也而其陵跨毀滅之心蓋亦在所不免矣先生乃合之傳習錄以爲道一錄其亦陽明之心乎惜哉先生之篤志好學而有此一大差是亦可慨也矣其他所著有溯流史學鈔圖書祕典一隅解六論敷言張氏家譜

從學諸子

黃本訥 楊得秀 王 章 閻良弼 馬 昌 鄧九齡

史贊明 劉承業 黃之錫 馬 騮 李殿禎 張右棻

黃 勤 周丕顯 馬德進 馬德迪 馬德達 師懋學

王志旦 張 焜 張 端

慈谿潘先生

先生諱平格字用徵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

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曰事於強曰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曰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卽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殺鯨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未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卽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殺鯨之牛良知也致不忍殺鯨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

也致仁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觳觫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後仁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意之存於中者無僞運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宜其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別求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恪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賓主雜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脈者擴

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慍慍焉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慍慍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卽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卽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慍慍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卽是心心卽是敬也又謂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卽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卽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又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偬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

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云  
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  
不立卽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  
敖心生責此志卽不敖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慍心生責此志卽不  
慍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卽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卽  
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卽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卽不怨尤  
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卽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  
卽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  
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  
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又謂真志旣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志  
旣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真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  
於後世佛老之徒蓋自倫常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  
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  
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  
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  
子而後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  
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

容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暮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取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又謂晦庵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跛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又謂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班憂歎徬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腕篤我以爲喜有時懈緩我以爲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歎不能不愈深夫

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蓋先生欲超出程朱之塗轍並亦諱言陽明以便直接孟子而觀毛氏文強稱先生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亦與陽明龍場之悟無異故一守陽明之致良知與責志之說而特以格通身家國天下釋格物以示不入陽明窠臼然而或言真心或言真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齟齬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卽據爲渾然之一體卽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在此所以集義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乎先生誣孟子矣而欲直接孟子之傳因狂而妄明季之言心宗者其流弊大抵如此奚足怪哉

密縣趙先生

先生諱御衆字寬夫號惕翁著山曉堂集學以事心爲主蓋明末心學之餘緒也凡言心學者動曰當前曰究竟曰了當曰自然曰不掛



絲毫曰只此一事曰本無一事曰討消息曰到圓滿處曰睜眼看見  
開口說著且或引經傳及先儒語以己意湊泊之非所引本義而若  
矜爲微妙又或直用二氏而以聖經強合之本屬妄誕而敢自以爲  
傳所不傳如先生者可卽困亨錄觀之曰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  
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  
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曰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  
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謂一事  
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失付之流雲我此  
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曰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  
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遇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曰千難  
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鋪著  
足便四通八達曰慎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慎曰凡人只  
要辦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而篤行  
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己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  
迷之益耳曰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  
少有沾滯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曰心本無物無物則虛虛則公公  
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紜雜蹟遺大投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

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心存養得精神強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曰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到圓滿處曰高景逸先生過汀州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曰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故靜之言真是了當更有何說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工夫是疏源達流不使壅塞之意曰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著脚曰夫焉有所倚曰二氏有之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爲非但立言大簸弄耳真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罷不能曰愈淨意公傳中有云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學者不可不咀嚼此二語合觀困亨錄多是拈出指點語雖偶亦鞭辟近裏而究不知一點心爲何心此一事爲何事如何圓滿如何又不掛一絲如何潔淨如何又四通八達本體既非工夫全無著落其何以爲學者訓乎夫聖賢之學不外居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已而曾不一及凌高駕空謂向天機上討消息謂一寸靈明通

天一片幻境視禪和又何異哉是安得不辨

待訪錄

心宗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景范受業於韓先生孔當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二篇竟敢謂人心之僞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顏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安姑且廢程朱乎其肆無忌憚若此我

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橫議之妄人可知致良知之流禍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哉竊考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模曾宗聖史孝成再傳爲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魯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

新安魏先生

先生諱一鼈字蓮陸與清苑高鑄范陽耿極從徵君孫先生游最久先生構雪亭於夏峯白雪盈山孤燈午夜及門問答先生爲多而上下古今視千秋如一日高曠之病所不免矣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夢語雪亭詩草

江都張先生

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諸語是即象山六經注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江寧張先生

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爲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逼降不從遁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二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爲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義疎不知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者也

武功康先生

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峯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卽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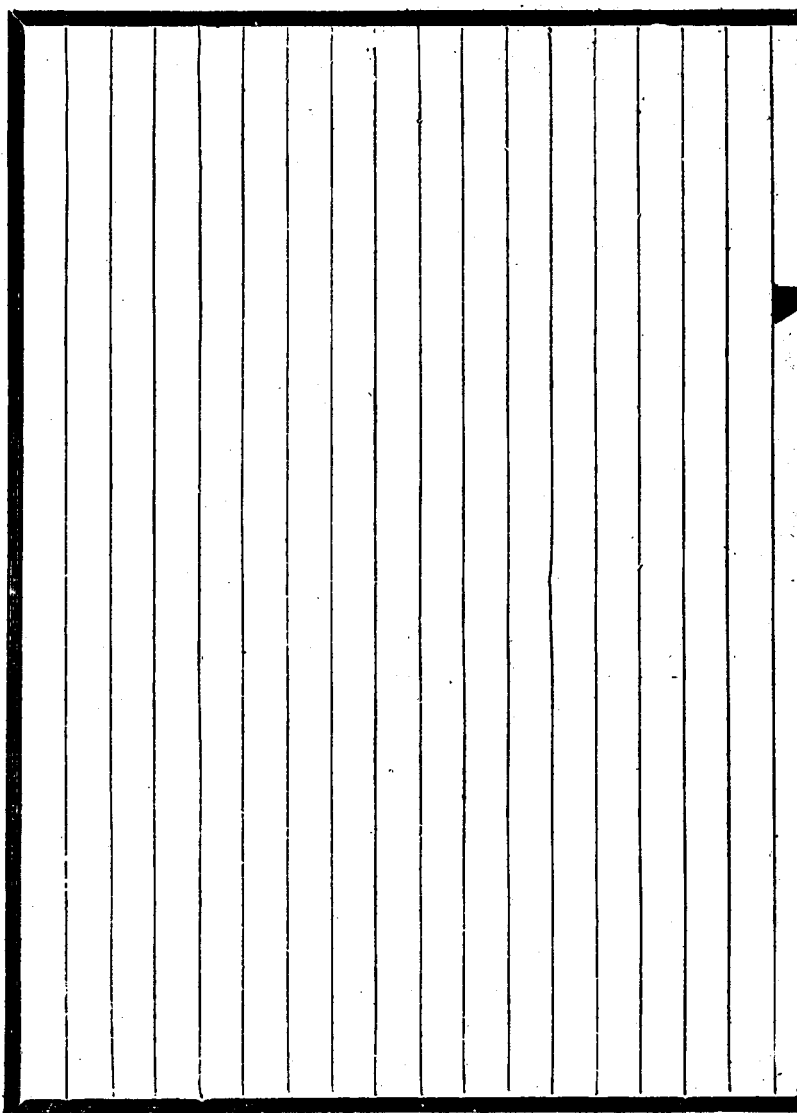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昫先生嘗與林雲翥云朱子之  
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按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  
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此書遂傳爲家  
學允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著有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  
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學案小識卷末

敬楷先生學案既成或有求讀之者曰請問其目埤爲迷焉或曰若是其門戶乎是書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則吾惑滋甚新學無論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非傳道乎得不傳之學於六經非經學乎埤應之曰以若所言是顏閔必無文學而游夏不足與言德行也就陳蔡諸賢而分爲四科就

國朝諸先生而分爲四門耳或曰然則翼道以下之皆所以傳道耶埤曰是固然而未盡然也游夏之德行何敢擬於顏閔顏閔之文學其必不同於游夏也或乃爽然失憬然悟埤因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子既有所見曷書於冊以詔後人於是乎書若夫是書之旨則先生各序言之矣埤又何能窺其萬一竇埤謹識



002-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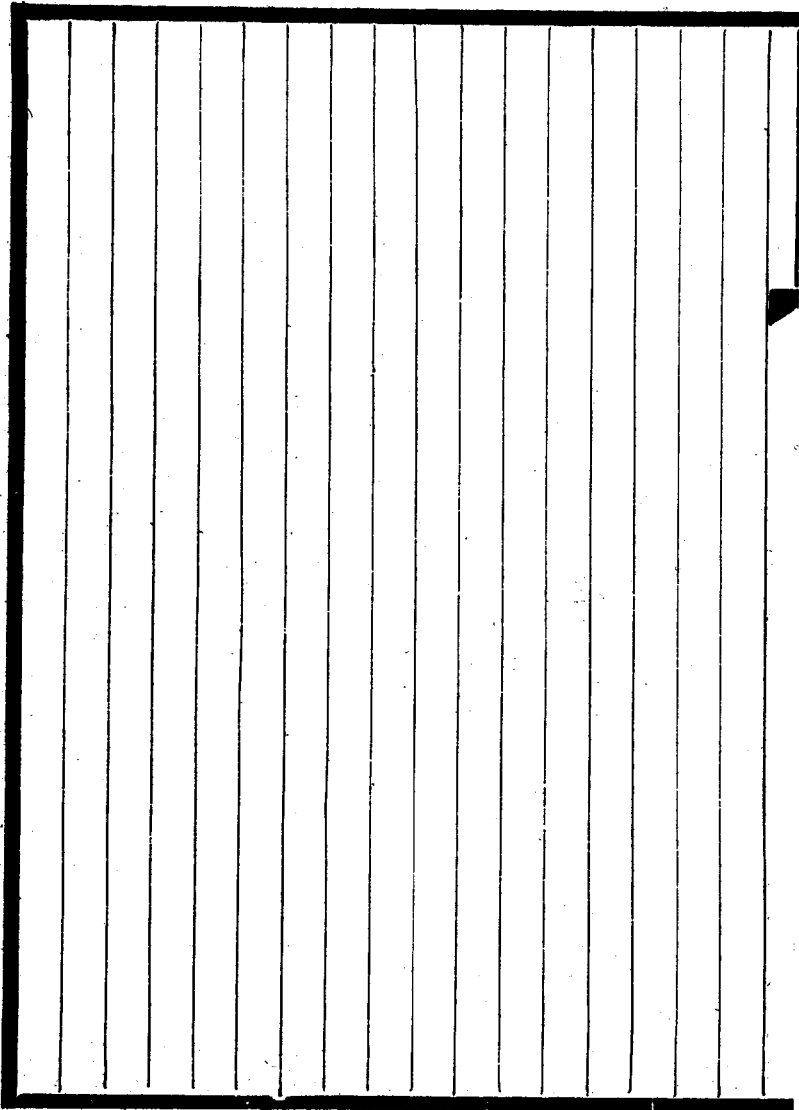
學案後序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也道不變也其間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各物象數各有所宗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不一變矣然乃道之外跡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月之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真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道學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真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象山何如其嚴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而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也而其熠熾於橫浦象山以朱子爲洪水猛獸以孔子爲九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及其後也龍溪泰州山農海門諸人尊師說而益肆無所忌憚數十年間



若真若醉不知何者爲洛閩並不知何者爲洙泗倘恍迷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之顧入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平湖陸子起而闢之而桐鄉太倉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間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則相與爲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卽一名一物之長一字一句之是或以明故訓或以徵博聞消其意見去乃詆訾亦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日昌狂瀾自倒間有二三言新建者知之未真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蚓吹蟬吟既無所宗主亦復何所提唱而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卽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誚而亦無非仰承吾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萬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爲人知其不可爲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爲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爲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夫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顧變者在人而必不

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之所由作也



002-716

跋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己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徙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爲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閩五子者出。卽經以見道。卽身心以驗道。所講在此。所行卽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玄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

朝鼎新。尊崇正學。於是純儒出。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講義三致意焉。桂少趨庭。嘗受是書。及游鏡海。先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爲當代正學也。先生以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覽羣言。輯爲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

宗衍其支派判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詣者實故斷之也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卽講卽行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名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卽在於日用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職不越夫子臣弟友由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行未耄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柘城竇先生理學正宗屬桂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宋元明以來正傳俱在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之功正未有艾也桂顧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校刻甫竣奉先生命謹跋於後並以誌愧云時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孟冬月館後學何桂珍謹識

跋

舅父學案小識既成付之剞劂命北麟偕弟校字受讀再四而不禁  
慨然有言也夫天下有性學而後有綱常有綱常而後人道不至於  
澌滅自性學之不明於天下也於是曠達之流以名教爲虛設以性  
命爲空談以蕩檢踰閑爲豁達以秉禮守義爲拘牽遇有一二尊崇  
正道講求性理者輒非之笑之且大肆狂言以譏之不斥爲怪卽訾  
爲迂不鄙爲愚卽目爲矯今夫聖賢之道卽人人當盡之道亦卽人  
人同具之道也其理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千秋不墜其脈如江淮河  
漢之行地萬古不遷其用如布帛菽粟之資於人須臾不可離守此  
者全其爲人外此者失其爲人孔曾思孟所以勲勳懇懇垂統緒以  
示來茲者非欲特立獨行以表異於天下萬世也亦盡乎人道之當  
然而已矣周程張朱所以紹述前言表明大義者亦非欲高自位置  
以待後人之尊崇也述聖學以維持萬世之人心而已矣然而道之  
繫於人也雖深切著明而可守人之求乎道也恆支離愉快而無憑  
南轅適越北轅適燕人人所知而燕越之界限茫乎未得於是如盲  
人之擲埴索塗而歧趨出矣同一言格致也或以嗜奇愛博爲淵雅  
或以物來坐照爲心得同一言誠正也或空寂而忘戒懼之功或強

制而遺涵養之學微言絕異說橫宗旨淆正道晦非舉先賢之矩矱以示之的標聖學之塗徑以導其趨不幾萬古如長夜耶 舅父本平生之得力訂正學以示後儒首之以傳道表聖道之統緒也次之以翼道重聖道之干城也又次之以守道嚴聖道之防閑也又別出之以經學明學未嘗不由於經而經不徒在口耳也卷末附心宗則言其非學而足以亂學也夫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流傳於世久矣然皆純駁混淆是非紛亂渾丹青黑白爲一色總離合異同爲一源學者多取其簡便直捷者從而蹈之而孔孟之統紀以失朱程之矩範不可復存矣夫聖賢之道實理也聖賢之學實功也舍踐履而言良知舍積累而言頓悟遊其心於寂靜墮其理於虛無是直以性道爲鏡花水月毫無把握也而聖賢之學幾爲天下裂是編標道統之所歸明範圍之所在既不得以獵取各物而棄身心更不得以蹈襲禪機而忘懿德挽狂瀾於既倒引一髮於千鈞此則吾 舅父扶持正學之苦心也夫外甥黃兆麟謹跋

跋

舅父是書之作也先以其序命偉兄弟錄之偉且錄且喜幸千古之  
正學不至晦於今日也幸今日之學者得有所指歸不至惑於歧塗  
也幸偉之蒙昧無知得是書之成不至失所尊行也今夫孔孟程朱  
之道無日不在天下天下之人亦無一不在孔孟程朱之道之中而  
何以有是有非有同有異有純有駁有正有偏若是其不齊也不亦  
大可慨乎夫考核之詳非不是也而斤斤焉以富爲量以多爲能獵  
其枝而遺其本疏其流而棄其源其失也外其得也未至若混一三  
教動稱二聖指魔爲道認心爲性不可空而空之不可把捉而把捉  
之斯之謂改換頭面斯之謂簸弄神識其更有輕詆程朱薄視義理  
句讀初明而已橫生意見魚豕粗釋而已大肆狂譏藉一言半語以  
逞其辨爭假末節細事以誇其慧巧助浮薄而益之瀾率鬻陵而揚  
之焰此學者之深憂人心之大害也吾舅之爲是書也以一生之  
真積傾方寸之赤誠爲斯世掃榛莽爲後學正趨向爲希賢作聖者  
立一必可至之正鵠其傳道四人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而言與  
行卓然表見於天下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下可以此近接乎  
許薛胡羅蓋廣大精微傳古聖賢之遺緒於不墜者此其選也其翼



道十九人言足以匡迪羣流行足以羽儀四海舉偏頗而扶之以中正祛迷罔而牖之以誠明蓋其所植者深而其所以干城斯道者至有賴也其守道四十四人堅定以立其志嚴肅以持其身爾室屋漏俯仰於無所愧萬馬千軍撼動而莫可搖蓋有定識定力獨立不懼者矣夫學未有不由於經者也由窮理而得聖人之旨則即經即道道不離乎經經亦不離乎道矣若但訓詁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獵取不知格致此字裏行間之經非道德性命之經也夫是以別出爲經學之案也而每於其害道者一一辨之夫辨豈得已哉如今日之言王學者大抵無師承無提唱原不似未明之若狂若醉橫行無忌而曠達之流往往假此以爲託身之地非特貪其簡便亦且恃爲尊崇而脫離程朱矩範踰閑蕩檢無不可以自由是不擴心宗何以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藩籬乎此吾 舅之苦心我輩向學者之所深幸也是書創始於癸卯之嘉平月成於乙巳之初夏同志諸先生見而悅之相謂曰扶持正教啓迪後學是不可不公諸當世爰共商而付之剞劂倬竊與校讐敬述小語以志步趨之所向云外甥黃倬謹跋

右學案小識十五卷 太舅唐確慎公譔官太常時曾刊於京師遺疏中稱十四卷蓋別末卷心宗而言此本題曰十五卷今仍其舊焉竊維 公生平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慎思明辨篤信謹守無稍依違駭雜於其閒纂述凡百餘卷曰易牖曰讀易識曰四經拾遺格致之書也曰讀易反身錄曰讀禮小事記曰四砭齋省身日課脩齊誠正之書也曰畿輔水利備覽曰平遙紀略治國平天下之書也曰朱子學案洎是編則統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一以貫之也 公之書悉本之朱子即 公之學案也亦即

國朝諸先生宗朱學朱者之學案也 先大夫之言曰 公書皆心得實踐之言其閑先聖之道以待後學而急宜表章者莫先於兩學案書學案小識辨陽儒陰釋之非揭窮理盡性之實所以示學者向道之塗人人皆當宗朱子也朱子學案析大全之名言精理發大學之條目工夫所以示學者入德之門人人皆可學朱子也 廣自勝衣就傳夙聞庭訓如斯稍長獲承 公之緒論受二書而讀之顧以賦質愚魯不足窺其涯涘而於先人之訓則識之不敢忘 公歿後諸舅子文少府攜朱子學案遺藁詣曾文正公於金陵旋往山左省墓遇疾遽卒歸櫬時檢行篋則此書已亡矣其家僅存目錄藁本二

通而是編之鑊版都門者久已散佚傳本幾希膺前歲自京歸公  
孫繼武茂才昆季相從講習因與共訂遺編朱子學案目錄而外若  
省身日課文集補遺等書校勘哀集歲事尙待異時惟念是編所載  
傳道之真翼道之衆守道之堅經學之純駁必商心宗之毫釐必剖  
上可以壹千古道統之緒下可以端萬世學人之趨其關係之重且  
大若是是不及今傳播大懼我公維持道脈扶翼世教之苦心或  
至久而漸晦而學術紛歧矜奇好異依託附會無以防微杜漸也謹  
重登棗梨壽之斯世庶幾有志正學者家置一編人手一冊研窮體  
認於以共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遠紹乎濂洛關閩鄒國尼山焉  
是則先聖先賢之道之正非  
國朝諸先生無以傳而諸先生傳先聖先賢之道非得是編主之專  
而辨之晰亦無以傳於來裔而無窮矣  
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孟陬月彌甥黃膺謹識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坻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感若洒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繼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

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鈎研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各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

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饜人人心之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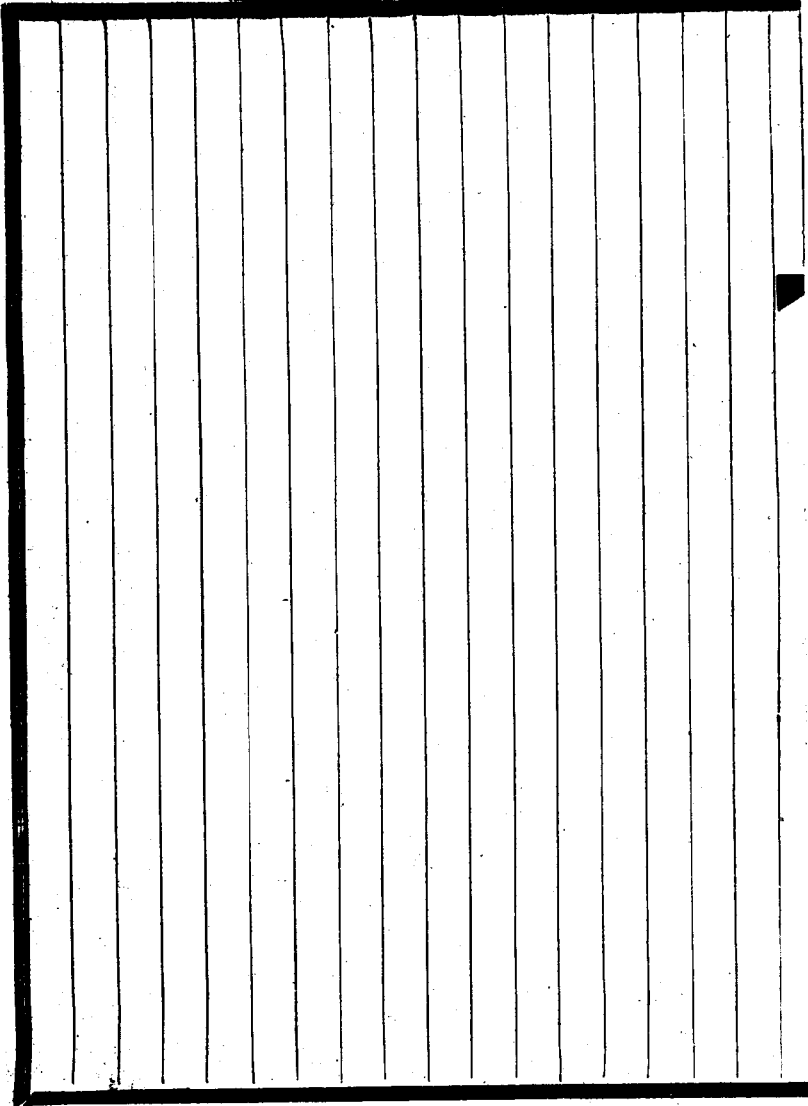
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館後學會國藩謹識

1573157

K320-49

2

XEROX COPY



002-728



21101000161234